

世界文學名著

鄧肯自傳

鄧肯 著
沈佩秋 譯



讀鄧肯自傳

林語堂

鄧肯·以沙多拉 (Isadora Duncan)

不但是一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並且是人格偉大，而很有生氣的天才的奇女子。看她的自傳的引言及末章，誰都不能否認這句話：我們只知道她是現代藝術舞的開創者。她（倫敦出版）才明明在我們心目前，浮泛出來一位光明磊落才氣過人的女子，一位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藝術家，一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革命者，而同時是極富情感，靈機頓悟，深好文學思想的一個人。

誰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有這樣的文字——

『這是如何神奇令人驚詫的事，要認識一個人，須經過一層皮肉，而發見一個魂靈——經過一層皮肉，而發見娛樂，官感，幻景。啊！尤其是發見所謂幸福的幻景——經過一層皮肉，皮相，幻景——發見人所謂戀愛。』（原書三六四頁）

這簡直是尼采的筆調了。以下一段，也是帶有尼采的風味，因為她是極端崇拜尼采的人：

『戀愛之神異，在於其音調之高低，宮商之變易，一男子之愛與另一男子之愛相比，猶如聽見陀芬的樂曲與聽布登尼的樂曲的不同，而那彈出這不同的節奏音響的樂器就是女人。我想一個女人只親愛過一個男子，也像一個人只聽過一個作家的音樂。』（原書三六五頁）

又如：

『人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誰能發見上帝自己也要莫名其妙。統觀這一切的悲歡離合，一切的醒醒與光明，這充滿着慾火而同時又充滿着氣義，美麗的光輝的肉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上帝知道，

或是魔鬼知道——但是我疑心他們倆也都在莫名其妙。』（原書三六一頁）

鄧肯的文字是含有詩意，充滿人生的神祕，是成熟滿意的文字，因為她的一生是充滿着詩意及神祕，因為她不但享過人生的艷福，也嘗過人生的苦味，與李易安相似。以下一段，便是我所謂成熟滿意的文字：——

「世人只會吟咏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艷，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徧狹，使她們錯誤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原書三七四頁）

在一本素非文學作者的自傳中，處處發見這種文字，這種感慨，真是意外的收穫了。

鄧肯的藝術舞，可惜當時沒有電影代為保存。她一生的熱誠，興奮，歡騰，苦淚，盡在這本書中遺留給後世。我們讀這本書，如看見一位天才女子的興奮，熱誠，沮喪，悲哀，苦笑，血淚。這是鄧肯晚年的哀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

二

最近五十年歐洲藝術舞之產生，實由鄧肯一人的魄力提倡而來。本來戲台上的跳舞，多半是 Ballet 式的，總是一拍一跳，舞女束腰捏裙，只立在足尖，旋轉翻滾。這種跳舞，已失了人類自然行動之美，成爲一種女性的武藝罷了。從鄧肯恢復希臘的藝術舞以後，舞術始得解放，才有基於人體上自然行動之美的舞術，也才有赤足露腿的，近於希臘式的服裝。就是現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的束腰短褂，而易以長身的外服，也有一部分是鄧肯的恩賜。就是我們中國小學生跳舞時兩手作波動勢，也是由鄧肯某日在意大利 Abazia 城看見櫻葉在風中搖動得了神感而創設的。

凡事創設不易，要經過社會的非笑，不懂，誤會，和盲目的恭維，到了成功以後，還要成爲市僧弋利的貨品。鄧肯初以解放的簡單的服裝，表現人體美，男人還沒什麼，卻引起不少太太們的誤會。在美國表演時，有一次閉會後，有一位有錢的貴婦好意的對她規勸：「不行啊，坐在前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在初次（在德）表演 *Tarha user* 時，我的透明的襯衣，顯示我身體的各部分，引起了那些穿淡紅長襪 *ballet* 舞女的恐慌。到了最後，連可憐的「可心瑪」（即作曲者 *Richard Wagner* 之寡婦）也慌張起來。她叫她一個女兒送一長的白裏衣給我，求我穿在我的透明的圍條之下。但是我堅執不從，我須依我的意思服裝跳舞，否則不上台。」

「不久你要看見所有的送花仙女都與我服裝相同。」這個預言，已經應驗了。

「但是那時卻有關於我的美麗的腳腿的爭辯，討論我的溫柔豐潤的肌膚是否道德的，應否用沙門魚色的長襪掩藏起來。多少次，我得對她們講到聲嘶力竭，那些沙門魚色的長襪是如何的不雅，而裸體的人身是如何的美麗雅潔，如果是雅潔的心地。」

三

一人在窮苦中，不屈不撓的要達她的理想，到了成功以後，又能持她的素志，將所有錢財積蓄，辦一學校，想完成她的藝術的夢，至於自身陷入窮困潦倒而逝世——這種人的行爲是值得注意的。

鄧肯生於美國西岸之散凡西斯哥城。自初同她的母親，兄弟雷門，姊妹以利沙伯在窮苦中過活。她們一家四口，都是藝術家，都是不善較量鎊銖，不善實際，以利沙伯除外。她天才穎悟，好讀書，既開希臘的藝術與人生觀，神往不致，遂抱極大決心，要改造她所謂當時拘守成法離開自然不美的跳舞，以一個弱女子，負這樣大的任務，兼要以藝術餬口，自然很不容易，要受多年的磨折。虧得她過人的天才，堅毅，自信，也虧得有了解她的母親弟弟，受盡磋磨，不屈不撓，才有最後的成功。她們顛沛流離，由美而英而法，總找不到一位有錢兼有識見的主顧，肯完成她的願夢，使她表演她的藝術。在巴黎窮困時，雖有柏林某大戲院主演，要請她表演，只許她裸腿赤足，鄧肯竟回絕了他，揮之使去。這已經可以看見她的氣魄了。後來機會到，在柏林表演，大家看她翻若驚鴻的做那種無拘束不知那裏學來的神妙舞奏，儼然如臨別一境界。一時轟動全國，每次表演，大眾對她引起狂熱的崇拜，尤其是一班青年學生崇拜她如女神，傾倒於她的人也不知凡幾。後來竟有美國迷信的善

男信女，昇病人到她戲院，謂見她表演，病可痊癒。鄧肯的新舞術，竟成了一種風尚，英法各國有人做效。到了最近，我們還聽見有什麼『鄧肯姊妹』就是假她的名以號召，而求射利而已。

鄧肯既然知名，一時交遊無非歐洲貴族富商，藝術界名人。如 D'Annunzio, Eleanore Duse, Rolin, Gordon Craig, Thode, Corina Wagner 等。希臘王，勃爾加利亞王也都傾心於她。這樣不可一世的鄧肯，誰也想不到她老時，連房間裏的火爐都燒不起，真可謂是飽經滄桑世故。（這並不是像中國的賽金花，請讀者不要誤會。）因為她到底是理想家，她雖很有錢，她還做一個大夢，要教出一班千餘人的跳舞團。依她的理想去演奏貝陀芬的第九合奏曲（此曲內有歌唱）但是一班舞團，卻非從小孩時代未失自然行動之美之時教起不可。於是她不買一個珠寶，卻把所有的積蓄，開辦這樣一個學校，所有學生的吃穿費用，由她一人供給，至於負債，因為她不會辦事，學生管理不得法，她終於失敗，到大戰時，在巴黎的房屋都保不住，這是她生平第一恨事。晚年之貧窮，大半是為辦此學校所致。

鄧肯已由成功轉入失敗。她的兩個乖巧的小孩一天被汽車送葬於巴黎的萊茵河中。從這時候起，她只知道悲哀，不知道快樂。她百萬富翁的丈夫，只『佩服她的肌膚』而了解她的藝術。後來也斷絕關係了。她後來的俄國丈夫也死了。她只一身孤零飄泊，僅對於藝術有真正的趣味。但是她所提倡的藝術跳舞，又被人抄襲做效，為射利之途，而沒有真正繼起的大藝術家，尤其使她頭痛。到了晚年，真是窮困萬分。連這本自傳也是為拿稿費應美國書店之邀，在一架未出租金租來，店主常來索還的打字機上寫成的。於一九二七年，她在法國南部尼斯城在汽車中被一條捲入車輪的圍巾絞死。她計劃中一部寫她一九二三年後到蘇俄的生活的傳記，遂不得與世人相見了。

四

鄧肯為人跌宕有奇行。樂為人所不敢為，言人所不敢言，生平可傳誦之事極多。有一回，她在柏林表演回來途中被崇拜她的大學學生包圍，將她馬車的馬牽走，由學生拉車到 Sieges Allee（凱旋大街）在這街

上，他們要求她演講，她看見這街上歌頌武功的石像，由是站在馬車上這樣演說：

『世界上最高尚的藝術，莫如造型。但是你們諸位愛好藝術的朋友，爲什麼容許這些醜陋不堪的東西巍立城中？你們看看這些石像，你們是學美術的，但是如果你們真正是藝術的信徒，你們就應抬起石子搗毀這些東西。美術這些東西叫美術不是，這只是你們皇上的英雄夢。』

幸而有巡捕走來干涉，不然那些石像就要遭殃了。

她自述與意大利詩人鄧南遮開玩笑一段，尤可看出這人的浪漫天真。鄧南遮向來，凡對女人進攻，沒有不勝利的，因爲他一鼓起他如簧之舌稱贊女人，可使被贊的女人昏醉沉沉，如入異鄉，自信果是天地間第一美人。鄧南遮因此，要與衆立異，爲第一不被征服的女子。尤其因爲鄧南遮對她的好友杜斯（Duss），有對不住地方，使她更加有意疎遠他。屢次詩人向她討好，總不得青睞。後來有一次，詩人說他中夜要來。鄧南遮乃同琴師將她的藝術室安排起來，滿房置出殯時用的白蓮花。還依西人入殮成例，點了多多少少的白燭。詩人來了，看見黑障之下這許多白花及燭花，已有些惶惑起來。鄧南遮就領他到一沙發床，使臥上。起初鄧南遮爲他跳舞，後來一邊和着沙邊出殯曲的節奏，一邊在詩人床前放置花蕊及燭火，再慢慢的，把火一一吹滅了，只剩下他床頭床尾幾枝。此時詩人如陷入魔障一樣。於是她又一面跳舞，一面把床尾的燭吹滅。正要走來吹床頭燭火時，詩人忽鼓起非凡的勇氣，猛然一躍起來，唬了一聲撞到戶外逃出。鄧南遮笑倒在琴師的胸前。

五

鄧南遮與蕭伯納有一段故事，是多人知道的。有一回鄧南遮寫信與蕭伯納：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我們生一小孩，再理想沒有了。蕭伯納回信給她說：不行啊，如果小孩生下來，也許身體像我，而腦子像你，那可就不就糟了嗎？

鄧南遮談吐極談諧。Sewell Stokes 在 Isadora Duncan: An Intimate Portrait 書上，記她談到女人身胖的意見。那時，鄧南遮已經身廣體胖了。她說：『女人發胖，真不必焦急，爲什麼要焦急？老實說，女人的腦子近於肚

子，思想是從那裏上來的。正像男子的腦子是在頭上，思想是由上而下的。我不是說說而已——實有其事。我個人認識的偉大的女人——Duse, Bernhardt, Ellen Terry（都是著名女演員）——壯年時都有大肚子。」

她一生輕財，惡珠寶。Tokos書中記她有一天在尼斯同一位伯爵夫人談話。她們正談婦人粧飾之無意義。伯爵夫人表示同意時，她便把這位朋友身上掛的一條珍珠練及其他首飾抓起，走到水旁，扔在海裏。她記述她初次與她百萬富翁的丈夫相會時，有一段描寫：表示她的深惡富家子弟：

『你是否一位藝術家？』

『不，不』他極力的否認，如否認一種污穢的話。

『那麼，你有什麼東西有什麼大主張？』

『那裏！我一點主張都沒有。』

『至少在世上有一種志氣吧！』

『一種也沒有。』

『但是你做什麼事？』

『沒有事。』

『你一定總有做一件事。』

『是的，』他沉思着回答。『我收藏了一些極美極美十八世紀的鼻煙盒。』

六

鄧肯的跳舞，雖說發端於崇拜希臘的藝術文化，見解立說卻是她自己的。她的跳舞的教師，不是希臘的石像，卻是幾位文學音樂大家，是由 Walt Whitman 詩中的節奏得來的，由尼采的文句與精神，由貝陀芬瓦客納（Wagner）所邊（Chopin）的音樂得來的，尤其是由自然界山川河海樹木花草天然的波動得來。她說

她的教師是貝陀芬，尼采與瓦客納。『貝陀芬創造跳舞的雄大的節奏，瓦客納創造跳舞的形體，尼采創造跳舞的精神。尼采是第一跳舞的哲學家。』她的自傳裏封面引尼采的話說：

『如果我的道德是跳舞家的道德，如果我常跳躍到青霄，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濁的變為輕清，使所有軀殼變成跳舞家，所有的魂靈變為飛鳥；真正的，這是我道理的始末。』

鄧肯在書中說：『在健身房的運動，身體之訓練自身就是目的，而在於練習跳舞的人，這種訓練只是一種工具。那時要忘記你有身體；身體不過是已練好配好的一種器具，而所有動作，不應當表現軀體的動作，如健身運動，卻應該借這軀體表現魂靈的思想與情感。』

因此這種跳舞乃得稱為藝術。跳舞家能隨他一時的心境，由身體的節奏自由表現出來。有一回她跳舞表示美女之青年與死之奮鬪，觀衆才告訴她，這就是Schubert的美女與死曲中的題，果然奏來與Schubert的音樂相合。所邊瓦客納的音樂有些地方常人不得其意，到靠她的跳舞表現出來。這是她特別的天才，跳舞到能達此境地，已經成爲一種創作的藝術了。

七

女子自傳最不容易，尤其是關於性的衝動的敘述。鄧肯是解放的思想家，也許可說她比常人浪漫，但是她的浪漫是有主義的，至少是誠實的。她關於性的快樂，及與Rodin Gordon Graig性的歷史，有幾段極難得的妙文，我們不能歷歷細述，但是至少要引了兩段，代表她對性的態度：

『我可以順便聲明，你們已經在我的自傳看出，我一生是忠實於我的愛人們的。若是他們不遺棄我，我是不至於脫離他們。因爲我還愛他們，如同我從前愛他們一樣，如果我脫離這許多人，其過只在男子的輕薄及殘忍。』

自傳第四第四章，她自稱爲『塵凡恩愛之辯護』An Apology of Pagan Love，有幾段極誠懇的言詞，有一段說：

『我不明白，人生出世，此身就要受多少苦痛——長牙齒，拔牙齒，鑲牙齒，而且無論如何規矩的人，也有疾病，傷寒等等——爲什麼，機會到時，不可以從這肉身，也擠出最高度的歡樂！人竟天用腦力，經營計算——爲什麼他不在女人的懷中，得一點慰安，尋一點快樂，以消除日間的苦痛？我希望我給與快樂的人，也常有快樂的回憶，如我快樂的回憶一樣。』

關於她生產的苦痛，養兒的快樂，尤其有誠實的描寫。『有那一個母親曾經告訴人，嬰孩咬她的奶頭，奶湧出時，是怎樣的感覺。』這種文字太好了，這本書是應該譯成中文的。

導言

我該承認當第一次有人勸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真不敢寫，原因倒不是怕我的一生不及小說與影片那樣有趣冒險，也不是怕我寫了下來，不成一本能震驚一時的傳記，而是怕麻煩，——寫的麻煩。

學會一種簡單的跳舞姿勢，會費過我不少年數的掙扎苦工與研究，至於寫作的藝術，我知道，要寫成一句樸實而美麗的句子，又要費我不少年數的學習工夫，我常常這樣爭論着：即使有一個人親自辛苦地旅行到赤道地帶與雄獅猛虎相週旋，想將親歷所得，形之筆墨，結果卻失敗了，然而另一個不出家門一步的人，卻能把在森林中打虎的情形描寫得淋漓盡致，使讀者恍如身歷其境，真感受苦惱和恐怖，嗅着獅子的氣息，聞着響尾蛇可怕的聲音，除了想像而外，實際上沒有什麼存在，而我一生經歷的種種奇事奇蹟，會因我沒有西萬提斯（Cervantes）或卡薩諾發（Casanova）那樣的生花妙筆，而竟其味索然了。

還有一層，我們怎能寫出自己的真實呢？甚至於可以問我們究竟有沒有知道呢？有朋友對我們的印象，有我們自己的印象，有愛人對我們的印象，還有敵人對我們的印象——而各種印象，又完全不同。我所以說這句話，是有理由的：因為我某天早晨喝咖啡的時候，看報上的對於我的批評，有的說我美如仙女，有的說我天稟獨異，正在得意微笑的當兒，看到第二張報紙，卻說我既無才又無貌，十足是個妖怪。

我立刻不去理會別人對於我的工作，的批評了。當然不能叫別人只許說我好話，可是壞的批評真使我太懊喪了。柏林有一個批評家追着侮辱我，在他的批評中，有一句話，說我的跳舞完全是非音樂的。有一天我寫信去請他來看我，我要他知道他的錯誤。他來了，坐在茶桌的對面，我費了一個半鐘頭把我的從音樂中創造出來的動作的種種原理，講給他聽。我覺得他似乎很沒趣而又遲鈍的樣子，最後他竟把我氣死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重聽器來，告訴我他耳聾的程度很深，雖然坐在正廳的第一排，就是帶着這個聽筒也聽不清

楚樂隊的奏樂就是這種人，他對於我的批評，使我常患失眠症。

據說寫作的第一要件，是作者對於要寫的東西，應該沒有經驗。要把實際的經驗形諸筆墨，最難捉摸。回憶比夢境更難重述的確，我有許多夢幻，似乎比實際的回憶更爲清楚鮮明。人生一夢耳也，幸而是如此，否則又有誰能留下這些經驗來呢？譬如海船羅西且尼亞號之沉沒，便是一個好例子。像這樣的經驗，在身歷其境的男女臉上，應該永遠留着一種可怕的面容，但是遇着他們時，還是歡天喜地的樣子。只有在傳奇中，人類才有所謂突然的變化的事。在實際的生活中，一個人即使親歷了最可怕的經驗，其主要的性格還是留着不變。試看那許多的俄國的王公，雖然罄了家蕩了產，還是能够看到他們與高采烈的在蒙特馬特耳（Monte-Carlo）與歌女們一同晚宴，與戰前毫無兩樣。

不論男女，如能把他們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來，必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是沒有人敢寫下自己真實的生活來。盧騷（Rousseau）替人類做了一件崇高的犧牲——把一己真實的心靈，與最爲私密的行動和思想暴露出來。結果是一部偉大的著作。灰脫門（Walter Whitman）把他的真實供獻給美國。有一個時候，他那部著作被認爲是『不道德的書』而禁止郵遞。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荒謬了。至於女子呢，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敢於把她真實的一生，完全地講述出來。大多著名女子的自傳，只是一些外表的生活，瑣碎的事務和經歷的記載，對於她們真實的生活，可以說毫無敘述。因爲她們生活中喜怒哀樂的最重要的過程，總是絕口不談。

我的藝術，只是把我生存的真實以姿態和動作表現出來的一種努力。要獲得一個絕對真實的動作，就要費若干追尋的工夫。至於文字則迥不相同。在來看我跳舞的一般羣衆之前，我是毫不遲疑的，我要把自己心靈中最祕密的心懣獻給他們。我從開始跳舞便是要把人生藉這種律動以表現出來。幼年的時候，我所跳的是生長的歡樂之舞。成年的時候，我跳的是對於人生悲哀的暗潮，殘忍的獸性與生命前進的挫折的理解的舞。

當我十六歲的時候，有一次沒有配音樂在觀衆前跳舞。在終了之後，觀衆中忽然有人喊着說：『這是死亡與處女之舞。』因此，這個舞以後便被稱爲『死亡與處女。』可是這不是我的原意；我不過是把我對於一切外表似乎快樂的現象之中的一種潛伏的悲哀的粗淺的理解表現出來而已。這個跳舞，依我看來，應該被稱爲『生命與處女。』

後來我又跳生命的掙扎之舞，——即是觀衆所謂死亡者——以及我從這生命中提煉出來的一種瞬息的快樂之舞。

世間沒有再比普通電影上或小說中的男女主角所表現的更爲遠離人生之真實了。他們負着一身的道德觀念，簡直要有越軌行動也不可能。男主角有的是高尚、勇敢、堅忍以及一切等等。女主角有的是純潔、溫柔以及一切等等。一切卑鄙的特性和罪惡則都歸給故事中的惡棍或是『不良婦人。』但實際上我們知道世間上沒有絕對的好人或是絕對的惡人。我們雖不違犯十誡，可是一定有違反之可能。我們的內心都潛伏着犯罪的衝動，只有真實的機會便會一躍而出。所謂德行高尚者，無非是些沒有受到充分的引誘或是生活在停滯不動的狀態之下，或是目標太集中於一個方向，無暇來詳察四周環境的人。

某次我看見一張很好的影片，名爲『鐵軌。』片子的主題是以爲人生有如行動在固定的軌道上的機車一般。如果機車出軌，或是遇着了大的阻礙物，便有禍事發生。駕車的人如遇險惡在前，而能自知急行煞車，免入滅亡之途，則真是不勝幸運之至。

常有人問我愛情與藝術在我目光中，孰高孰低，我的答覆是我不能把兩者分開，因爲藝術家是唯一的愛人，祇有他才有對於美的純粹的意象，而愛情便是能透視不朽的美的心靈的意象。

恐怕現代最奇特的人物之一是鄧南遮（Gabriel D'Annunzio）。然而他身材矮小，除了面上露着笑容的時候，簡直無美之可言。但是當他和他所愛的人談話的時候，便好像亞波羅再生獲得了當時許多最偉大最美麗的女子的垂青。當鄧南遮愛一個女人的時候，他便把她的心靈從塵世上高舉到俾阿特立斯

(Beatrice) 所往來光耀的那種神聖的境域。他把一個一個的女子賦予一種神聖的特性，把她昇得高高在上，使她自信是與丁用不朽詩句所稱頌的俾阿特立斯真同在。一處在巴黎有一個時期，對於鄧南遮風度的崇拜，簡直達於最高點，差不多當時一切最著名的美麗女子都愛上了他。那時他對於每個愛人都蒙上一層光榮的面紗。女子便覺得自己高出一般平凡的人類，四周圍着一種奇異的光耀。但是當這個詩人的與致完畢的時候，面紗便沒有了，光耀也暗淡了，女子重又變為平凡的塵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但是她只覺得忽然謫入塵世，等到回頭再看被鄧南遮拜倒的時候的那種神化時，便明白她一生中不能再找到像鄧南遮那樣的愛的天才了。她悲哀自己的命運，日漸入於失望之境，直到後來旁人見了她評論說：『鄧南遮怎會愛上這樣一個平凡的紅眼女子呢？』鄧南遮是如此偉大的一個情人，能把最平凡的女子，暫時賦與神聖的姿態。

在這個詩人的一生中，只有一個女子是能够抵敵他的試探。她正是俾阿特立斯的再生，根本不需要鄧南遮來給她安上什麼面紗，因為我一直相信伊林羅·都司 (Eleanore Duse) 就是但丁的俾阿特立斯重生於今日，所以鄧南遮在她面前祇能拜倒裙下，這是他一生之中絕無僅有的幸福經驗。在其他的女子中他所看到的特質，盡是他自己所賦與的，只有伊林羅凌駕於他之上，把神聖的靈感呈顯給他。

細膩的奉承的力，量之偉大，知者甚鮮。鄧南遮所特有的那樣有魔力的讚賞，我揣想受者一定有像夏娃 (Eve) 在樂園聽着蛇的聲音一樣的經驗。鄧南遮可以以任何女子感覺得她是宇宙的中心。

我記得曾經和他在森林裏有一次愉快的談話。我們在散步時中途停止下來，雙方默不作聲。然後鄧南遮說：『愛莎多娜，在自然界中只有和你一個人在一處才有意思。一切其他的女子會把美景破壞，而你卻成了美景的一部分。』(這樣的恭維那有女子聽了能無動於衷呢？) 『你是那綠樹青天的一部分，你是主宰自然的女神。』

那便是鄧南遮的天才。他使每一個女子感覺得自己是各個不同的領域裏的女神。

現在我躺在尼格萊斯哥的牀上，想把一般人稱爲回憶的那樣東西加以分析，我感覺得日中陽光的炙熱，聽見在附近公園中玩耍的小孩子們鬧聲，我感覺到我自己身體的熱度，我望着我那兩條光赤着的腿子——筆直地伸展着。我那柔軟的乳峯，一刻不停地在波動着的手臂，於是我覺得十二年來實在是疲乏了，乳峯裏藏着無窮期的隱痛，在我面前的雙手留着愁苦的創傷，在背人的時候我的眼淚從未乾過。眼淚流了十二年，自從十二年前的一天，我睡在另一個牀上，忽然被一聲大喊所驚醒，回轉頭來，只見羅鴻林好像一個受了重傷的人：『兩個小孩子被撞死了！』

我記得當時我就得了一種古怪的病，喉嚨覺得一陣灼熱，好像吞了一塊燒紅的煤。不過我明白不過來。我溫和地對羅鴻林講，想叫他安靜下來，告訴他決不會有那樣的事。後來另外有人進來了，但是我還是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後來又進來一個生着濃鬍鬚的人，人家說他是醫生。『這不會是真的，』醫生說，『我要把他們救回來。』

我相信他。我要和他同去，但是別人把我拉回來了。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爲他們不要我曉得事情已經真的無望了。他們恐怕這打擊會使我發狂，但是我那時好像入於超凡入聖的境界中了。我看見四周的人大家都哭，但是我不哭。我反而覺得有一個極大的願望想安慰每個人。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很難了解我那時那種奇異的心境。是不是我那時真有一種慧眼，知道死亡是不會有的事——那兩個小小的冰冷的蠟像不是我的孩子，而是他們脫下的外衣呢？是不是我那兩個孩子的靈魂繼續存在光耀中，而且永遠存在呢？做母親的只有兩次的哭聲，聽上去好像不是自己的聲音——在孩子的生和死的時候。因爲當我握着那兩隻不會再回握我的冰冷的小手時，我聽見了我自己的哭聲，正和他們生下時我所聽見的一樣的哭聲。既然一個是快樂之極致的哭，一個是苦痛之極致的哭，而爲什麼兩者是一樣的呢？我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知道是一樣的。是不是宇宙間只有一種偉大的哭，——母親創造的哭，——其中包含憂愁，快樂，愛撫，痛苦。

第一章

一個孩子的性格，在母親的胎裏便已明定了。在我未生之前，我母親精神上受到極大的痛苦，並且正在極悲慘的境况中。除了冰凍的蠶蠟和冰凍的香檳酒之外，什麼也不能吃。假使有人問我什麼時候開始跳舞的，我便回答說：『在我母親的胎裏，也許是母親吃蠶蠟和香檳酒——美神亞佛羅德的食物——的結果。』我母親那時既有那樣難過的經驗，所以她常說：『這孩子生下來一定不像平常的孩子。』她預料着一定是個怪物的。確的，我一生下來，四肢便不停的亂舞，於是母親說：『你們看，我一點兒也不錯，這孩子果然是個瘋子。』但是後來他們把我放在桌上的站籃裏的時候，聽到無論什麼音樂便跳起舞來，竟成了全家人和朋友們的娛樂品。

至今尚存的記憶中的第一件事是一次失火。我記得我從樓上的一個窗子裏，被抱到一個警察的懷裏。那時恐怕還祇有兩三歲，但是在吶喊與火燄的緊張狀態中，我清楚地記得我在警察的懷裏得到安全了的那種舒適的感覺，我的兩只小手臂縮着他的頸項。他大概是一個愛爾蘭人。我只聽見我母親發瘋似地喊着：『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呀！』並且看見她被羣衆阻擋着進不得屋子去，她以爲我那兩個哥哥還被剩在屋子裏沒有出來。後來我記得發見我那兩個哥哥在一個酒吧間的地板上穿鞋襪，後來又把他們放在一輛車子裏，後來又坐在一個櫃台上喝熱的朱古力茶。

我是在海濱出世的，並且我發見我一生的重大事件，都在海濱發生。我最初的對於律動的觀念，跳舞的觀念，一定是起源於海浪的律動。我是在亞佛羅德星下出世的，亞佛羅德也是降生於海濱。當這顆星上升的時候，我總是百事如意，生活順利，富於創造。同時我注意到當這顆星隱滅的時候，我總是災禍橫生。在現在這樣的時代，星相之學已沒有像往古的埃及或加爾底時代那樣地受人重視，但是我們的心靈生活，卻無疑的

是受行星的影響的，假使爲父母者明瞭了這一點，那末他們爲要產生更姣美的孩子，對於星相便要加以研究了。

並且我相信一個人出世在海濱或是山間，對於他的一生一定有很大的差異；海對於我，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一在山間，我便有一種依稀的不安感覺，只想飛走。山總是給我一種身入圍圍的印象，望着山頂的時候，我沒有一般旅行家那種崇拜之感，而祇想一躍而過，逃之夭夭，我的生命與藝術的發源地是海。

這在我倒是一樁幸運，就是我幼年時，我母親非常貧困，她不能替孩子們雇用僕人或保姆，因此我在兒童時能有機會發展一種自由的生活，後來一直也沒有失掉我的母親是一個音樂家，以教授音樂爲生，她教課是上學生家裏去的，所以白天黃昏都在外邊，因此每天一逃出監獄式的學校之後，我便自由了。我可以在海濱獨自遊蕩，任情幻想，我看到那些隨時隨地有看護保姆陪伴監護的孩子，衣冠楚楚，真替他們可憐。他們那裏有自由生長的機會呢？我的母親太忙，根本沒有工夫去顧到孩子們會遭遇什麼危險，所以我的兩個哥哥和我便可以任情滿足我們的流浪生涯的慾望，因而有時也遇着許多驚險，要是給母親知道了，真要把她急壞了。幸而她完全蒙在鼓裏，我所說的幸而是爲我自己，因爲後來我所創造的舞蹈，只是一種自由的表现，其靈感無疑是從我兒時的那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得來的。那種我以爲戕賊兒童性靈的長上的干涉，我從未受過。

我五歲便進公立學校讀書。我想我母親一定說報了我的年齡，因爲那時候她非把我安頓在一個地方不可。我相信一個人後來一生所做的事業，在孩提時便已明顯的表現了。我那時便已是一個跳舞者，反抗者。我母親是在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家庭裏受洗長大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直到後來她發現了父親不是她所理想的模範人物，才脫離天主教。她和他離婚，遺下四個小孩子歸她教養。從那時起，她對於天主教的信仰起了猛烈的反抗，變爲一個十足的無神論者，成了英格索（Bob Ingersoll）的信徒，她常常把英氏的著作讀給我們聽。

除此之外，他還堅決主張一切誇張情緒，都是無聊的東西。當我還在孩提的時候，她便把聖誕老人的真相暴露出來，結果是有一次學校裏慶聖誕節，先生分發糖果時說：『孩子們，你們看聖誕老人帶了些什麼來給你們。』我當時便立起來很嚴肅地回答說：『我不相信你，聖誕老人是沒有的。』先生覺得大煞風景，她說：『糖果是給相信聖誕老人的孩子吃的。』我回答說：『那麼，我就不要你的糖果。』當時先生大發雷霆，想以一做百，便叫我上前去，坐在地板上。我走上前去，立刻旋轉身來向着全班，作了我生平第一次得意的演說，我大聲喊說：『我是不相信謊話的。我母親告訴我，她說她太窮了，不能做聖誕老人，祇有那些有錢的母親才能夠假裝聖誕老人送東西給小孩子。』

這時教員把我一把抓着，死命要叫我坐在地上；但是我硬着腿子，和她相抗，她也始終只能把我的腳跟在地板上擡擡而已。她既無法叫我坐在地上，便罰我立壁角。我雖則站在那裏，還是掉轉頭來喊：『聖誕老人是沒有的，聖誕老人是沒有的。』她沒有辦法，最後便送我回家。我回家時一路喊着：『聖誕老人是沒有的！』我對於那種不公平的待遇始終不明白，因了說真話，而剝奪吃糖權利，外加受罰。我把一切經過告訴母親說：『沒有聖誕老人的，是麼？』她回答說：『沒有聖誕老人，也沒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精神，能夠幫助你。』那天晚上我坐在地腳前的地毯上，她讀英格索的演講給我們聽。

我覺得一個孩子在學校裏所受的普通教育，是完全無用的。我記得我在全班中，不是被認為全班第一聰明人，便是被認為非常愚笨，不可救藥。一切都看我一時的記憶如何，對於所讀的功課是否費工夫去強記。至於讀了有何意義，則完全莫明其妙。無論我是全班第一或是全班第末，在我總是厭倦，一味望着鐘，指針一到三點，我便自由了。我的真正的教育，是晚上母親彈貝多芬、休孟、休倍脫、莫札兒脫、蕭班等的名曲給我們聽，或是選讀莎士比亞、雪萊、濟慈、朋斯等的詩歌給我們聽。在這種時候，我們便好似着了迷了。大都的詩母親都是能背得出來的。我六歲的時候，一天學校開慶祝會，我學着我母親背誦利特爾（William Lytle）所作的擬安多尼給克麗奧佩拉詩。

我要死了，埃及啊，我要死了！

我那紅色的生命之潮，快要退落了！

全場爲之震驚。

還有一次，先生叫我們大家寫各人的小史，我所寫的大概這樣：『我五歲的時候，我們住在第二十三號街的一個小房子裏，因爲付不出房租，不能住下去了，便搬到第七號街，不久爲了錢不夠，房東不肯通融，所以又搬到第二十二號街，在那裏我們還是不能太平住下去，只好搬到第十號街去。』

我的小史就是這樣地繼續着，搬了無數次的家，當我把這小史讀給全班聽的時候，先生光火極了，以爲我是惡作劇，把我送交校長，校長把我母親請來。我母親讀了這篇文章之後，不禁哭起來，發誓說句句是眞話。我們是過着這樣的遊牧生活的。

我希望從我兒童時代以後的學校，都改良了。我所記得的，那時公立學校的教法，只是表示出對於兒童的殘忍，不了解，我還記得我常常空着肚子，或是一雙凍腳穿着浸濕的鞋子，坐在一張硬板凳上。那位先生在我的看來好像是一個不人道的妖怪，只叫我們受磨折，可是這種苦痛，小孩子是說不出來的。

因了家中窮困而所受到的苦楚，我不再記得了，因爲我們已經視若當然；只有在學後裏我是受苦的。在我的記憶中的那時的公立學校制度，對於一個高傲而銳敏的孩子，簡直像拘留所一樣，使人難堪。我總是反抗的。

我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母親回家來，看見我召集了五六個鄰家小孩——都是走路還免強的，——圍坐在我前面的地上，我教他們波動他們的手臂，母親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對她說這是我的跳舞學校。她覺得很好玩，便坐下來，替我們彈琴。這個學校繼續進行，而且很發達。後來鄰近許多小女孩子都來了，她們的父母遠送我一筆錢，作爲學費。這就是後來我很賺錢的一種職業的開始。

我十歲的時候，這學校的人數很多了，於是我便對母親說，我無須再進學校去虛擲光陰，不如在家賺錢，

因爲我們需錢正急。我就把頭髮束起，說我已經是十六歲了。我的身材長得高，所以別人也很相信。我的姊姊伊麗沙白，她是由外祖母領養的，後來回家來和我們同住，便幫助我教課。我們的教務很發達，舊金山許多有錢的人家都請我們到家去教跳舞了。

第二章

我母親和父親離婚的時候，我還在襁褓，所以我從未見過我父親。有一次我問我的一個舅母，我究竟有沒有父親，她回答說：『你的父親是一個魔鬼，害了你母親的一生。』自此以後，我常常想我父親是像圖畫中的魔鬼，生着角和尾巴，在學校裏別的孩子談到他們父親的時候，我總是默然不作聲。

我七歲的時候，我們住在四層樓上的設備簡陋的房子裏。有一天，我聽見門鈴響，就到走廊裏去答應，看見一個生得很漂亮的男子，戴着一頂高禮帽，他對我說：『你能帶我到鄧肯太太的房子裏去嗎？』

我回答說：『我便是鄧肯太太的小女兒。』
『這就是我的小寶寶嗎？』那個陌生男子說。

忽然他把我抱在懷裏，眼淚奪眶而出，一連串地吻我。我一時覺得非常驚訝，便問他是誰。他含淚回答說：『我就是你的父親呀。』

我得到了這個消息，高興非凡，便奔進去告訴家裏人：『外邊有一個人，他說是我的父親。』

母親聽了立即站起身來，面色轉白，精神激動，走到隔壁房間裏，隨手把門鎖好。一個哥哥躲到牀底下去，另一個躲到碗櫥裏去，我的姐姐神志頓時變得躁怒不安。

他們都喊着說：『叫他趕快走，叫他快走。』

我覺得非常驚奇，但是我是很知禮貌的，便到走廊裏去對他說：『家裏的人都不十分高興，今天不能見你。』那個陌生人聽了，便牽了我的手，叫我和他一起去散一回步。

我們下樓，走到街上，我在他旁邊慢步走着，一面驚奇一面想，原來我父親是這樣一個漂亮男子，並不是我所想像的生角生尾巴魔鬼。

他帶我到一家飲冰室，請我吃了許多冰淇淋和糕餅。我高興得異乎尋常地回到家裏，卻發見他們都非
常氣惱的樣子。

我對他們說：「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他說他明天還要來，再請我吃許多冰淇淋哩。」

但是家裏的人始終都不願見他。不久他就回到綠格磯 (Los Angeles) 他的另外那個家裏去了。

此後，我有好幾年沒有見到他，後來有一次，他又出其不意來了。這次我母親前愆盡棄，見了他，他送給我一所美麗的房子，有大的跳舞廳，網球場，穀倉，風磨等。這是因為他發了第四次財。他已經發過三次財，三次都完了。這第四次不多時也是這樣的了局，房屋等等都變賣了。可是我們在這裏住過幾年，這成了我們兩次驚濤駭浪中間的避難所。

在最後一次破產之前，我常常看見父親，因此知道他是一個詩人，我很敬愛他。他所寫的許多詩之中，有一首預言我後來一生的事業的。

我所以在這裏不嫌煩瑣地敘述父親的歷史，因為這些幼年印象，對於我後來的生活有極大的影響。一方面我以許多愛情小說餵養我的心靈，一方面在眼前有一個實在的婚姻例子。我的幼年時期，彷彿常在這個無人提到的神祕的父親的陰影之中，而這可怕的離婚二字，又深深地印在我那純潔的心靈裏，因為沒有人能替我解釋這些事情，只得由自己去推想其中的所以然。我所讀過的許多小說，大多是以圓滿的結婚結局，以後也就寫不下去了。但是有些小說，如喬治伊麗奧脫 (George Eliot) 的亞當比德 (Adam Bede) 是敘述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女子，如何生下一個私生子，如何受盡了磨折與恥辱。我為這種女子所遭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所深深感動，又加之以我父母悽慘的事實，那時我便立志一生要為婚姻為女子的解放而奮鬥。女子應有自由取決生育孩子之權，同時能保存其道德與權利。像我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而能有這種奇怪的思想，似乎覺得可怪，不過我那時的生活環境，乃是造成我思想早熟的原因。我研究關於婚姻的律法，發覺女子那種奴隸式的地位，心中大為不平。我開始觀察我母親朋友中的已婚女子的面容，看見每一個人她有兇

暴的傷痕，有奴隸的烙印。我那時便發誓，我決不降到這樣卑下的地位。這個誓我始終守着，雖然母親因此而對我冷淡，世人因此而對我不了解，也所不辭。蘇維埃政府最好的一種新改革，便是婚姻制度的取消。他們只要男女雙方在簿子上簽個名，簽名處下面印着這樣一句話：「此簽名式雙方不負對方任何責任，任何一方得隨意取消之。」這樣的婚姻，才是有自由思想的女子所能同意的制度，也是我所贊同的唯一婚姻制度。

我們兒時，整個生活，便是沉浸於音樂和詩歌之中，這是因為母親的好尚的關係，在晚上的時候，她常坐在鋼琴旁，幾個鐘頭地彈下去，起身就寢，都沒有規定的時間，生活完全沒有規律。我反而覺得母親把我們忘了，完全沉醉在音樂詩歌中，遺忘了四周的一切。她的一位妹妹就是與古斯脫嬌母，也是富有天才的，她常來看我們，還表演戲劇給我們看。她很美麗，黑眼睛，黑頭髮，我記得她穿着黑絨短服，活像「哈孟雷得」。她有很美麗的聲音，要不是她的父母認為任何與戲劇有關的東西，都是下流的，恐怕她會成一個大歌唱家。我們在才明白她的一生是被現在所難以了解的一種精神所毀壞的，即是所謂美國的清教徒精神（Puritan Spirit）。那些美國早期的移民，帶來了一種心理上的特性，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打破。他們以這種特性力量，應用之於荒山野地，馴服野蠻的印第安人及野獸等，確乎頗見功效。可是他們每每也用此以馴服自己，以致造成許多可悲的結果。

我們搬進了父親給我們的大房子以後，第一個結果，便是我哥哥亞古司丁在穀倉裏辦了一個戲院。我記得在客廳的皮地毯上割下一層皮來，作為裝扮凡文克（Rag Van Winkle）時用的鬚子，他演得神氣畢肖，我坐在底下的餅干罐上看他的時候，直使我流下淚來。我們都是情感很濃厚的人，不願把我們的情感抑制下來。

這個小戲院日漸發達，在鄰近頗有聲譽。後來竟使我們發心到海濱去作旅行表演了。我跳舞，亞古司丁誦讀詩歌。後來我們演一個喜劇，伊麗沙白姐和雷曼哥也參加了。我那時雖祇有十二歲，其餘幾個人也不過十幾歲，而這次旅行表演行徑山大克萊拉（Santa Clara），山大羅莎（Santa Rosa），山大巴比亞（Santa

Barbara)等地,都很成功。

一家之中,我是最勇敢的人。每當家中斷炊的時候,我總是自告奮勇,到屠夫那裏去,用花言巧語騙他的羊肉塊。到麵包店裏去,設法使老板繼續賒賬給我們的也是我。我對於這種使命的冒險性,頗感興趣,特別是我成功的時候,而又成功的時候多。我常常帶着勝利品,快樂得一路上跳回來,好像一個路劫的強盜一樣。這對於我是一種很好的訓練,因為知道了如何對付兇猛的屠夫,使我後來也知道如何對付那些兇猛的經理先生。

我記得有一次,我還很小的時候,看見我母親對着幾件絨織品流淚;因為她打好了店裏不要,我於是從她那裏把籃子取來,把一頂結好的帽子戴在頭上,一雙結好的手套戴在手上,一家一家地去兜生意。後來條件都賣掉了,而帶回來的錢要比母親賣給店裏所能得到的,多一倍。

我們教授跳舞的聲譽日隆了。我們稱之為新式的跳舞,但實際上並無所謂式。我隨想隨編,腦子裏想着什麼,便教什麼。我最初有一個跳舞是從菲羅的一首詩:我射一枝箭到空中裏得來的。我常常誦讀這首詩,就叫孩子們隨着詩的意義,以姿勢動作表示出來。晚上我編製跳舞的時候,母親為我彈琴。有一個年老的女人,晚上常常到我們家裏坐,她是曾在維也納住過的,她說我使她想起愛斯勒(Benny Isidore)。她便把愛斯勒成功的歷史講給我們聽。她說:『愛莎多娜將來會成為愛斯勒第二的。』她這句話,常使我的雄心勃勃的夢。她對母親說,更帶我到舊金山一個著名的跳舞教師那裏去學舞,但是他的教材不合我意。教師叫我用腳尖站着,我便問他的所以然,他回答說:『這樣美麗些。』我說這是既醜陋又不自然的,我學了三課便離開他,不再去了。

我母親有四個小孩子。假使她能把我們教導有方,或許我們都可以成為有實用的人。她有時嘆息着說:

『爲什麼四個之中沒有一個有實用的人，而都是些藝術家呢？』但是我們之所以成爲藝術家，關鍵還是在她自己那種愛美的好動的精神。母親對於物質的東西是毫不重視的，她教我們對於房屋、器具以及財產等等，也加以鄙視。爲了她的榜樣，我一生從未穿戴過珠寶飾物，她教我們說這些東西只是桎梏而已。

我一離開學校，便潛心於讀書。那時我們住在奧克蘭（Oakland）。那裏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我也不管離家有多少遠，總是跑着跳着去看書，看了又跑回來。那位圖書館主任是一個迥異常人的美麗女子，是加利福尼亞省的一個女詩人，名叫柯柏麗司。她鼓勵我看書，我記得每次問她要好書看的時候，她總是高興非常的。她的那雙美麗動人的眼睛充滿了熱情之火，後來我才知道我父親曾經熱愛過她。她分明是我父親的生命的热情；我之所以被她吸引着者，也許就是這個暗中的關係。

那時我看完了迭更斯、塔克立（Thackeray）、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還看了千百種其他的小說，好也有壞也有，興奮的也有，平凡的也有——一概吞了下去。我常常坐着看書，看到天亮，只點着日間到處搜集來的蠟燭頭。那時我也發心寫過一部小說，還編過一份報，所有報中的評論、本地新聞、短篇小說等等，都是一個人包辦。此外，我還寫日記爲了日記我發明了一種祕密文字，因爲那時我正有一個很大的祕密——我戀愛上了一個人。

我們的跳舞學校裏除了小孩子之外，我和姐姐也收了幾個比較大一些的學生，教他們那時所謂『社交舞』，如『華爾士』、『馬哲伽』、『波爾伽』之類。在這些大學生之中，有兩個青年，一個是青年醫生，一個是藥劑師。那個藥劑師長得美麗動人，而且有一個可愛的名字——瓦爾儂（Vernon）。那時我還只有十一歲，不過已經束了髮，穿了長裙子，所以看上去已很大了。好像麗坦裏的女主角一樣，我在日記裏寫着我是狂熱地戀愛着了，而我也相信是確乎如此的。不過瓦爾儂有意思沒有意思，我不知道。那時究竟還怕羞，不敢把熱情宣佈出來。我們常去赴跳舞會，他也差不多每次都是和我跳的，舞後歸來總是夜深人靜，我便在日記上記着我那種忘不了的狂歡，我寫着：『我在他的懷裏，飄然欲仙。』日間他在大街上的一個藥房裏服務，我會老

遠地跑去只是在藥房門口走過一次有時候鼓足勇氣進去對他說一聲『你好麼』我也探聽到了他居宿的地方常常深夜離家去看一看他窗前的燈光。我這種熱情差不多保持了兩年之久，我相信我所受的痛苦也是非言可喻的。在兩年之末，他宣佈不久便要與本地的一個年青女子結婚。我只把痛苦的失望，記在日記裏。我還記得他結婚的那天，看見了他和一個兜着白紗的平凡的女子從禮拜堂裏走出來時我所感覺到的情緒。此後我就沒有見過他。

最近我在舊金山跳舞的時候，有一個頭髮雪白的男子到我的化粧室裏來，不過樣子還年青，而且非常美麗。我一見便認識了他，是尤爾儂。我以為過了這許多年，總可以把我年青時的熱情告訴他了。我總以為他一定覺得很有趣的，但是他覺得非常驚訝。講給我聽，關於他妻子的事，就是那個平凡的女子，她現在還在，他對於她的愛情也始終沒有變過。有些人的生活真是簡單！

這便是我的初戀。我是狂熱地戀愛着，我相信從那次以後，我一直是狂熱地戀愛着。我現在正休養我最後一次的戀愛打擊的創傷，這打擊也真猛烈而淒慘。這一次是最後一幕之前的休息呢，還是表演已經完了。我要把我的照片印出來，問問讀者的意見看。

第三章

受了我所讀的書的影響，我計劃離開舊金山，向外發表去。我想加入一個大的旅行劇團同他們一起去。那個旅行劇團在舊金山有一星期的表演，我便要去這個劇團的經理，跳舞給他看。試演的時間是在早上，地點是一個又大又黑的空舞台，母親爲我彈琴。我穿了一件白色的古希臘式的長衣，合着孟特爾遜的「無言之歌」跳舞。音樂完了之後，那位經理先生沉默了一下子，然後對母親說：

「這種東西不適用於戲台上的，禮拜堂裏還比較的比较的合宜。你還是帶你的小姑娘回家去吧。」

我雖然失望，可是不服氣，打算用別種計劃出去。我召集全家商議，經過一點鐘滔滔雄辯之後，我把住在舊金山永無出路的理由說服他們。母親毫無主張了，情願跟我到隨便什麼地方去。於是我們兩人就決定先出發，買了兩張到支加哥的旅行車票。姐姐和兩個哥哥留在舊金山，等我成功了之後，再來趕上我們。

在一個燥熱的六月天，我們到達了支加哥，隨身只帶一個小旅行箱，幾樣還是祖母留下來的舊式首飾，還有二十五只老洋。我希望我立刻就可以把工作接洽停當，那就什麼事都順利簡單。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我帶着那件希臘式的白長衫，一個經理再一個經理地去拜訪，去跳舞給他們看。但是他們的意見，總是和第一個碰到經理先生一樣：「好是很好，但是不適用於舞台。」

幾星期過去了，我們的錢也跟着完了，而祖母的首飾當不起多少錢。終於，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我們付不出房租，我們的行李被扣押，到最後一天，我們的身邊分文莫名，只好流浪在街頭。

我的衣領上那時還剩下一個真正細緻的花邊領頭，那一天我在炎威逼人的陽光之下，走了好幾個鐘頭，想賣掉那個花邊。最後，快晚了的時分，我成功了。（我記得是賣了十塊錢。）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愛爾蘭花邊，賣來的錢足以把房租付清。把剩下來的錢買了一箱番茄，有一星期我們就靠吃番茄過日子，既無麵包，又

無鹽。我那可憐的母親弄得衰弱之至，簡直支持不下去了。我總是每天早就出去，設法去會見戲院的經理，後來我決定只要有工作可做什麼也不管了，我就到一個職業介紹所去。

職業介紹所櫃台上的婦人問我：『你能做什麼工作？』

『隨便什麼工作』我回答。

『我看你的樣子一樣也不會做。』

失望之餘，一天我便去找共濟會屋頂花園的經理，他嘴裏啣了一支大雪茄，帽子斜戴在一只眼睛上，一副不以為意的神氣，看我跳舞，而我呢，則合着孟特爾遜的春的歌的音節，跳來跳去。

他說：『好，你很好看，態度也文雅。不過你要把這些都改變過來，跳一點比較有刺激性的東西，我可以利用你。』

我想着我那可憐的母親，在家裏吃着最後的幾只番茄，快要暈過去了，於是我便問他所謂有刺激性的東西是什麼。

他說：『不是你現在跳的那一套，要穿短褲，褶襠短裙，會用腳踢的那一種。你不妨先跳跳你那希臘式的，再改穿褶襠邊，用腳踢，一定是一種很有趣的變換。』

但是我從那裏去得到褶襠裙子呢？我也明瞭如果開口借錢，或是預支薪金，一定於我不利，於是只說明天把褶襠裙，腳踢，刺激性帶着來。我出來了。這一天很熱，十足支加哥的天氣，我沿街流浪，既疲倦，肚子又餓得發昏，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家很大的菲爾分店。我走進去，要求見經理。他們領我到經理室裏，那裏我看見有一個年青的人坐在寫字台後面。他的態度很和善，我就告訴他我明天早上急需一條褶襠邊的裙子。如果許我欠賬，不久就可以設法還他。我不知道這青年如何會允許我的請求，不過他的確允許我了。許多年之後，我遇見了他，他成了有名的富翁賽佛利基先生了（Gordon Selfridge）。我買好了配製的材料，做小衣用的白材料，紅材料，還有荷葉花邊，臂下挾了一大包，我走回家來，看見母親已經在作最後的掙扎了。但是她仍舊勇敢

地坐在牀裏，替我做衣服。她做了一夜，到天亮把花邊縫上去。我拿了這套衣服，回到屋頂花園的經理那裏，音樂隊已經預備好了。

經理問我，『配什麼音樂？』

這一點我還沒有想到，不過我說：『華盛頓客棧，』因為這是當時的流行歌曲。音樂開始了，我竭力討好他，跳了一個有刺激性的舞，隨機變化。經理先生很高興，把嘴裏的雪茄取出了說：『好極了！你明天晚上來，我為你宣佈特別節目。』

這一星期他給我五十塊錢，並且承他的情，預先付了給我。

我用一個假名，在這屋頂花園裏獲得了意外的成功，但是這種跳舞不合我意。所以，一星期完了之後，經理要和我續約，過至願意爲我計劃一次旅行表演，但是我拒絕了。我們雖然是免做了餓拳，但是違反自己的意志以求取悅觀眾，實在是太痛苦了。這種經驗，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

我覺得這一年夏天，是我一生中難受的時期，此後我每到芝加哥一次，一看到那街上的景像，就會引起我一種飢餓的感覺。

但是在這次可怕的經驗中，我那勇敢的母親始終沒有提起過要回家去的話。

有一天，有人給我一張名片，介紹我去見一個新聞記者，一個名叫安柏爾的女子，她是芝加哥的一張大報的助理編輯。我去見她，她身材瘦長，年約五十四五，生着紅頭髮。我把我的跳舞的見解講給他聽，她很誠懇的聽我，後來邀我和母親去參加『波希米亞』(Bohemia)會，她說：在那裏我們可以會見一班藝術家和文人。那天晚上我們便去，會所是在一所高房子最上一層，幾間很簡陋的房間，陳設幾張桌椅，裏面擠着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奇怪人物。安柏爾便在中間，高聲喊着，聲音好像男子。

『Bohemians 團結在一起！ Bohemians 團結在一起！』

她每次喊着的時候，大家便高舉了啤酒杯，報以熱烈歡呼與歌聲。

在這種歡呼之中，我開始跳那種有宗教性的舞。那些 Bohemians 好像莫明其妙不知所措的樣子。雖然如此，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姑娘，請我每晚來，和他們團結在一起。

這些 Bohemians 是一羣最奇特的人——詩人、藝術家，以及各國的演員。他們似乎祇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是分文莫名。我疑心那些人假使沒有會所裏所供給的三明治和啤酒之類，恐怕也要和我們一樣餓肚子了。這些點心啤酒，就是安柏爾慷慨供給的。

在這些 (Bohemians) 之中，有一個波蘭人名叫米羅斯基 (Miroski)。年約四十五歲，一頭紅色鬚髮，一臉紅鬚，銳敏的碧綠眼睛。他總是坐在屋角裏，抽着煙，用一種微帶嘲諷的笑臉，望着這些 Bohemians 的豪興。但是在這幾天跳舞給他們看的這一羣之中，只有他一個人真正能懂得我的理想和工作。他也是一個窮光蛋，不過他常常請我和母親到小館子裏去吃飯，或是帶我們乘電梯到鄉下去，在森林裏吃飯。他對於秋金草，有一種狂熱。他每次來看我們的時候，總是拿着一大把秋金草花，因此我每次看到秋金草的金紅的花朵，總是聯想到米羅斯基的紅頭髮和紅鬚。

他是一個很古怪的人，詩人而兼畫家，在支加哥做一點生意以糊口。然而他那種會做生意，結果還不是在那裏餓個半死。

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姑娘，年紀太輕，對於他的悲哀或愛情還不能了解。我想在現代這種賣野人頭的時代，恐怕沒有人會理解。那時的美國人是如何的天真而無知。我那時對於人生的觀念，也純粹是一種情感的，浪漫的。我那時對於肉體的愛還沒有經驗過，接觸過。所以許久之後，我才發覺了米羅斯基因而引起的狂熱的愛情。這個四十五歲左右的男子竟和我那樣的天真無知的小姑娘發瘋似地熱愛着了。真是我母親對於此事還是毫無所知，所以我們常在一起，不加干涉。密切的調情以及森林的散步，在心理上起了一種反應。最後，他禁不住那種衝動便和我接吻，並要求我和他結婚。我當時也相信這是我一生中一次偉大的戀愛。夏季慢慢地過去了，我們也囊空如洗了。我想在支加哥是無法可想的了，非到紐約去不可。但是怎樣去

呢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著名的達利（Augustin Daly）帶着他的劇團，以雷安（Ada Bohan）爲台柱，在城裏表演。我決意去會見這位大人物，因爲他是最愛藝術最愛有眼光的戲院經理，聞名全美的。我在戲院的後台門前，站了不知多少個下午，多少個黃昏，某個黃昏的夜晚，我被引到了這藝術之王的面前。他是一個很漂亮的人，但是對於生客總是顯出一種格格不入的態度。我有點畏縮，可是還是鼓足勇氣，對他發了一篇長而非常動聽的演詞。

達利對於這個瘦小而奇怪的女孩，居然敢於這樣高傲的對他大發議論，不知如何對付。不過他祇是這樣答覆我：

『好，我在紐約要排演一齣啞劇，裏面有一個演員的位置。十月一號練習的時候，你來報到，如果合式便用你，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愛莎多娜』我答着。

『愛莎多娜，那倒是很好的名字。好吧，愛莎多娜，十月一號我們在紐約再見。』他說。

喜出望外，便趕忙奔回家去告訴母親。

我說：『媽媽，到底有人賞識我了。頂頂大名的達利先生請了我了。十月一號以前我們必須到紐約。』

『很好。』母親說，『但是我們那裏去想法火車票呢？』

這倒是一個問題。當時我又出了一個妙計。我發了如下一個電報，給我舊金山的一個朋友：『榮受達利敦聘，十月一號去紐約。電匯旅費百元。』

目的居然達到了。錢匯到了。而同時我的姐姐伊麗沙白和哥哥亞古司丁看見了我的電報，以爲我一定發了財了，跟着來了。

米羅斯基聽到了我要離開他的消息，悲痛異常。但是我們發誓永久相愛，並且勸勉他說，如果我在紐約發了財，我們結婚問題便解決了。

第四章

我對於紐約的第一個印象，是覺得牠比芝加哥更爲美麗，更爲藝術化。此外，我所歡喜者是我又到了海濱。住在內地的城市裏，簡直要窒息死的。

到達紐約之後，我們在六馬路相近的一條小街的一個公寓裏住下了。住在這客棧裏的人，都是奇形怪狀的人，他們也和那些 *Bohemians* 一樣，似乎只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是付不出房租的，他們住在那裏，隨時都有被驅逐的可能。

一天早晨，我到達利的戲院的後台去報到。這次，我又被人領進去見這位大人物。我想再把我的見解，解釋給他聽，但是他似乎太忙，沒有心緒聽我。

『我們從巴黎請了一位啞劇的名角貞美女士 (*Jane May*)。假使你能演啞劇，你可以充一個角色。』他說。

啞劇在我看來，簡直不能稱爲是一種藝術的。動作是情感的表现，與語言沒有關係；而啞劇以動作代表語言，所以啞劇既不是跳舞者的藝術，也不是演劇者的藝術，而是兩者之間的一種尷尬玩意兒。但是我那時毫無辦法，只能加入。我把劇本帶回家來加以研究，只覺得毫無意義，完全不合我的志願和理想。

在練習時間，我拿不到錢。終於被公寓趕出來，在第一百八十條街上租兩間空無所有的房間。我沒有錢坐車子，從家裏到第二十九條街的達利的戲院，非跑路不可，常常在泥裏跑，在石路上滑，或是走木堆，目的是抄近路。沒有錢吃午飯，午飯時候便躲在包箱裏睡覺休息，下午再空着肚子練習。在正式上演之前，這樣地練習了六個星期，開演了一星期之後，才領到薪水。

這劇團在紐約演了三個星期，便到外埠去。我的薪水是每星期十五元，自己用一半，寄一半給母親，讓她

也好生活。我們到了一站下車來，我不去住旅館，只是提着衣包東跑西跑去找尋廉價的公寓。我的生活費的限度是五角錢一天，一切都在內；所以要找到那樣的公寓，有時我要走許多里的路。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了，卻遇到了古怪的同居。我記得有一處地方房間沒有鑰匙，裏面的客人都是酒鬼，常想闖進我的房間來。我非常害怕，把笨重的衣櫃拖過來，堆在門口，作爲防禦，便是如此。我還是不敢熟睡，坐着防守到天亮，要比劇團的遊行表演生活，更爲痛苦難受的，實在想像不出來了。

我帶着幾本書，一空下來便看書。每天寫一封長信給米羅斯基；信中所寫的，恐怕還沒有描盡我痛苦之萬一。

這樣旅行了兩個月之後，啞劇團仍回紐約。這次的大舉，使達利在經濟上受了極大損失，貞美仍回巴黎了。

我怎麼辦呢！我再去見達利先生，想引起他對於我的跳舞藝術的興趣。但是他彷彿是聾子一般。無論我有什麼供獻，只是漠然不動。

『我現在預備組織一個劇團出去表演仲夏夜之夢』他說，『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仙女一場裏跳舞。』我認爲跳舞只是在表演人的感覺與情緒。我對於仙女，毫不感到興趣，不過我答允了。並且提議在台但尼亞和阿伯倫 (Titania and Oberon) 上臺之前，森林的一幕中，配着曼德森的薛爾佐 (Scherez) 跳舞。

仲夏夜之夢開演了，我穿了一件貼金白色長袍，安上兩只輕金屬製的發光的翅膀，我很反對這翅膀，因爲在我看來覺得很難看。我試着對達利先生講，沒有這兩只翅膀我也能把翅膀表現出來，但是他堅持不應。第一天晚上，我單獨一人在臺上跳舞。我高興極了。終究在一個大的舞臺上，在許多觀眾的前面，能够單獨一人跳舞。於是我跳了，跳得很好，觀衆同聲鼓掌贊美。我回到後臺去的時候，滿想達利先生一定很高興，會向我道賀，不料他反而大發雷霆。『這不是音樂劇！』他大聲呼斥我，不管觀衆讚成不讚成這種跳舞，等到第二天晚上我跳舞的時候，我發覺所有的燈都關了。以後我每次在仲夏夜之夢一個戲裏跳舞時候，總是在黑暗之

中跳的臺上看不見什麼，祇有一點白色的東西在飄翔。

在紐約表演了兩星期之後，仲夏夜之夢又上旅途了，而我又去奔波旅程和尋找公寓。唯可以安慰者，就是我的薪金加到二十五元一星期了。

這樣子過了一年。

在旅行表演仲夏夜之夢的時候，一天我們又到了支加哥。我重又會見了我那意想中的未婚夫，覺得歡喜非常。剛巧又是夏天，凡是沒有練習的日子，總是和他到森林裏去，作長久的散步，於是我更了解了米羅斯基的智慧。二三個星期之後，我動身回紐約去，我們約定好他不久也到紐約來，我們便結婚。這事情給我哥哥知道了，幸而急忙爲我調查，發覺他在倫敦已經有了妻子，我母親大爲震怒，堅持着要我和他分離。

第五章

現在我們全家都住在紐約。我們租到了一間連浴室的畫室，爲了便於跳舞起見，我想不置備傢具，只買了五個彈簧墊子。我們把室的四邊都掛上簾幕，白天就把墊子放在一邊，晚上都睡在墊子上，合蓋一條被。在這個畫室裏，伊麗沙白開辦了一個學校，像在舊金山一樣，而亞古司丁加入了一個劇團，不常在家。他旅行表演的時候居多，雷曼嘗試從事新聞事業，爲節省開支起見，又把畫室論鐘點轉租給教演說、音樂或唱歌的先生。但是房間祇有一間，出租時間全家就必須出外散步，我還記得下雪天在中央公園雪地奔走取暖時的那種情況。

此時達利計劃組織一班唱歌隊，他要我加入一種四部合唱，但是我生平從未唱過歌！其餘的三個常嫌我破壞他們的聲調，所以我常常張着口幽閒地站着做南郭先生。母親卻常說，真是難得，其餘幾個人唱歌時總是滿臉怪相，而我卻始終保持我那可愛的面容。

這次歌唱隊的愚舉，是我與達利的關係的最後的一着。我記得有一天他走過已經熄了燈的戲臺，發見我睡在一個包箱的地上哭泣。他蹲下來問我爲什麼哭，我就老實告訴他我對於他戲院裏的種種無聊的舉動，實在忍耐不下去了。他說他和我一樣並不喜歡這個歌唱隊，但是他不能不在生意上着想。於是他要安慰我一番，把手放在我背後的腰部，但是這種態度只使我愈加憤怒。

我說：『我有天才，而你不能用我，那末，要我在這裏幹什麼呢？』
達利聽了好像很吃驚的樣子，向我望了一眼，說一聲『哼！』便走開了。

這便是我與達利最後一次的見面，因爲幾天之後，我鼓足勇氣，向他遞了辭呈了。這樣，我對於演劇生活，發生了厭惡，做一樣的姿勢，一樣的言語，一遍又一遍，一晚又一晚地重複着，還有那戲院裏的那種輕狂生活，

人生觀，以及一切無意義的談論，都使我厭惡不堪。

我脫離了達利，回到加列基大廳（Carnegie Hall）的畫室裏，我餘錢不多，但是我仍舊穿上我的白紗舞衣，母親替我奏樂，白天既不能多用屋子，我那可憐的母親常常替我奏到天明。

此時，我很爲奈文（Ethelbert Nevin）的音樂所吸引。我根據了他的娜西色斯（Narcissus）阿非利亞（Ophelia）水仙（Water nymphs）等樂曲編製跳舞。有一天，我正在畫室裏練習，門忽然開了，一個青年張開了一雙大眼，怒髮衝冠地闖進來。他雖然還年青，彷彿已經沾了以後致他致命的那個可怕的疾病，他衝到我面前來，大聲喊着：

『我聽到你配着我的音樂在跳舞，我不准，我不准！這不是跳舞音樂，是純音樂，不准用來跳舞。』我牽着他的手，叫他安坐在椅子裏。

我說：『請坐着，我用你的音樂來跳舞，假使你不喜歡，我誓不再跳好了。』

於是我跳娜西色斯給他看，我在他的樂曲裏，感到那樣的想像，青年娜西色斯站在溪旁，對於自憐，終於和自己的影子戀愛了，結果是他惘然而去，化成了一朵睡蓮花。我這樣跳給奈文看，在餘音還在裊裊的時候，他已經從椅子裏跳起來，衝到我面前抱住我，兩眼含着滿眶熱淚，凝視着我。

『你是一個安琪兒，你是一個女神，』他說，『你所跳的一切動作，就是我創製樂譜時所想像到的。』

接着，我又跳阿非利亞水仙給他看，他愈看愈興奮，最後，他起身坐在鋼琴旁，當場爲我製曲，爲我編了一個名叫「春天」的舞曲。這個舞曲他雖然爲我彈了好幾次，可是終究沒有寫下來，我至今認爲遺憾。自此以後，奈文差不多完全着了迷了，他提議我們兩人在加列基大廳的小音樂室裏舉行一次聯合演奏會。他親自爲我彈琴。

奈文親自籌備這次演奏會，租會場，佈置等事宜全由他安排。每晚還來和我練習。我總覺得奈文有成爲偉大的作曲家的可能。他也許可以成爲美國的蕭班（Chopin），可是他在那種殘酷的環境裏，要爲身心的安

定而艱苦掙扎，這也許就是他癡狂以死的原因。

第一次的演奏會，獲得了大大的成功，以後又連開了幾次，在紐約頗爲轟動一時。假使那時我們會做生意，乘機組織一個歌劇團，我們已經早已成名了。可惜我們太老實了。

幾次演奏會的聽衆裏邊，有許多是社會上的名門貴媛，我的成功，使我有被請到紐約的各家客廳裏去表演的機會。那時我把菲茲格拉 (Fitz Gerald) 所譯的渥默卡揚 (Omar Khay Yam) 的全詩編成一種跳舞。有時我一邊跳舞，亞古司丁一邊朗誦，有時由我姐姐伊麗沙白讀。

夏季到了，愛斯特夫人請我到她的紐坡特的別墅裏去跳舞。母親伊麗沙白和我同去，紐坡特是那時最時髦的避暑聖地。愛斯特夫人之在美國，等於美國皇后之在英國，其受人敬畏，竟是有過之無不及。但是在我看來，她很是和靄可親，她把草地佈置起來作爲我跳舞的地方。那些看客，都是紐坡特數一數二的人物。其後我們又在紐坡特其他的別墅跳了許多舞，但是這些名媛們很精明，我們所受到的報酬連我們的旅費和伙食都不夠開支。此外，她們雖然很看重我的跳舞，覺得很好玩，可是她們對於我的努力，一點也不了解，因此，大體講來，我們這次紐坡特的旅行，還是使我們失望。

正像加利福尼亞的生活之不合我意，我開始產生一種要追尋比紐約的環境更爲愉快的一個地方的願望。我就夢想着倫敦，和在那裏所能遇到的文人畫家，如喬治麥拉地 (George Meredith)、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瓦次 (Watts)、斯溫奔 (Swinburne)、柏恩鐘斯 (Burne Jones)、惠斯勒 (Whistler) 等。這些都是些有魔力的名字。老實說，從我在紐約所得到的經驗看來，簡直沒有人對於我的思想有一種有力的同情和幫助。

同時，伊麗沙白的學校漸漸發達，我們便由加列基廳搬到溫得舍旅館地層的兩間大房裏。那兩間大房的房租是九十元一星期，不久我們便覺得我們由教學所得，不足以付房租及其他開支。我們外表好像很成功，但事實上我們銀行往來總是短欠。溫得舍是一個很陰暗的旅館，我們住在那裏很少興趣，並且開支浩大，

頗難支持，有一天晚上，姐姐和我正在對賬單發愁的時候，我忽然高聲嘆息着說：『唯一能救我們的辦法，就是要這個旅館被火燒。』四層樓上有一個很有錢的老太太，各房裏放滿了古玩圖畫。她有一種習慣，就是每早準八時下樓到飯廳來吃早飯。我們計劃好了，第二天早晨我去見她，向她借債，第二早我就照做，但是那個老太太當時心緒不佳，拒絕借款，掉頭埋怨咖啡太壞。

『我在這旅館裏住了許多年了，』她說，『如果他們不給我好一點的咖啡，我就要走了。』的確，她是要離開那旅館，因為那天下午旅館果然起了大火，她燒得枯焦了。伊麗沙白以鎮靜的態度，勇敢地救出了他一班學生，叫她們排成一行，手牽手地逃出屋子。但是我們的所有，一點也救不出來，全部喪失無遺，連我們一些可貴的傳家像片也同歸於盡。我們便到同一條街上的柏金漢旅館樓上一間房裏暫避，數天之後，我們又和初來紐約時一樣，便是分文無有。我說：『這是命該如此，我們非到倫敦去不可。』

第六章

我們所遭遇的種種的不幸，使我們在紐約擱淺了，這時是春末夏初，便在這個時候我到倫敦去的計劃開始醞釀起來。溫得舍旅館火燒之後，我們的行李盡遭焚如，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我在達利那裏的胡混在紐坡特以及『紐約之四百』（The New York Four-Hundred）跳舞的種種經驗，把我沉入痛苦的幻滅之境地中。我覺得如果我在美國只能得到僅此的反應，那麼，再去敲打這樣緊閉的門，在這樣冷酷的觀眾前去獻技，實在是枉然的事。我的最大的願望是想到倫敦去。

現在我們的家庭，祇剩四個人了。亞古司丁當他在一個小規模的旅行劇團裏表演羅米歐的時候，與一個飾朱麗叶的十六歲姑娘發生了戀愛，有一天他回家來，宣布他已經結婚了，大家以為這件事是叛逆行為。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至今尚不明瞭，母親竟至大發雷霆。她當時的行動，正和我上面敘述過的父親第一次來探我們時一樣。她走到另外一間房間裏，把門砰然地關上了。伊麗沙白只是默不作聲，而雷曼竟至神經反常。只有我一個人還能對他表示同情的。亞古司丁這時惱怒得臉色發白，我對他說我和他同去看他的妻子。他領我到在一條橫街的一所陰暗的公寓裏，爬了五只樓梯才到朱麗叶的房間。她很美，但是身體纖弱有病。他們祕密告訴我，他們不久便要抱兒子了。

所以我們到倫敦去的計劃中，亞古司丁勢必不算在內。全家對於他視同陌路，認爲沒有資格共同追求那偉大的前程。

在夏季之初，我們又住在一間空無長物的畫室裏，爲經濟所困。我當時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想到那些我曾經在他們的客廳裏跳過舞的有錢的太太們那裏去求借到倫敦去的款項。首先我是去看住在第五十九條街的一個太太。她住在一所宮殿式的大廈裏，面對着中央公園。我把溫得舍旅館被焚的事如何我們的所

有物都同歸於盡，以及在紐約得不到人家的賞識，想到倫敦去另找出路的決心告訴她。

最後她移步到寫字台邊，拿起筆，寫了一張支票。她把支票摺着遞給我。我含着滿眶熱淚向她告別，溜出了屋子。但是，天我到五馬路的時候，發覺支票上只有五十塊錢。這筆款子不敷我們全家到倫敦去的旅費。

我再到另一個百萬富翁的太太家裏去試試。她住在五馬路的盡頭，我從第五十九條街，到她的宮殿裏，走了五十條馬路。這個老婦人接待我更爲冷淡，她竟拒絕了我的請求。她解釋如果我學的是戲劇歌舞，她當能另眼相待，而且她認識一個戲劇歌舞家已經發了大財了！我爲炎威所逼，險些兒暈倒了。那時是下午四點鐘，我還沒有吃午飯。這樣一來，這位太太似乎着急起來了。她按鈴叫了一個魁梧的管家來，吩咐他拿一杯可和幾塊土司來給我吃。我的眼淚流到可和土司上，但是我還是苦苦的說明我非到倫敦去不可的苦衷。我說：『假使我有一天我成了名，這是你認識了美國藝術家的功勞。』

最後，這個擁有六千萬家產的財主，也給了我一張支票——又是五十大大元！但是她還加上一句：『你有了錢的時候，還是要歸還給我的。』

我始終沒有歸還她，寧願去送給窮苦的人。

這樣，我拜訪了紐約許多財主的太太們，結果是一天我們借到了作爲往倫敦的旅費的三百元一筆巨款。如果我們到倫敦後還想餘下一點錢，這筆款子還不够我們坐普通船的二等艙。

還是雷曼想出來的好主意，到各碼頭去探聽，終於找到了一只往嚇爾(Hull)去的運牛船。這個船主被雷曼的苦訴所感動，竟允許把我們作爲客人，雖然這是違反船上的章程的。一天早晨，我們只帶了幾個提包上船起程，因爲我們的箱子都在旅館裏燒光了。我想雷曼後來所以成爲一個素食者，便是這次旅行的影響，因爲我們目睹着幾百只可憐的牛關在籠裏，由美國西部平原地帶運往倫敦，日夜彼此用角相抵觸，悽慘地哀號。

後來我坐着大郵船很講究的艙房的時候，總是回想到當日坐牛船那次旅程的苦况；而同時想到我們

放肆的歡樂和高興，如果總是在這種繁華的境界裏，恐怕我們要得神經衰弱病呢。我們這次在牛船上的唯一的營養品便是醃牛肉和茶，味同嚼草，牀是硬的，艙房是小的，食物是少的，可是我們在到嚇爾的這兩星期的旅程中，還是很覺快樂。我們乘坐這樣的船，不好意思用自己的真姓名，於是我們就借用外祖母的姓——亞哥爾曼 (Ogerman)，我自己叫瑪琪亞哥爾曼。

我們第一個同伴，是一個愛爾蘭人，我常常和他在月夜談心。他常常對我說：『瑪琪，如果你肯答應的話，我的確可以做你的一個好丈夫。』船主也是一個很好的人，有時晚上他拿一瓶威士忌來，大家暢飲。總之，船上生活雖艱苦，過得還算痛快的，只有籠裏的那些可憐的牛的號叫，使我們覺得難過。我不知他們現在運牛，是否還是探那種野蠻的方法。

在一個五月的早晨，西哥爾曼全家便在嚇爾上岸，坐上火車，數小時之後，鄧肯全家到達倫敦了。我記得我們憑了太晤士報的廣告，在凱旋門 (Marble Arch) 附近找到了一個客棧，初到倫敦的幾天，專門坐着公共汽車到處跑，對於四周的事物驚奇目眩，完全忘卻了我們的經濟是如何地拮据。我們到處的遊覽，連着好幾小時地在威士敏士達寺 (Westminster Abbey) 大英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南甘新登博物院 (South Kensington) 倫敦塔 邱氏花園 雷基曼公園 漢蒲登宮庭等處遊玩。回到客棧之後，覺得既興奮又疲勞，真好像有住在美國的父親會錢來的遊客們一樣。直到數星期之後，房東太太板着臉向我們討帳的時候，才把我們遊歷的美夢驚醒了。

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國立藝術陳列館聽了一篇關於卡雷基阿的『維納斯和亞多尼斯』的極好聽的講演之後，回來看見我們的房門緊閉着了，那些小包祇鎖在裏面，而我們祇能立在門外了。把我們各人口袋檢點一遍之後，發見總共所有，不到六個先令了。於是我們回向凱旋門和甘新登花園，坐在一張櫛子上，考慮第二步辦法。

第七章

假使我們自己的生活，能攝製成活動電影而加以觀照，我們大概要驚異得喊起來了吧，『難道我會這碌的麼？』我記得我們四人那時在倫敦街上的遊蕩生活，正好像狄更斯想像中的人物，到現在想來很難相信這是實有的事。我們年青人能經過這樣痛苦而歡樂如常，並不算是希奇的事，但是我那可憐的母親，一生中已經經過了這許多艱難困苦，年紀也已不能算輕，而也認爲當然，現在回想起來，彷彿很難置信。

我們在倫敦的街上遊蕩着，身無分文，舉目無親，夜間無歇宿之所。我們試了兩三個旅館，但是都因我們身無長物，堅持着必須先付房金。我也試了兩三個公寓，而那些房東太太，也是一樣的硬心腸。最後，我們只能歸宿到格林公園的板凳上去，然而即使如此，也有高大的警察來把我們趕走。

這樣的情形，繼續至三日夜之久。我們藉着一便士的小餅子過，不過雅興還是不衰，終日在英國博物館裏混時間。我記得我在那裏讀着溫克曼（Winckelmann）的雅典遊記的英譯本，竟把我們自己的境况置之腦後，有時哭泣，並不是悲痛自己的不幸，而是悼惜溫克曼壯遊歸來後的悲慘的暴卒。

但是到了第四天天亮來的時候，我決意必須另想辦法了。我叫母親、雷曼和伊麗沙白跟着我，不要說話。我們儼乎其然地踏進了倫敦一個最講究的旅館。值夜門房正在睡眼朦朧的時候，我說我們剛坐夜車來，行李在從利物浦運來，暫時給我們開兩間房間。我叫把早飯開來，有咖啡、麥餅，以及其他美國的精緻食品。

那天我們都睡在富麗的牀上。還不時打電話給門房埋怨行李怎麼還未到。

我說：『我們不換衣服是不能走出去的，』所以那天晚上我們在房間裏吃夜飯。

第二天黎明時候，預計這個詭計已經到達限度了，我們就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地走出去，不過這一次沒有把門房叫醒。

走到街上之後，我們覺得精神煥發，又可以準備着來對付這個世界了。那天早晨我們蕩到加爾西，坐在一個老禮拜堂的墳墓旁邊，偶然看見地上一張報紙。我把牠拾了起來，忽然看見有一節載着某夫人格羅斯芬納方場的住宅裏大宴賓客，這位夫人正是我在紐約時在她家裏跳過舞的，我突然靈機一動，計上心來。

『你們等着，』我對他們說。

午飯之後，我一個人找到了格羅斯芬納，這位夫人恰巧在家，她很客氣地接待我。我對她說我到倫敦來，在各大家的客廳裏跳舞。

『我星期五晚上宴客正需要』她說，『宴後你願意來一獻身手麼？』

我答應了，不經意地提到一聲：爲了便於準備起見，最好能先支一點款子。她很慷慨，立即開了一張十金鎊的支票給我。我奔回加爾西的墓地來，看見雷曼正在發揮柏拉圖的靈魂學說的大議論。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羅斯芬納方場的某夫人家裏去跳舞，說不定皇太子也在那裏的！我們的運道來了。』我把那張支票給她們看。

然後雷曼說：『我們必得用這筆錢去租一間畫室，預付一個月房租，因爲我們決不再願意受這些卑鄙下賤的女房東的氣了。』

付了房租，把餘下來的錢去買了一些罐頭食物，以備將來之需，我又在自由公司買了幾碼紗，以備星期五晚上在某夫人家跳舞之用。那晚跳雷文的娜西色斯，現得稍許年紀。又跳了一節雷文的阿非利亞。我聽見在坐的人耳語着說：『那個女孩子怎麼會有那樣悲哀的表情』在將完的時候，我又跳了曼德爾孫的春歌。客人對於我穿着拖鞋，赤着腳，披着薄紗跳舞並無批評，這正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典型態度。不過英國客氣得太過分了，他們對於我的跳舞，不過這樣說：『多麼美麗，』『好玩極了，』『謝謝你，』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如是而已。

不過這一晚以後，我接了許多請帖，請我到許多有聲望的家裏去跳舞。間或有一天我在英王面前跳舞，

或者在羅德夫人的花園裏跳舞，但是下一天還是餓肚子，因為雖然有時有報酬，可是還是白跳的時候多，那些主人常這樣說：『今天你在某公爵夫人前跳舞，或某伯爵夫人前跳舞，有這些有名門貴顯的夫人們看你跳舞，你快在倫敦享盛名了。』

我記得有一天，我爲了某種慈善事業募捐跳了四個鐘頭舞，所得的報酬，只是一個有爵位的夫人親手替我倒茶，以楊梅敬我，但是因爲我有好幾天沒有吃足以飽肚的食物了，吃着那些楊梅牛油，反使我覺得難過。同時，另一位夫人提着一個裝滿了金鎊的錢袋對我說：『你看你替我們的盲女院籌了這麼大的一筆款子！』

母親和我都太懦弱了，不願把他們的殘忍舉動老實說出來；反而忍苦節食，省下錢來添置衣服撐場面。

在我們離開紐約之前，已經有一年沒有看見米羅斯基了。剛在這時，一天，我接得支加哥一個朋友來的信，告訴我他投軍加入西班牙戰爭，出發到佛拉利多，在那裏他得了傷寒症，就此死了。這封信使我大爲震驚，不相信這消息是確實的。一天下午，我跑到古柏學會去找舊報紙，在用小體字排着的無數死亡者的名單中，發見他的名字果然也是其中之一。

那封信中，也告訴了我米羅斯基在倫敦的妻子的名字和住址，所以有一天我叫了一輛馬車，出發去找尋米羅夫人。她的住址離城很遠，在漢麥史密斯附近。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擺脫美國清教徒思想的影響，所以很怪米羅斯基在倫敦有着妻子而從未對我提起過。我這次的訪問計劃，也沒有向人宣佈。我把地址告訴了馬夫，趕了不知多少路，差不多是倫敦的鄉下了。最後到了目的地，我下車按鈴。一個異常頹傷的倫敦女僕來開門，我說要見麥太太，便被引導到一間物件堆積得很多的客室裏。

我聽見樓上有踏腳的聲音，一個尖銳而清漸的聲音喊着：『喂，女孩們，注意秩序，注意秩序。』原來是一個學校。我當時的感覺是一種懼怕與一種嫉妬的混合，雖然米羅斯基已經死了。正當此時，進來了一位我一

生中所見到的最矮小的女子，身不滿四呎，瘦得站不住的樣子，有閃耀的灰色眼珠，稀朗的灰色頭髮，白色小面孔，閉得緊緊的蒼白色嘴唇。

她的招呼並不親熱。我想向她解釋我是什麼人。

她說：『我知道，你就是愛莎多娜。伊凡寫來的信裏常常提起你的。』

『我很抱歉，』我支支吾吾地說，『他對我從沒有說起過你。』

『當然不會的，』她說，『不過我本來想要到他那裏去的，而現在——他死了。』

她說這句話時的聲音很淒然，我忍不住哭了。她也哭了。這樣一來，我們兩人彷彿是朋友了。

她領我到她的房間裏去，房裏的牆上掛滿了伊凡的像片。有幾張是他年青時的像——異常的美麗而有神氣的面貌，有一張是最近寄來的，穿着軍服，這一張她用黑綢圍着像框的四周。她然後把他們已往的生活講給我聽，他如何到美國去想弄錢，不過錢不夠兩個人一同去。

『我本來是想到他那裏去的，』她說，『他常常寫信來說：不久我就會有錢了，那時你可以來了。』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了，她仍是當一個女子小學的教員，她的頭髮漸漸斑白了，而伊凡還沒把她到美國去的錢寄來。

我把這位有耐心的小老太太的命運——因為在我看來她已是很老的了——與我自己的勇往直前的經歷相較，我實在不能了解。她既是伊凡的妻子，如果她有決心，爲什麼不到他那裏去呢？便是坐着下等艙，也何嘗不可以。我始終不懂：一個人想做一件事，爲什麼不直截爽快地去做。我一發心，便不肯遲疑遷延。這有時也常使我受苦遭難，不過我至少可以得到一種爲所欲爲的滿足。這位有耐心的小老太太，怎麼會一年一年地等着她的丈夫來請而不去呢。

我坐在她的房裏，四周圍着伊凡的照相；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滔滔不絕的講着關於他的往事，直到後來，我發見天在黑下去了。

她要我答應再去看她，我說她該來看看我們，不過她說她一刻空工夫都沒有，因為她必須從早工作到深夜，教書，改學生的卷子。

我把馬車回掉了，坐着公共汽車的上層回家來。我記得我一路爲着伊凡和他的可憐的小太太的命運哭泣，而同時我卻起了一種奇怪的高傲的感覺，對於那些失敗的人以及虛度歲月，等候命運支配的人，有一種鄙夷之心，這便是年春的殘忍。

直到那時我總是把伊凡的照相和信札安在枕下睡的，但是從那天起，我便把牠們安放在箱子中的一個封好的包裹裏了。

出人意料，有一天晚上小米太太來了，要請我吃飯。她很興奮，這次的訪問，在她是一次大大的冒險舉動。吃飯時她甚至還叫了一瓶柏干地酒。她叫我告訴她伊凡在支加哥時是個什麼樣子，說些什麼話。我便告訴她他如何愛在樹林裏採摘秋金花；我如何見一天陽光映照在他的紅髮上，他的手裏挾着一束秋金花；以及我如何見了秋金花便聯想到他。她哭泣着，我也流了不少眼淚。我們又喝了一瓶柏干地酒，貪婪地沉浸在過去的回憶裏。然後她才辭別了我，曲曲灣灣地換坐了許多汽車回家去。

有一天溫和的晚秋天氣的晚上，我和雷曼正在花園裏跳舞，忽然有一個長得美麗極了的戴大黑帽的女子走來說：『你們這班人是從地上那裏來的？』

『不是地上來的，』我回答說，『是從月亮裏來的。』

『好，』她說，『不管你們是地上或天上來的，你們總是很有趣的；你們願意到我家來看我麼？』我們跟着她到甘新登方場地那極可愛的家裏，她那裏有柏恩鐘斯羅塞梯（Rossetti）馬利斯（William Morris）等名畫家所繪的她的肖像。

她便是康柏爾夫人（Mrs. Patrick Campbell），她坐在鋼琴旁彈琴，唱英國的古歌，誦讀詩歌，最後我跳舞給她看。她實在是美麗極了，有滿頭烏濃的黑髮，大的黑眼珠，乳白色的面孔，仙女似的嗓音。

她使得我們大家都要和她戀愛了，而這次我們與她的會面也的確把我們從沮喪的境地中解救出來。這次也奠定了轉換運氣的時機，因為康夫人表示很喜歡我的跳舞，所以寫了一封把我介紹給溫得漢夫人的信，她告訴我說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便在溫夫人家裏初獻身手的，演着朱麗叶。溫夫人接待我很客氣，在她那裏我第一次受到午後圍爐吃茶點這種英國風味。

一天晚上，溫夫人爲我安排了一次跳舞，地點是在她的客廳裏。到的人差不多全是倫敦的著名藝術家和文人。這一次我遇到了一個人，他在我的生命裏刻着了最深的印像。那時候他大約有五十歲了，他的頭部之美麗，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過。豐滿的額骨下嵌着深邃的眼睛，高貴的鼻子，伶俐的嘴巴。身材高而瘦，上身略向前傾，灰色的頭髮在中間分開，直披到耳邊，有一種非常恬美的臉色。他便是哈爾（Charles Hall），是著名鋼琴家的兒子。真奇怪，那天晚上我所遇到的許多年青人都向我獻殷勤，卻沒有一人能吸引我的注意，實在我連他們之存在也沒有注意到，而對於這位年將五十的男子，反而一見即鍾情了。

他是瑪麗·安得孫年青時候的好朋友。他請我到他的藝室裏去喝茶，把安得孫表演卡利阿蘭勒的維基麗亞時所穿過的長袍給我看，他寶藏着作爲神聖的紀念品。自從這次過從以後，我們的友誼更加深了，我差不多沒有一天下午不到他的藝室裏去的。他告訴我許多關於柏恩鐘斯——他是他的知己朋友；——羅畢梯，馬利斯，及其他拉非利前派的畫家的掌故給我聽。還有非斯勒（Whistler）和但尼孫（Tennyson）他都很熟識，我在他的藝室裏過了許多迷人的時光；後來我對於從前的大畫家的藝術之所以略知一二者，也是因爲與這一位有趣的藝術家交遊的緣故。

那時哈爾是那當供當代畫家展覽作品的現代圖畫陳列館的董事。這是一個很精巧的小型陳列館，中央有一間廳，和一個噴泉，哈爾便想到叫我在那裏舉行一次表演。他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如畫家利其曼，文學家安得烈蘭（Andrew-Lang），作曲家巴利（Sir Hubert Parry）等。他們每個人都允許替我作一次的演講，利其曼講跳舞與繪畫的關係，安得烈蘭講跳舞與希臘神話的關係，巴利講跳舞與音樂的關係，我便在

有一天，他許我穿瑪麗·安得蓀的那件有名的舞衣，我穿着，讓他替我畫了幾張速寫像。一個冬天，便這樣的過去了。

第八章

這樣過着，經濟上總是入不敷出，不過過得總算安靜。然而這種平靜生活，使得雷曼感到不安。於是他一個人到巴黎去，到了春天，他電報雪片似地飛來，叫我們也到巴黎去，所以有一天母親和我便收拾行李過海峽去了。

春去夏來，正是一九〇〇年大博覽會開幕的時期。一天早晨，忽然哈爾到我們所住的藝室裏來了，在我是喜出望外，可是雷曼卻不高興。他是來看博覽會的，自此以後，我便做了他的形影不離的伴侶了。他充任我的嚮導，真是再好再適當也沒有了。我們終日在各個展覽室裏流覽，晚上便在愛佛爾塔晚餐。他待我真客氣，我疲倦了，他便叫我坐在搖椅裏，而我又時常覺得疲倦，因為展覽會的藝術，在我看來，不及我所常去的羅福宮所陳列的藝術好，不過我還是很快樂，因為我喜歡巴黎，喜歡哈爾。

每逢星期日我們坐火車到鄉下去，在凡爾塞的花園裏或是聖日耳曼森林裏遊蕩。我在森林裏跳舞給他看，他爲我速寫肖像。夏天便是這樣地過去了。我那可憐的母親和雷曼是不覺得快樂的。

在一九〇〇年的博覽會裏有一個偉大的印像留在我的腦海裏，便是日本的偉大悲劇跳舞家名叫雅伽的跳舞。每晚我和哈爾都被這位偉大悲劇家的驚人藝術所感奮。

還有一個更大的印像，是我終生不會忘記的，便是羅丹亭（Rodin Pavilion）。是這位偉大雕刻家的全部作品，第一次公開展覽。我最初走進這亭子，立在這個偉大藝術家的作品的前面，真是又驚又喜。那時我還不知道羅丹，所以我覺得好像踏進了一個新的世界。每次我進去看到旁邊一些僮夫俗子說：「他的頭在那裏」或是「他的手臂在那裏」，我便不禁憤然。常常回轉頭去，怒形於色地呼斥他們。我說：「連這一點也不知道，這並不是人體的本身，不過是一種象徵，是人生理想的一種觀念。」

秋天到了，展覽會也快閉幕了。哈爾要回倫敦去，但是在未去之前，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姪子羅佛拉。他臨走時說：『我把愛莎多娜托你照拂。』羅佛拉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精神有些兒頹蕩，不過立即被這個託付給他的美國小姑娘的天真所迷住了。他開始完成我的法國藝術教育，爲我講述哥德式的建築，並且第一次教我欣賞路易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時代的藝術。

羅佛拉成了我們的熟客，有一天，他帶了兩個朋友到我們的藝室裏來，一個美麗少年名叫布尼（Jean-Benoit Beaugnies），一個青年文學家名叫彭尼亞（Andre Beaunier）。羅佛拉頗以與我相熟爲榮，很得意地把我作爲美國一種稀有產物似地介紹給他的朋友。當然我常跳舞給他們看。那時我正在研究蕭班的前奏曲，華爾茲曲馬遮加曲等，我的母親彈得很好，好像男人似的堅強有力，情感豐富，了解深刻，陪我彈好幾個小時之久。這次之後，布尼便慫恿他的母親，便是雕刻家馬塞的夫人，定一個晚上請我去跳舞，給她的朋友看。馬塞夫人家裏的客廳，是巴黎的最藝術化最精美者中之一，我們便在這裏安排練習彈琴的。是一個才能出衆的人，他的手指有似着了魔一樣，我即刻被他吸引住了。

他喊着說：『多快樂啊！真可愛！你這有趣的孩子！』說了便依法國規矩，把我抱在手腕裏，吻我的兩頰。他便是米沙格（Messager），著名的作曲家。

我獻藝的晚上到了。看我跳舞的那些客人，都是又和藹又熱心，我真完全被他們所征服了。他們簡直等不及我跳完，便高聲喊起來：『好，好，真好，可愛的孩子！』第一次跳完的時候，有一個很高大，而有銳敏眼睛的人起來抱着我，說：

『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愛莎多娜，』我回答說。

『你爲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我小的時候他們都叫我多麗姐。』

『啊，多麗姐，你真可愛。』他說着，吻我的眼睛，吻我的臉，吻我的嘴。然後，馬塞夫人便挽着我的手說：『這是大名鼎鼎的沙多 (Sarton) 』

確乎，來到那間客廳裏的，都是巴黎數一數二的人。我臨走的時候，幾乎被鮮花和讚美聲所圍住，而我的三個勇士羅佛拉，布尼，彭尼亞陪我回家去的時候，都是容光煥發，得意非凡。因為他們的這件美國出品，獲得了這樣的成功。

在這三個青年之中，後來和我成爲最要好的朋友，不是那高大和善的羅佛拉，也不是那個漂亮的布尼，而倒是那個略感矮小而臉色蒼白的彭尼亞。他是圓面孔，戴着眼鏡，但是他的心靈啊！我是一個看重頭腦的人，雖然人家不相信，但事實上頭腦的戀愛——這種事例我有不少——與心的戀愛在我是同樣的有味。彭尼亞正在寫他的處女作，比特拉和西門，他每天來看我，這樣，我從他學習到了法國的最好的文學了。

這時我對於法文的講讀兩方，已經學得很好，在漫長的下午與黃昏，彭尼亞總是到我們的藝室裏來大聲誦讀給我聽。他的聲調抑揚頓挫，聞之很是悅耳。他所讀的有莫里哀 (Molière)，福祿貝 (Flaubert)，哥帝哀 (Gautier)，莫泊三等名家作品。梅特林的夢幻劇以及其他當代法國名著，還是我第一次聽到的。

每天下午藝室的門口，總有一個輕輕的敲門聲，這是彭尼亞來了，總是挾着一本新書或雜誌來的。母親不了解我對於這個男子的熱情，認爲不合通常愛人應有的標準，因爲上面我已經說過，他身段矮胖，眼睛細小，這要注重頭腦的人，才會懂得他那雙眼睛，是充滿着聰敏智慧的閃爍，每次當他讀給我聽了兩三個鐘頭之後，我們便坐着公共汽車的上層，到城島去看月下的聖母院。他知道門面上每個雕像的名稱，能把每塊石頭的歷史，講給我聽。然後我們走回家來，有時我覺到彭尼亞的手指加在我的手膀上的怯生生的壓着。星期日我趁火車到馬利 (Marley)去，有一本彭尼亞所寫的書中，就有一段妙寫這森林中的散步情形，我如何在他前面跳着舞往前走，好像一個女仙似地向他笑着招手。

他把他所有的感想和所想寫的作品都向我吐露。他的作品不是銷行很廣的一類，不過相信彭尼亞的

名字必以當時最膾炙人口的作家之一，而永垂不朽。有兩次彭尼亞表現了很熱烈的情感。一次是當王爾德 (Oscar Wilde) 死的時候，他到我這裏來，臉色發白，感傷得顫抖。我對於王爾德的知道得不多，雖然他的作品我曾略讀過一些，他的詩我很愛讀。彭尼亞也把他的一生約略告訴了我一點，不過當我問他王爾德入獄的緣由，他臉紅得直到頭髮根裏，不肯直說。

他握住我的手，只是戰慄，直留到很晚還不去，不住地說：『你是我唯一知心的人。』他走了之後，我覺得彷彿這世界發生了什麼了不得的大災難。不多幾天之後，一天早晨，他慘白了臉色到我這裏來，也不告訴我他所以如此的原因，只是默然不發一言，眼睛注視着前面，臨走的時候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態度如此之嚴肅，以致我疑心他去自殺了，心中一直痛苦不安，直到三天之後，他興高采烈地來了，說他和人決鬥，把他的仇人刺傷了。他這次決鬥的原因，我不得而知。實在，他個人的歷史，我也完全不知。他大概在每天下午五六點鐘來，或是讀書給我聽，或是帶我出去散步，依當時的天氣與我們的興緻而定。有一次我們坐在墨登森林中的空地上，剛好是四條路的交叉點，他把右邊這條路稱為『好運』，左邊稱為『和平』，前面的直路稱為『不朽』。我便問：『我們所坐的這裏是什麼呢？』他低聲回答說：『這是愛情。』『那麼，我願意留在這裏。』我很高興的喊着說。但是他只說：『我們不能留在這裏。』說着便站起來很快的向前面的路走去。

既失望又不懂他的用意，便跟上去高聲喊：『爲什麼呢？你爲什麼要離棄我呢？』但是一路回來，他不發一聲；送我到藝術室的門口，逕自走了。

我們這樣的奇特而熱烈的友誼，維持了一年，後來，有一天，以一時的無知之心，我想把我們的友誼變換一種方式。一天晚上，我設法把母親和雷曼哄到戲院裏去，只剩我一人在家——那天下午我祕密買了一瓶香檳酒。到晚上我安排了一只小桌子上面擺一些鮮花，香檳酒和兩只杯子。我穿一件很薄的舞衣，頭上戴着玫瑰花圈，這樣，好像太綺綵一樣，等着彭尼亞的到來。他來了，彷彿覺得很驚奇，異常不自在——香檳酒差不多碰都不碰。我跳舞給他看，但是他好像心不在焉。最後，他突然走了，說他今晚有許多東西要寫完。我被撇下

了，只剩玫瑰花和香檳酒，我痛哭了一場。

你只要知道那時我既年青，又貌美，便會覺到這次事情的難以解釋的。的確，我自己也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是那時我只能失望地想：『他不愛我。』所以為報復這次的創傷起見，我開始和我那三位朋友中的另一位竭力親熱；便是那個高大、白皙、漂亮的一位，他對於擁抱接吻等之急進，正與彭尼亞之退縮相反。但是這次試驗也終於失敗，因為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奇異樓吃了一餐真正的香檳大餐之後，他帶我到一個旅館裏去，簽名為某某先生與夫人。我那時驚喜得顫抖起來。我到底要知道何謂愛情了。他把我抱在手腕裏，猛力地撫愛我，我的心跳着，每一個神經細胞都沐浴在歡樂裏，我整個的一切沉浸在輕狂的歡樂裏。最後，我終於覺到人生之意義了，我飄飄然了——但是，突然地他跳起來，跪在牀邊，以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喊着說：『啊！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我險些兒犯了大罪——不，你一定要保持純潔的，趕快穿起衣服來。』

他對於我的飲泣，視同不聽見，把外衣在我身上一披，急忙叫我上馬車——一路回家的時候，他自己發着呢，其態度之野蠻，使我非常害怕。

我自己問自己，他要犯什麼罪呢？我覺得頭目暈眩，神經錯亂，一到藝室門口，我竟頹傷得不能自持。我那個年青漂亮朋友，以後便不再來了。他不久離法國本部到屬地去了。許多年之後，我又碰見他的時候，他還是問我：『你饒恕了我嗎？』我說：『饒恕什麼呢？——』

這便是在奇異的愛情領域的邊界上，所經歷的第一次冒險，這一個奇異的領域，想進去了好久了，但我在愛人身上好像能產生一種宗教性的威嚇的影響，以致許多年來都拒絕我進入這個領域去——這一次最後的打擊，在我的情感生活上發生一種堅強的影響，把我的力量轉向藝術去；給了我愛情所不肯給我的快樂。

第九章

雖然我的跳舞，漸爲一班知名之士所了解所賞識，我們的經濟情形，還是拮据萬分。常常憂慮到房租之不能交付，爐中常常無煤，所以只能做冷。雖然在這種艱難困苦之中，我記得還能夠獨自一人在寒冷空洞的藝室中，站立數小時等待靈感之激發，而以動作表現出來。最後，我正這樣地站着，有一位服裝華麗，身上穿着貴重的皮領大衣的紳士走進來，手上戴着金鋼鑽戒子。他說：

『我是從柏林來的。我們聽見了你那種赤腳的跳舞。』（讀者可以想像，對我的跳舞用這樣的形容詞，我之震驚可想而知。）『我是從那裏的一個最大的音樂廳來的，想立即請你到那邊去。』

說着他擦擦手，笑容滿面，彷彿他是帶了出乎意外的佳運來給我似的，可是我卻退縮到殼裏，好像一個受了傷的蝸牛一樣，冷冷地回答說：『啊，謝謝你。我是不肯把我的藝術送到音樂廳裏去的。』

『但是你沒有知道，』他高聲說，『最偉大的藝術家都在我們的廳裏表演的，而且報酬很豐呢。我預備允許你每晚五百個馬克。以後還可以增加。我要把你榮耀地介紹給觀衆：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赤足跳舞家。那你當然是會接受的了！』

『萬萬不能，萬萬不能，』我重複着說，幾乎要發怒了。『任何條件都不接受。』

『但是這是做不到的。你不能拒絕我的請求。我合同也預備好了。』

我說：『不能，我的藝術不是爲音樂廳的。也許我將來會到柏林來，希望配着你們那一等音樂隊跳舞，那是要在音樂院裏，不是你那種玩魔術馬戲的音樂廳裏。天啊，真可怕！不行，無論如何我不接受。我們再會吧。』

這位德國的娛樂場經理，看看我們四週的境況和襤褸的樣子，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所聽到的。是真的話。他第二天又來，再下一天又來。最後，他允許每晚一千馬克，期限可以延長至一個月。那時他發怒了，稱我爲

「藝姑娘，」最後我也對他大聲吼着說：「我到歐洲來，是想藉跳舞以引起一種偉大的宗教的復興，藉動作的表現，以發揚人體之美與聖潔，而不是爲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的資階級飯後娛樂的。」

「請你走吧！」

「每晚一千個馬克，你還不接受嗎？」他喘着氣說。

「我一定不接受，」我很莊嚴的回答說，「就是一萬，十萬，也不接受。我所找尋的東西，不是你能懂得的。」他臨走的時候，我還加上了這幾句話：「不久我要到柏林來。我要來跳舞給哥德和凡格納的同胞看，但是要在不糟蹋我的藝術的那種地方跳。而我所得的報酬，恐怕還不止一千馬克。」

我的預言到後來是實現的，因爲三年之後我在克老兒的歌劇院裏配着柏林的一等音樂隊獻藝，戲院裏舊座所得，在二萬五千馬克以上，承這位經理先生的不棄，送了許多花來恭賀我。他認了他的錯處，客氣地對我說：「小姐，你的話是不錯的，請吻我的手吧。」

但是暫時我們還是爲經濟困難。無論是王子的賞識，或是聲名的雀起，沒有給我們以豐足的衣食。那時有一個身材短小的女子，常到我們的藝室來。她好像一個埃及的公主，說是從美國落磯山的西邊的某省來的。她的祖先曾做過一樁久長而出名事業，在本省有相當的聲譽。她唱歌的聲音，像一個仙女。我常常注意到每天清晨有紫羅蘭色的小信紙從門檻底下塞進來，接着雷曼便悄悄的不見了。我知道他平時沒有在早飯前散步的習慣，我把這兩件事連貫起來，便得到了我的結論。後來，有一天雷曼向我們宣佈說，他受了一個音樂隊的聘請，要旅行到美國去。

於是，我們母女二人便被遺棄在巴黎了。而母親得了病。於是我們便搬到麻格利街的一家小旅館裏，讓她能舒服地睡在牀上，不像在藝室裏以地睡在地板上吹冷風，也能按時吃飯，因爲我們受到了一些津貼。

此時我在那裏見到一對夫妻，他們是很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的。女的面貌驚人，年紀大約三十歲，大眼睛——我所見到過的人中間的最奇特者——溫柔，深沉，斌媚，有吸引性的眼睛，充滿着火似的熱情，同時又

有紐芬蘭的大大那樣馴服謙卑的特色。她有赤褐色的頭髮，火焰似地圍着她的面孔的四圍，一舉一動，都充滿着愛感。我想着一個人望到她的眼睛裏，就好像進入了火山的噴火口。

男的身段纖弱，細眉，面貌生在這樣年青的身上，似乎感到太憔悴了些。常常和一個第三者在一起，談鋒殊健；這三人彷彿內部有火在燃燒，永不感疲乏，厭倦，與常人不同。男的所有的是智慧之火，女的所有的是熱情之火，祇有那個第三者衰弱一點，是屬於官感享樂的一種人。

一天早晨，那女子走到我桌前來，說：『這是我的朋友巴特先生，這是勞萊先生，曾經寫過關於你的跳舞藝術的文章。我就是蓓弟，我們很想有一個晚上能到你們的藝室來，請你跳舞給我們看。』

我當然是又驚又喜，我生平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聲音，充滿着熱力，生命，愛感，有如蓓弟者。我真羨慕她的美麗，那時女子的流行服裝，毫無審美意味，而她總穿着驚人艷服，不是顏色出奇，便是鑲配炫耀。我有一次看見她穿着這種服裝，頭上戴紫色的花朵，到某處去赴會，誦讀巴特的詩。我想任何詩人，再也不會有更美麗的女仙爲他誦詩的了。

那次會面之後，他們常常到我們的藝室裏來，巴特有一次就在那裏讀自己的詩給我們聽。這樣，像我這個渺小而未受高深教育的美國姑娘，在不知不覺的環境之下，卻獲得了進入巴黎最高級的知識和藝術階級的核心鎖鑰，因爲現在的巴黎，正像古希臘的全盛時代的雅典一樣。

我和雷曼已養成了常在巴黎近郊遠足的習慣；在這些遊散中，我們常常經過許多有趣的地方。譬如有一天我們在蒙蘇區發見一個怪癖的法國富翁遺下來的中國博物館。又有一天，我們參觀了格梅博物館，收藏着各種東方寶物；還有卡雷法博物館，裏面陳列着拿破崙用的假面具；我們看了很吃驚；還有克倫尼博物館，裏面的波斯古畫，使雷曼看了流連忘返，他差不多要和那時十五世紀的『女郎與獨牛角』花帷，發生狂熱的戀愛了。

我們常這樣地遊蕩，有一天，我們來到了脫卡德羅戲院，我們的注意力，即時被一張廣告上所吸引住了，

廣告上宣佈當天下午是演莎福克里 (S. Pholles) 的『獸地下勒克斯』由夢雷塞利 (Mount Sully) 主演。那時我們還不知道夢雷塞利的名字，不過很想看這齣戲。我們便看廣告上最下面的票價，然後再檢點檢點我們的錢袋。我們傾了囊也只有三個佛郎，而他們最低票價是七十五仙，座位是在樓上後排，照這樣的情形，着了戲便得犧牲夜飯，但是我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購票上樓去看了。

脫卡德維戲院的戲台沒有幕的。背景也是簡陋萬分，做摹現在有些人所謂希臘式。合唱隊上台了，服裝也很壞，又是有些討論服裝的書上所描寫的那種。台上的樂隊所演奏的音樂，也平凡無精彩。我和雷曼交換了一個眼色，覺得我們的晚餐犧牲得太無謂。正當此時，代表皇宮的走廊裏，出來了一個角色。他在那種三等貨的合唱隊以及二等貨的滑稽劇布景之上，舉起一只手開始唱了。

唉，這歌聲在我心中所激起的感情，簡直難以形容！我懷疑在往古的光榮時代，在希臘的隆盛時代，在奧尼星戲院裏 (Dionysian Theatre)，在莎福克里時代，在羅馬帝國，甚至於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會不會有這樣的聲音。從此以後，夢雷塞利這個人物，夢雷塞利這個聲音，逐漸變大，包有了一切語言，一切藝術，一切跳舞，其崇高其偉大，簡直非脫卡德維戲院所能容納了。我和雷曼坐在後排，連呼吸也緊張起來。我們臉色變蒼白了，差不多要昏厥了。熱淚從我們的眼睛裏流下來。這便是夢雷塞利的藝術。全劇完畢之後，我看看雷曼他的面色慘白，目光如火，我們覺得飄然不能自主了。這種表演，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只有那些看過這戲的，看過夢雷塞利的，才能了解我們的所感覺。

我和雷曼從長扶梯上下樓來，戀戀不捨地不肯立即離去，後來戲院的守門者下了逐客令才把我們趕走。那時我才感受到真正偉大藝術的啓發了。我們跑回家來，好像一個被靈感所酖醉了的人，有好幾星期我們在這種印象下生活着。但是我那時做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和夢雷塞利就在這個戲台上共同表演的。

自從在展覽會看到了羅丹 (Rodin) 的作品之後，他那種天才的靈感，一直在我的心頭縈回。有一天，我一個人找到他那大學路的藝室裏去了。我對羅丹那一次的拜訪，正好像神話中之女神山姬 Psyche 去尋找山洞裏的牧神一樣。不過我所要追求的不是到愛神亞羅斯 (Eros) 之路，而是到藝術之神亞波羅 (Apollo) 之路。

羅丹的身材短小端正，神采奕奕，鬚髮豐盛。他的作品在偉大中表顯着簡雅。有時他低聲吟哦着他的塑像的名字，不過在別人看來，名字對於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常常伸手去撫摸那些塑像。我想大理石在他的手下，彷彿是鎔化了的鉛一樣。最後他拿一塊黏土，放在手掌裏捻捏。他捏的時候，呼吸很急促。他發出來的熱氣，好像一個燒旺的火爐一樣。一忽兒，他便捏成了一個女人的腦部，彷彿在他的手指下起伏悸動。

他攙着我的手，坐了馬車到我的藝室裏來。我急忙穿上舞衣，把彭尼亞爲我翻的德阿克里特 (Theocritus) 的牧歌跳舞給他看。

跳罷了之後，我把這種新式跳舞理論講給他聽，但是不久我發覺他不在聽我。他雙臉下垂注視着我，眼光閃爍，以對他自己的作品一樣的態度對我，然後他走近我來，把他的手摸着我的頸項，我的胸部，我的手，臂，大腿，又摸我的臀部，我的赤着的腿子，腳。他摸着我的全身，好像捏泥土一樣，而同時他身上發出一種熱來，使我燃燒，使我溶解，我的全部願望，是想把我整個的身體，供獻給他，而且竟可以達到目的，要不是我所受的那種腐惡的教化，使我覺得懼怕起來，我退縮了，我的外衣披在舞衣上，糊裏糊塗地叫他快快離開。這真是可惜的事。後來我總是常常後悔，這種幼稚的錯誤觀念，使我失去了把我的童貞貢獻於藝術之神，貢獻於偉大的羅丹的這種神聖的機會。不然，則藝術與整個的人生，必然地要變得更爲豐富了。

這次以後，我沒有看見羅丹，直到兩年之後，我從柏林回巴黎來，才又看見他。此後好幾年，他成爲我的好友兼老師。

第十章

文學家凱遮 (Keyzer) 的夫人被稱爲西方夜鶯，她待我很好，常常介紹我去見當地的著名藝術家，有一次她對我說：「柏哈德 (Sarah Bernhardt) 是這樣的一個偉大藝術家，而可惜，親愛的，她的人品不大好。現在有一位名叫佛勒 (Loie Fuller) 的，她不但藝術高超而且品性純潔。她的名字，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名譽的事。」

有一天晚上，她帶佛勒到我藝室裏來。當然，我跳舞給她看，並且講我的理論給她聽。佛勒表示很熱心，她說她明天就要到柏林去，建議我也和她同去。她不但自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而且她還經理着我所崇拜的雅加 (Sada Yacco) 的藝術表演。她提議我應該加入雅加的一行往德國各處去表演，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勸告，於是決定我到柏林去以後便加入佛勒的一行。

到最後一天，彭尼亞來和我話別。我們到聖母院去作最後一次的遊覽，他還陪我到車站。他和我吻手告辭，還是他平時鄭重的樣子，不過我發現在他眼睛的深處隱藏着一種憂鬱的表情。

我到了柏林，住在蒲利斯脫旅館，在一間富麗的房間裏，我遇見了佛勒，四週圍着許多人。有十幾個美麗姑娘聚在她身旁，輪流着拍她的手，吻她。

佛勒的慷慨真無限量的。她按鈴，叫了一桌酒席，豐甚無比，不知要化多少錢。那晚她要在冬園裏跳舞，但是我一面看她跳，一面奇怪她如何能答應下來的，因爲那晚她的背脊似乎痛得非常厲害，她那個溫順的侍女一刻不停地把一袋一袋的冰，放在她的背和椅靠的中間。「親愛的，換一袋冰來。」她總是說。「這冰似乎能把痛楚減輕些。」

那天晚上我們都在包廂裏，看佛勒的跳舞。我們看見她變爲一種五色繽紛的蘭花，再一變而爲波浪起

伏的海花，又一變而爲螺旋式的百合花。真是驚人的天才！

第二天早晨，我出外去對於柏林作第一次的觀光。我是一向醉心希臘的藝術的，這次看到了柏林的建築，便在我的腦海裏刻上一個很深的印象。

『這簡直是希臘呢！』我喊着說。

我們在柏林勾留了幾天，然後離開了蒲利斯脫旅館，跟佛勒到來比錫（Leipzig）去作旅行表演。

在來比錫我仍是每晚在包廂裏看佛勒的跳舞，我對於她那種驚人而出神入化的藝術，愈看愈熱心了，那個驚人的怪物——成了流水，成了閃光，成了各種色彩和火焰，最後成爲神奇的光圈透入於『無極』之境了。

從來比錫我們又到維也納去。

我在維也納和佛勒同住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在『藝術家俱樂部』裏，跳舞給一班藝術家，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帶一束紅玫瑰來送我，當我跳巴克拉的歌曲的時候，我的全身差不多堆滿了紅玫瑰。那天晚上有一個匈牙利的戲院經理名叫格拉斯也在場，他走過來對我說：『假使你想追求一個光明的前程，到布達佩斯（Budapest）來找我。』

此時，我正爲環境所困死，很想逃出維也納，所以想不要辜負了格拉斯的好意，便決定到布達佩斯去趕光明的前程。我打電報叫母親從巴黎來，她來了，格拉斯和我訂合同在烏蘭尼亞戲院裏表演跳舞，時間一個月。

這是我第一次訂合同在戲院裏向公衆跳舞，所以心中很是遲疑。我說：『我的跳舞是給一班有鑑賞能力的人，如藝術家，雕刻家，畫家，音樂家欣賞的，而不是爲一般觀衆的。』但是格拉斯反駁：『藝術家是最有批判能力的觀衆，如果他們歡喜你的跳舞，一般觀衆當然要百倍的歡喜你。』

我聽從了他，簽了合同，後來他的預言果真成了事實。第一晚在烏蘭尼亞的跳舞，便是出人意表的成功。

在布達佩斯連跳三十個晚上，竟是場場客滿。

啊，布達佩斯！正是四月的時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晚上，在第一場跳舞完畢不久，格拉斯請我們到一個菜館裏去吃晚餐，那裏有『吉卜西』音樂在演奏。啊，吉卜西音樂！這是喚醒我青春的情緒的第一聲。有這種音樂，難怪我那含苞的情緒，開始怒放了。世上有那種音樂能夠相比——匈牙利本土產生的吉卜西音樂！我記得許多之後，有一次和瓦拉梅克（John Wana-makey）談論，我們是在他的店裏，他叫我注意他那留聲機所發出來的音樂。我對他說：『這些精巧的機器——聰明的發明家的產物——沒有一種能夠比得過一個匈牙利的農夫在他們本國的泥路上所奏的那種吉卜西音樂。一個匈牙利的吉卜西音樂家，可以抵得過世界的留聲機。』

第十一章

美麗的布達佩斯城，此時開遍了美麗的花，在河邊，在山上，每個花園裏都盛開紫丁香。每晚那些熱烈的匈牙利觀衆，發狂似的贊揚我，把他們的帽子擲到台上來大聲叫好。

有一夜，我記起了當天早晨所看到的潺潺流水與杲杲日出的意象，便通知樂隊指揮，末一個節目，跳司特老司（Strauss）的『碧色的多腦河』。結果是觀衆好像觸了電似的震驚。全體跳了起來，好像瘋狂了；我祇得重跳了許多次數，才把他們稍稍安靜下來。

那天晚上，和其餘觀衆一起歡呼着的，有一個禮貌狀態如神的匈牙利青年，他使我由純潔的姑娘，變爲一個狂野得不顧一切的女子。四周的一切，都在促成這種變更。這樣的春天，這樣柔媚的月明之夜，還有當我們離開戲院的時候，那種空氣，充滿着馥郁的紫丁香花的香氣，觀衆的那種狂放的熱情，和那些放流不羈的人共吃的晚餐，以及吉卜西音樂，撒着胡椒的匈牙利菜，和醇厚的匈牙利酒——真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營養，因爲吃得太多，簡直是營養刺激得太過了。——一切都使我感覺得，我的身體除了作爲表現神聖的音樂的一種工具之外，還有其他的作用。我那胸部，以前是平得差不多看不出的，開始漸漸地飽滿起來了，使我有一種驚異而又不自在的感覺。我的臀部，以前還只像孩子的，現在也變得圓潤了。在我整個的身體中，我覺得有一波濤洶湧的慾望，竟弄得我總是輾轉反側，夜不成寐。

有一天下午，許多熟人的集合在一起，在舉杯痛飲的當兒，我遇着了一對大黑眼珠，熱情，火光似的射着我。他這一眼，差不多布達佩斯一切的春意，盡在其眼中了。他的身材高大，體魄魁偉，一頭豐盛的捲髮，黑中帶紫，真的，他像是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所畫的大衛的本身。他笑的時候，在他鮮紅動人的嘴唇中，整齊的白齒發着光。我們四目一相遇，兩人所有的吸引力都射出來，狂熱地擁抱在一起了。從這一刹那起，我們

便在彼此懷抱中，世間任何大的力量也不能阻擋住。

『你的臉好像花，你是我的花，』他說，又重複了好幾遍說，『我的花，我的花，』在匈牙利文，花就是安琪兒。

他給了我一張小方紙，上面寫着：『國立皇家戲院的包廂。』那天晚上母親和我去看他演羅米歐（Romeo）。他是一個出色的演員，後來成爲匈牙利一個最偉大的演員。他表演羅米歐的那種青春的熱情，獲得我的企慕之情。後來我到他的化裝室裏去看他。全班演員用一種好奇的微笑望着我，彷彿人人都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而且都很高興，惟有一個人，一個女伶不高興，他陪我和母親回到我們的旅館裏，稍稍吃了點晚餐，因爲演員在演戲之前是不吃晚餐的。

後來，母親以爲我睡了，我卻回到我們的房間的會客室裏去看我的羅米歐，這一間會客室與我們的睡房是一條走廊隔開的。然後他告訴我，那天晚上他把表演羅米歐的方法完全改變了。他說：『我以前總是一跳過牆，使用一種很平淡的聲調說着。

他譏笑那些沒有受傷的傷痕，

但是，那邊窗子裏射進來的是什麼光？

那是東方，朱麗叶是太陽。

但是今晚，你總記得，我輕聲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我的喉嚨啞了，因爲，自從我遇見你之後，我知道愛情對於羅米歐的聲音有什麼影響，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因爲，愛莎多娜，你第一次使我知道羅米歐的愛，是什麼樣子的。現在我的表演，完全不同了。』於是他站起來，把全劇一幕一幕的演一遍給我看，常常停下來說：『是的，我現在知道，如果羅米歐真正戀愛着，便應當是如此如此——與我初次演這齣戲所想像的完全不同。現在我知道了。啊，我敬愛的花面女郎，你點醒了我了。因着這種愛，你真的要成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了。』這樣，他把羅米歐表演給我看，直到曙色從窗子裏透進來。

我樂不可支地看他演，聽他講。有時甚至和配搭演着，或是提議應該用某種姿勢，而在神父前的那一幕，我們雙雙跪下來，盟誓旦旦，永同生死。啊，青春與春天，布達佩斯與羅米歐！我回憶起來，並不很遠啊，彷彿還是昨晚的事呢。

有一天晚上，他和我演戲完畢之後，我們瞞着母親到會客室裏去，她是以爲我睡熟了。起先，羅米歐只是很高興地背着台詞，或是談他的藝術與戲院，我也很高興的聽他，但是我漸漸覺得他好像很苦悶的樣子，有時神智昏亂，話也說不出來。他握着拳頭好像有毛病的樣子，美麗的面孔變得很緊張，眼睛發着火，嘴唇腫大的，用牙齒咬出血來。

我自己也覺得頭目昏眩，同時心中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慾望。想與他親近，到後來，他失去了一切自制能力，瘋狂似的抱我到房裏去。我一面懼怕，一面竊喜，於是一切便實現了。我承認我初次的印象是一種可怕的驚嚇，但是因爲他彷彿很受痛苦，我可憐他，所以沒有跑掉。

第二天一天亮，我們便一同離開旅館，在街上叫了一輛雙馬車，趕到數哩外的鄉下去。我們在一家農家的村屋門口停着，那裏的主婦讓了一間房子給我們，裏面有一張老式的四柱牀。那天整天我們留在鄉下，羅米歐叫我不要哭，替我拭眼淚。

那天晚上，我的表演恐怕很壞，因爲我覺得很不爽快。但是後來我在會客室裏與看見羅米歐的時候，他非常高興快樂，所以我覺得我的痛苦得到了補償了，只想重新做人，特別是因爲他溫柔地告訴我，說我最後會知道地上也有樂園。他這句預言不久果然實現了。

羅米歐有很好的嗓子，他把他本國的以及『吉卜西』的一切歌曲，唱給我聽，並且把文字和意義都教給我。有一天晚上，格拉斯爲慶祝某個節目替我在布達佩斯歌劇院裏排了一次特別節目，我就發心在格勒克的表演之後，叫一隊簡單的匈牙利吉卜西樂隊上台，我便跳吉卜西的歌曲。特別是一只戀歌，是這樣的：

世上有一個小姑娘，

她是我的親愛的小鴿兒

慈祥的上帝真愛我

因為他把你賜予我

是一只美妙的曲調，充滿了熱情，願望，眼淚與欽仰。我熱烈地跳着，直使觀衆都流着淚。後來我又穿了紅衣裳跳拉哥斯基的進行曲作爲結束，好像是對匈牙利英雄們跳了一只革命歌。

這一個節目是布達佩斯春季的完畢。第二天我和羅米歐跑到鄉下去在村屋裏住了幾天。那時我第一次嘗到了彼此擠抱着直睡到天亮的快樂。我清晨醒來的時候，看見我的頭髮和他的黑而發香的捲髮混合在一起，他的手臂圍着我，真是快樂得無以復加。然後我們回到布達佩斯。在這樣的天堂中的第一片暗雲，便是我母親的惱怒，以及伊麗沙白從紐約回來，她以爲我彷彿犯了什麼罪一般。她們兩個人的着急，使我難以忍受，最後我勸她們到提羅爾 (Tyrol) 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

格拉斯替我安排着往匈牙利各處去旅行表演。我跑了許多城市，克清鎮 (Stöben Kirchau) 也在其內。在那裏我聽到了那個七個革命領袖被絞死的事，很爲感動。便在城外的一塊大空地上，我配着力司徒 (Liss) 英武的嚴肅的音樂，跳了一個進行曲，紀念這些遭難的領袖。

這一次旅行，我受到各地小城市裏的觀衆的讚賞。每到一個城，格拉斯總是用一輛白馬駕着的馬車，裝滿了白花，而我則全身穿着白衣裳，在羣衆的歡呼聲中招搖過市，彷彿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女神一樣。但是雖然我的藝術給我以安慰，羣衆給我以鼓舞，然而我一刻不斷地感覺痛苦，想念我的羅米歐，特別是晚上單獨一人的時候。我覺得我寧願拋棄我這一切的成功，甚至拋棄我的藝術，再去倒在羅米歐的懷抱中。我盼念着回到布達佩斯的日子。後來終於盼到了。羅米歐當然高高興興地到車站上來迎我，但是我覺得他有一點變改，然後他告訴我他將要練習馬，可安東尼 (Mark Anthony) 作一次試演。難道所表演的腳色的改變，對於一個人的深切的藝術性質有這樣大的影響麼？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過我確乎感覺我的羅米歐從前

那種真摯的情和愛已經是改變了。他談到我們的婚姻，好像已經完全決定了似的。他甚至帶我去看房子，選擇那最合於我們居住的。有時走了不知多少樓梯去察看那種無浴室無廚房的房子，我覺得有一種奇怪的冷寂間重的感覺。

『我們怎麼辦呢？就住在布達佩斯麼？』我問。

『啊，你每晚可以坐在包廂裏看我做戲，然後學着和我配搭，並且幫助我研究。』他回答說。

他把馬可安東尼的那一部台詞背給我聽，但是現在他的熱烈的興趣都集中在羅馬的觀眾，而算他是的朱麗叶的，我卻不再是他的中心興趣了。

有一天，我們在鄉間散步得很久了，坐在一個草堆旁邊休息，他最後問我要不要兩個分開了去趕各自的藝術前程。他的話不是這麼說的，不過意思是如此。我現在還記得那個草堆前面的一片田野，以及打擊我心胸那個寒噤。兩天下午我和格那斯簽了一個合同，在維也納、柏林和德國其他的城市裏表演。

我看見了羅米歐試演馬可安東尼。我對於他的最後的印象是全場的觀眾對他的狂熱，而我則坐在包廂裏，眼淚往肚子裏吞，心裏是好像吃了許多碎玻璃一樣的感覺。第二天我到維也納去，羅米歐已經是逝去了。我向馬可安東尼告別，他那時的神情是莊嚴而另有所思的樣子，因之我從布達佩斯到維也納，是我一生所經歷到的最悲痛最愁苦的路程。世間一切的苦樂好像一下子全部毀滅了。一到維也納我就病倒了，格拉斯把我送到療養院裏。

這樣愁雲慘霧地過去幾星期的時間，羅米歐從布達佩斯來了。他甚至於在我房中耽擱下來。他對我很溫柔，很體貼，但是有一天我清早醒來，我看見一個天主教徒女看護的面孔，戴着黑布，把我和房間那邊的羅米歐隔斷了，我聽見了愛情的喪鐘。

過了許多的日子，我還是很衰弱。格拉斯把我帶到夫藍層斯巴（Franzensbad）去調養。我又病又愁，也無心去領略鄉間的美景或是好友的盛情。格拉斯的夫人也來了，她很慈和地看護我，幾夜沒有好睡。很儂倖

的，當一切醫生和看護的很大的費用把我的銀行裏的款子用完了的時候，格拉斯爲我安排在夫藍層斯巴，馬利恩巴（Marionbad），卡爾斯巴（Carlsbad）等處上演，所以有一天我重又把箱子打開了，取出我的舞衣來。我記得我那時熱淚奪眶而去，吻着我那件小巧的紅衣，同時發誓不再爲愛情而拋棄藝術了。此時我的聲名在德國好像着了魔一樣，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經理和他的夫人，在一家館子裏吃飯，窗子前面羣衆擠得水洩不通，竟把窗子也擠破，使那位茶館的經理懊惱到萬分。

我的一切愛情的愁苦和幻滅，我把他變到藝術裏來。我編了一個易菲機奈亞（Iphigenia）的故事，他在死神的祭台上向生命告別。最後格拉斯爲我接洽好在慕尼黑（Munich）表演，在那裏我又和母親及伊麗沙白圍聚。她們看見我重又一個人了，覺得很喜歡，雖則發現我改變了，消沉了。

第十二章

在慕尼克的博物院裏，我們看了許多意大利的偉大藝術作品，便知道此間離意大利不遠了，於是我們便決定往翡冷翠去。到翡冷翠去一路上風景很好，經過提羅爾，然後在向陽的一方下山去，到達了安布立亞平原，這一個難得的旅行經驗，使我永遠忘不了。

我們在翡冷翠下車，與高采烈地在各陳列館裏，花園裏，橄欖園裏遊蕩了好幾個星期。還是發作我們的不顧實際的困難的老脾氣，所以錢又完了，於是只好打電報給格拉斯，叫他寄一些錢來，好回到柏林去，其時他正在爲我準備在那裏作初次的表演。

我到柏林的時候，我簡直驚奇得發呆了，坐了馬車在街上過着的時候，看見滿城貼着我的名字，預告着我將配着費哈蒙樂隊在克羅爾歌劇院表演。格拉斯領我到布利斯脫旅館的很美麗的房間裏，那裏差不多全德國的報紙的新聞記者已經等着要聽我第一次的談話。我從慕尼克的種種研究以及在翡冷翠的經驗所得，我的頭腦變得更爲沉着又富於靈感，於是我以美國式的德國話，講我對於藝術純潔偉大的觀念，我稱跳舞爲一種最偉大的原始藝術，使其他的一切藝術都復興起來，我這一番話使那些記者們大爲驚奇。

這些德國記者們聽我的演講，與後來我在美國演講時的聽者比較起來，其不同何啻天壤。他們以最尊敬最有興趣的態度靜心聽着，第二天德國的各種報紙上都載有很長的文章，以嚴肅哲學見地批評我的跳舞。

格拉斯真是一個勇敢的先驅者，他膽敢以全部資本來安排我在柏林的表演。他費在廣告上的錢就難以數計，租用德國首屈一指的歌劇院，天字第一號的音樂隊，我想，假使幕一開，布景只是幾塊簡單的藍幕，襯着我這樣一個瘦小身段人物在一個大舞台上，不能在開始時便博得這些滿腹狐疑的觀衆讚賞，他就要破

產了。但是他是一個有眼光的先知。我總算沒有辜負他的預料。使整個的柏林發了狂。我跳了二個多鐘頭之後，觀衆還不肯離開戲院，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地要求着，直到最後，猛力一衝，便擠到台前來了。甚至有數百青年學生爬上了台，我差不多有被擠死的危險了。後來連着有好幾晚，他們行着德國盛行的風俗，把馬從我的馬車上解下來，好像凱旋歸來似的在街上拉着，直從戲院拉到旅館裏。

從第一晚表演過後，我便以『聖潔的愛莎多娜』一名銜馳聲於德國觀衆中。正是這樣熱鬧的日子，一天晚上，雷曼忽然從美國回來了。他思家心切，忍不住再和我們隔離了。那時我們渴望久了的計劃實現了，就是到最神聖的藝術寶座，我們所渴慕的雅典去。我覺得我對於藝術的研究還祇站在門口，所以我在柏林住了不久之後，雖經格拉斯苦苦勸留，還是堅持着要離開德國。於是我們又以張開的大眼，狂熱的心田，跳上到意大利去的火車，經威尼斯到雅典去。

雷曼決定我們到希臘去，一路上要儘可能地原始化，所以我們不坐舒服的大客船，而坐一只往來於布林西(Brindisi)和聖大卯刺(Santa Maura)之間的小郵船。在聖大卯刺我們逗留了一下，因為這是古伊大卡城(Ithaca)的原址，也正是古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從懸崖上蹈海自盡的地方。我現在回憶到那次旅行的時候，我還記得那時便記起了拜倫的那首詩來：

希臘啊！希臘啊！

你是熱情的薩福戀愛與歌唱的地方，

你發揚着戰爭與和平的藝術。

提洛和飛巴斯在你那裏生長

長夏如常，

但是除了太陽，

其餘的又在何方！

黎明時候，我們乘了一只小帆船離開聖大卯刺，駕船的只有二個忙漢，在七月的溽暑天氣，我們在愛與尼亞海（Tonian Sea）裏航行。我們到達了安布累細亞海灣（Emhyacian Gulf），在一個名叫加發沙拉（Karyastras）的小城登陸。

在雇用這只船的時候，雷曼費了許多手勢來說明，輔以古希臘文，我們是要想把這次的旅程弄得和古時的攸力栖斯（Ulysses）一樣。這個船夫看上去是不懂什麼攸力栖斯的，不過他看見了我們這許多錢，便開航了。不過他還是不肯遠行，他好幾次指着天上叫着：『蓬蓬，』並且以手作海浪勢，告訴我們海行甚險，我們便記起了奧特賽描寫海的詩。

他這樣說着的時候，便拿起他的三叉戟；

烏雲四合海水澎湃，

風濤來自四方，

地昏海黑。

天色陰黯，

東南與西北，

狂風怒號，

直追上他的木舫，

海浪翻騰，

他的勇氣全消。

因為風雲變初之劇，無過於愛奧尼亞海了。我們把我們寶貴的生命，冒險作這次的旅行，真是太像從前的攸力栖斯了。

他這樣說的時候，巨浪迎面打來，

木筋旋轉。

舵也從他手中奪去，他也淹入海中去了。

一陣狂亂大風，打斷了中間的桅桿，急速地漂向遠處。
帆和帆檣都到狂潮裏去了。

他淹在水裏好久，

不能戰勝那可怕的猛浪，也不能昇上海面，

他的衣裳濕重難當。

但是，最後，

他起來了，

口裏噴出水來，

眉毛上也流下水來。

後來攸加栖斯的船翻了。遇着了諾息卡(Nansica)

因為我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人，

昨天我才從海裏逃生（是我在海上受苦的第二天，）

在這二十天之中，

狂潮急浪，

把我從阿格亞島的海濱，

最後，是天意，

飄上你的海濱，

使我苟延殘生，

休息不是我的分，
因為神叫我在休息之前，還要成就許多事情，
遇着你還是第一個人，

除了你，世上沒有人知道我的苦難。

我們在伊庇魯斯（Epirus）海濱一個土耳其小城名叫普羅維（Prevesa）的上岸，置辦了一些糧食，一塊大的羊乳酪，許多熟橄欖和乾魚。船上沒有遮蔽的東西，這種難過的日子，使我永遠不會忘記，整天的炎陽高照，加上乳酪和魚的氣味，尤其是這只船不住地搖蕩，常常沒有風，我們自己也要划槳。到黃昏，我們到達了加發沙拉。

城裏的居民都到海灘上來迎接我們；他們對於我們的驚訝狀態，不下於哥倫布初到美洲時。他們只是默然地向我們望着。我和雷曼跪下來以口吻地，雷曼高聲誦着：

美麗的希臘啊！望着你的人他的心中是冷淡的，

也不會有如留戀故土似的愛你，

他的眼睛也遲鈍了，不會對你流淚，

因為你的牆壁毀壞了，你的宮殿沒有了。

的確，我們半癡半狂似的。我們要擁抱着全村的居民高呼：「經過了多年的流浪，終於我們到達了希臘！聖地了！奧林匹亞山的聖主，我們向你敬禮！還有亞波羅！還有亞佛羅德！阿，繆司神，準備着再跳舞吧！我們的歌聲要驚醒那酒神和他的那些酣睡的侍女了！

啊，侍女，婦人與姑娘，起來吧，

侍女，來吧，

啊，帶着那個喜樂散佈者來，

從佛里家山的頂上，

帶着播種神，

和他的威權也要來。

到街上，到城裏，到塔上，

啊，把他帶回家裏來。

要穿上你的小鹿皮的衣裳，

好像我們的一樣，

鑲着綿羊似的純素的白邊。

我對他發誓，

灰髮和白髮，

纏着酒神的手杖，

穿着他的小鹿皮衣，

用常春藤蓋着我的眉毛。

三天以後的黃昏時候，我們到達了紫色籠罩的雅典，下一天清晨，我們便以戰抖的兩腿與充滿了虔敬的心，向着雅典神廟向上而登。我們一邊走一邊覺得已往的生命，好像一件破衣服一樣，離我而去了，在看見這純潔的美的一剎那間，我才彷彿真正有生命了。

現在我們全家都在一起了，母親和她的四個兒女。我們決定便只有鄧肯一家也已經够了，另外有人參加進來只使我們誤入歧途，遠離我們的理想。還有，我們看到了雅典神殿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到了完

美的最高點。我們自問何必再要離開希臘，既然雅典所有的一切已經可以滿足我們美的鑑賞。人家也許要奇怪，我在布達佩斯得到了那樣的成功，又有那樣的戀愛插曲，而毫不轉去。其實是我既然決心作這一次的巡禮，我的名利之心，已經完全拋棄了。我這次純粹是一種精神上的巡禮，而且彷彿我所追求的精神，正就是現今尚存留在破敗的雅典神廟裏的雅典女神的精神。所以我們決定鄧肯一家應當永遠停留在雅典，也建築一個能表顯我們的特殊精神來的廟宇。

我經過了柏林的表演之後，我存在銀行裏的錢，好像是用不完的了，於是我們開始着手找尋一個地方來建築我們的廟宇。我們中間的唯一感到不大快樂的人便是亞古司丁。他常常鬱鬱寡歡，最後他承認他在思念他的妻子和小孩。我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他既已經結了婚並且已經有了孩子——不過我們也沒有辦法，祇好叫他把妻兒也接過來。

他的妻子帶了小女兒來了。她服裝很時整，穿着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我們看着她的高跟鞋子覺得很異樣，因為我們已經都穿拖鞋了，免得踏壞神殿裏的大理石平地。但是她竭力反對穿拖鞋。至於我們，則覺得甚至我那時所穿的法國式的衣服，雷曼所穿的短褲翻領頭大領結，都是下流服裝。我們非穿古希臘時代的那種寬大長服不可，後來我們果真穿了，直使現代的希臘人看了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穿上了古希臘的外衣，短外套，與古裙，頭上包了頭巾，出發去找尋我們建築廟宇的地點。我們走進了科倫羅斯 (Colonos) 法勒龍 (Phaleron) 以及阿提喀 (Attica) 所有的山谷，但是尋不到適宜於建築的地方。後來有一天，我們向着產蜂蜜養蜂地帶 亥麥塔斯 (Hymettus) 走去的時候，我們經過一塊高地，雷曼忽然放下了手杖大聲說：『你們看，我們現在所站的地方正與建築雅典神廟的亞克羅坡利山 (Acropolis) 一樣高！』真的，向西望去，我們看見雅典神廟近在咫尺，雖然實際上相隔有四基羅米達之遙。

我們決定永遠留在希臘。不但如此，並且正像哈夢雷德所說，我們還發誓不再有結婚的事了。『不過那些已經結了婚的人，就讓他去吧。』等等，可是那裏知道這些都是夢想而已。

第十三章

有一天月夜，我們正坐在酒神戲院裏的時候，聽見一個小孩子的尖銳的歌聲，廣播在夜空中；那種悲涼高潔的聲調，只有小孩子才有的。忽然加入了一個聲音，一念兒又加入了一個聲音。他們大概是在唱流行在鄉間的希臘的古詩歌。我們坐着聽了很感動。雷曼說：『這一定是古希臘兒童合唱隊的聲調。』

第二天晚上這個音樂會又舉行了。我們發散了一些錢，於是第三天晚上唱歌隊擴大了。漸漸雅典所有的孩子，都到酒神廟裏來，映着月光唱歌給我們聽。

我們當時便產生了一種計劃，就是想以這些唱歌的希臘小孩子中間，組織一隊與古希臘的合唱隊。每天晚上，我們在酒神殿的戲院裏，舉行比賽，誰能唱最古的希臘詩歌的，就給以獎品。我們還請了一個教古希臘音樂的教授來幫助我們。這樣，合唱隊組織起來了，是全雅典聲音最美好的十個小孩子。有一個年青的學生，他也是古代希臘的嚮往者，幫助我們指導這個合唱隊唱古希臘詩人厄斯啓拉（*Aeschylus*）的『懇求』。這種合唱曲，恐怕是世上最美麗的了；特別有一個：

有一只希臘的船，領導進攻，

撲向腓尼基船去，猛攻着上面的船首像。

現在每個船挨緊着過來，

起初波斯水軍的主力頑強抵抗，

但不久他們兵多，

反招致了敗績。

在窄狹的海口中，

他們有力不能施；

擠在一處，黃銅的尖船頭互相撞擊，

而此時希臘的水軍追奔逐北，奮力嘶殺，

直到他們的船見了底，

波斯的船身和屍首，

遮蔽得海面都看不見。

我們再沒到別處去遊蕩的願望，因為我們正如回教徒之到達了麥加一樣，已經到了代表真善美的希臘。每日清晨黎明時，我們攀登普拿比命山（Propylion）漸漸我們曉得了這個聖山各時代的歷史。我們帶着許多書，研究山上每塊石頭的歷史。我們研究各個著名考古學家的理論，藉以發見各種標記和象徵的來源和意義。

由幾百個雅典小孩的比賽結果，我們經青年學生的協助，選擇了十個有天賦歌喉的小孩，再由他訓練他們合唱，後來有一批學生為我們在市立戲院裏安排了一次表演。這十個希臘兒童和那位先生，都穿着五彩的希臘舞衣，用古希臘語合唱厄斯啟拉的歌曲，由我參加跳舞。這一次的表演，在學生界中引起了一種發瘋的狂熱。

喬治王聽到了這次的表演，便表示要在皇家戲院裏重演一次。但是這次在皇家戲院的皇族以及雅典各國公使之前的表演，缺少了在大眾戲院表演給學生看時的那種鼓舞與狂熱，戴着白手套的手拍，掌是沒有勁的。後來希臘王到後台的我的化裝室裏來叫我去到包廂裏去看皇后，雖然他們對於我很歡迎，但是我知道他們對於我的藝術總沒有真正的愛好與了解的。皇族還是認那種「巴來特」（Ballet）歌舞為天下第一的。

正在這個時候，我發見我銀行的存款差不多告罄了。我記得我在皇家戲院表演完了的那天晚上，不能入睡，天剛亮，我就獨自一人登上雅典的衛城。我走進酒神戲院，一個人跳舞。我覺得這是我在此地爲最後一次跳舞了。然後我又登上普拉比命山，立在雅典神廟的前面。忽然我覺得我已往的一切夢想，一旦都成了泡影了。覺悟到我不能做一個超脫現代的人物。我們總不能有古希臘人同樣的感覺，在我面前的這個雅典神廟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色彩，可是我始終不過是一個蘇格蘭愛爾蘭血統的美國人而已。也許我的血統，較近於印第安人而不近於希臘人。在希臘所經歷的一年美麗的夢幻，此時突然破裂了。古希臘音樂的那種聲調漸漸模糊起來，耳朵裏隱約聽見的，只是一種生離死別的哀聲而已。

三天之後，在一羣熱心者的歡呼聲中，在那十個希臘兒童母親的飲泣聲中，我們上了到維也納去的火車。在車站上的時候，我用藍白色的希臘國旗包着身體，那十個希臘孩子和希臘羣衆唱着這個美麗的希臘歌：

Op ta Kokala Vgimeni

Ton Elinon to Yera

Chere O chere Elefteria

Ke San Prota Andriomeni

Chere o chere Elefteria

這樣，我們離開了希臘，第二天早晨我們和那十個希臘兒童和音樂教授到達了維也納。

第十四章

維也納與布達佩斯相隔只有四個鐘頭路程，但是真奇怪，我在希臘所過的一年生活，把我和布達佩斯的生活完全隔開，所以羅米歐不肯花四個鐘頭來看我，我也毫不爲奇。並且我也真覺得他不必來看我，那時我專注力於希臘合唱隊的事，差不多把我全副精力和熱情都佔去了。老實說，我也不再想到他。反之，我那時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理智的問題上面，特別集中於一個充滿了智慧的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巴爾（Herman Bahr）。

數年前，我在維也納藝術院跳舞給一班藝術家看的時候，巴爾曾經看見過我。我這次帶着一班希臘兒童合唱隊回到維也納來，他感到了濃厚的興趣。他在維也納新聞報上，寫了許多非常動人的批評。

那時巴爾是大約三十歲的人，頭很大，滿頭棕色的濃頭髮，棕色鬍鬚。雖然他在我表演之後，常常到我住處來，和我談論到天亮，雖然我常常起來配着希臘的合唱隊，一曲一曲地跳舞給他看，作爲我的理論的例話，然而我們中間，絲毫沒有超乎尋常感情以上的意思。也許一班多疑的人不肯置信，但是這是事實：自從我在布達佩斯那一次的經驗之後，許多年來，我整個的情緒差不多經過了一次革命，使我真真相信我在那一方面已告終止，而將來也要把全副精神致力於我的藝術。我以爲我是天生成屬於藝術之神的，這當然要覺得有些奇怪，現在我也還是如此感覺着。但是奇怪雖然奇怪，經過了一度的激發以後，我的兩性的要求總算墊伏了，而且也不再有所希求。我的生命集中在我的藝術。

我在維也納的卡爾戲院裏的成功，重又實現了。觀衆們先看那十個希臘孩子的合唱，對之頗爲冷淡，等到我最後跳着『碧色的多腦河』的時候，他們如似癡似狂了。表演完了之後，我對觀衆演講了一番，解釋我的希望不在此，而在使希臘悲劇歌曲的精神復興起來。我說我們一定要恢復希臘歌曲的那種美。但是觀衆

仍舊喊着：『不要講，跳舞，跳美麗的「碧色多腦河」再跳一次。』他們一次再一次地拍手叫好。

於是，又載滿了金子，我們離開維也納，再到慕尼黑。我這班希臘合唱隊來到慕尼黑，在大學教授與智識界中間引起極大的震動。偉大的福特汪勒（Fartwangler）教授特地爲我們作了一次關於希臘音樂的公開演講。

可是柏林對於我們這班希臘合唱隊，並不怎樣歡迎。雖然從慕尼黑來了一位著名的教授——康乃利爾（Cornelius）教授——演講給他們聽，可是柏林像維也納一樣，喊着：『呵，跳「碧色的多腦河」罷，不要去管什麼希臘音樂的復興吧。』

此時這些希臘小孩子，他們自己也發生對於這無情的環境的反感。旅館的主人來告訴我好幾次，說這些孩子們態度惡劣，脾氣乖戾。他們不住地要黑麵包，黑橄欖，與生葱吃，如果每日的餐單裏沒有這些東西，便向在侍者身上發脾氣，竟至用牛骨打他們的頭，把刀子攻擊他們。

這些可愛的希臘小孩子，只和我們共住了六個月，然後我們發現了他們那種天賦的歌喉，漸漸不入調了，便是柏林的一般讚助的觀衆，也面面相覷地驚愕起來。所以有一天，經過了許多煩惱的口舌之後，決定把合唱隊全體帶領到維德墨大百貨商店去，較小的孩子我們替他們買了些精緻的現成貨短褲，大的孩子則買了些長褲，然後用汽車把他們送到火車站，每人一張到雅典的二等車票，快快活活地向他們告別。他們去了之後，我們便把這種古希臘音樂的計劃，暫時擱置以待將來。回頭再來研究德國音樂家格盧克（Christoph Gluck）的音樂——易菲機奈亞（Iphigenia）女神和奧厄斯（Orpheus）樂神。

在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的那些藝術家和文學家的中間，有一個額部凸出，眼睛銳敏，戴眼鏡的青年，他決意是要以把尼采的天才啟示給我，作爲他的使命。他說，祇有藉着尼采，你才可以把你所追求的跳舞表現，達到最完美的啟示。他每天下午來把德文的『撒拉圖斯脫拉』讀給我聽，我所不懂的字句，都解釋給我聽。因此尼采的哲學浸透了我的全身，每天這位名叫菲登（Feden）的青年爲我所費的幾個鐘點，對於我有一

種很深的吸引力，所以我的經理勸我到漢堡，漢諾威，來比錫等處去作短期表演，那邊有無數好奇的觀衆，與千萬的馬克在等着我，我也萬分的不願意。我對於他所常常講的到世界各處去旅行表演，我也無心於此。我要繼續我的研究工作，要創造那時尚未存在的一種跳舞動作，並且要實現我那自小即已孕育着的跳舞學的夢想的願望，也一天一天堅強起來。這種想留在藝室裏研究的願望，使我的經理完全失望了。他的要我出去遊行表演的懇求，連珠炮似地遞來，時時跑進來，哀求我，把報紙給我看，那裏載着在倫敦以及其他各處如何把我的幕帷，服裝，跳舞等已經被幕做着，而已經獲得成功，好像我的親身表演一樣地受歡迎。但是這些都不能搖動我的決心。夏季將近的時候，我宣稱準備把整個的夏季，耗在拜墨特（Bayreuth）從真正的原來資料，研究瓦格涅（Wagner）的音樂，這一來我的經驗的氣惱到達了最高點了。這一個願望，最後成爲事實，因爲有一天一個人來拜訪我，此人非他，乃是瓦格涅生前的夫人呢。

第十五章

在可愛的五月裏的一天，我到了拜墨特，在黑騰旅館裏開了幾個房間。其中有一間大可練習跳舞，我便置備了一架鋼琴。每天我總從瓦格涅夫人那裏收到了一個條子，或是請我吃午飯，或是吃晚飯，或是到她的華佛萊德（Wahnfried）別墅裏消磨一個晚上，她那裏的款待是異常週到的。每天至少有十五個人已在那裏吃飯。瓦格涅夫人坐在主位上，態度很莊重，招待也很殷勤，因為她的客人中間有些是德國最著名的學者，藝術家與音樂家。常常有其他各國的公爵與公爵夫人等來參與。

瓦格涅的墓是在別墅的花園中，從藏書室的窗洞裏可以望得見。午餐之後，瓦格涅夫人牽着我的手臂到花園裏繞在墳墓的四週散步。散步時她以一種悲涼而又神祕的語調和我談話。

黑騰旅館太擁擠又不舒服。有一天我在巴威利（Bavaria）的路得維格（Ludwig）所建築的密米退基一帶的花園散步，我發見了一所建築很精緻的舊的石頭房子。這是從前馬格雷夫（Maygrave）的狩獵別墅。裏面有一間很大而且構造恰當的起居室，門前有大理石的石級，向着一個頗有風趣的花園，可是因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一個人口很多的農家居住着，他們已經住了大約有二十年了。我出了一筆可觀的款子叫他們遷讓，至少讓我住一個夏季。然後我雇用了許多漆匠木匠動工修葺，把裏面所有的牆壁都粉刷一遍，塗上一層淡綠色。趕緊到柏林去買軟榻，坐墊，籐椅，和書籍。最後，我遷入了這所名為『腓力息廬』（Phillip's Rest）的狩獵別墅。

我只有一个人在拜墨特。母親和伊麗沙在瑞士度夏。雷曼回到他所愛好的雅典，繼續建築宮殿。他接連地打電報來說，『自流井進行順利，下星期可望出水。款來。』這樣的做下去，直到後來所費可觀，差不多要嚇壞我了。

自在布達佩斯過後兩年以來，我過着一種聖潔的處女一般的生活。我身心兩方的每一個細胞，起先是沉浸在希臘，現在則沉浸在瓦格涅裏面。晚上睡眠很輕快，一醒來便唱我昨晚所學到的歌曲。但是愛情又在我裏面覺醒了，雖然方式不同。也許是同一愛神，戴着另一種面具了吧！

在腓力息廬，只有我和我的朋友瑪利兩人住着，因為裏面沒有僕役住的房子，所以男僕和廚役另在附近的小旅館裏歇宿。有一天晚上，瑪利來叫我：『愛莎多娜，我不是要嚇你，你到窗前來看看，你看對面樹底下每晚半夜後，那個男子總是向着你的窗子呆望。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居心不良的賊吧。』

確乎的，我看見有一個身材瘦小的男子立在樹底下，望着我的窗，我戰慄着揣疑，忽然，月亮上來了，把他的臉照得很清楚。瑪利緊緊地把我一握，因為我們倆同時認清了這是亨利多得，翹首盼望的模樣。我們離開窗子，我記得我們當時便好像女學生一樣輕狂地笑了一陣——大概是起先懼怕的一種反動。

瑪利輕聲地說：『他每晚像這樣地望着，已經有一星期了。』

我叫瑪利等着。我在睡衣上披上一件外衣，輕步跑到屋外，一逕跑到亨利多得所站的地方去。

『喂，好朋友，你這樣愛我麼？』我說。

『是，是……』他喃喃地說。『你是我的理想，你是我的聖大克拉刺（Santa Clara）。』

我當時不懂得他的意思，不過他後來告訴我他正在寫他的第二部大著作聖法蘭西斯傳（Saint Francis），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密克安極樂傳（Michael Angelo）。多得好像其他偉大的藝術家一樣，寫作時是整個地生活在想像中的。那時他自己認為是聖法蘭西斯（Saint Francis），而想像我是聖大克拉刺。

我挽着他的手，慢慢地引他上石階，進到屋子裏。但是他好像夢中人一樣，一味用充滿着祈禱與光輝的眼睛望着我。我回望他的時候，我忽然好像飄然騰空，和他倆在星球上或是光明燦爛的大道上行進一樣。這樣精微的愛的撫慰，我以前從未感到過。我的全身起了一種幻化，變得通體光亮了。這樣地彼此互視了許久之後——我不知道實在有幾時——我覺得困乏而昏暈了。我一切的感覺都麻木了，在一種難以形容的快

感之下，我倒在他的懷裏暈過去了。我醒來後他那變奇特的眼睛還是向我注視着，然後他輕輕的誦着兩句詩：

我墮入熱烈的愛情中，
我墮入熱烈的愛情中。

這次，我又感覺到飄飄然如入雲霧中了。多得俯上前吻我的眼睛，吻我的前額，不過這種不是塵世情的親吻，疑心重的人又是難於置信的，不過的確那天晚上直到天明我們分別的時候，以及以後接着的幾夜他到別莊裏來的時候，多得從未用過世俗的態度對待我過。總是那樣充滿了光輝的凝視，直至我注視他眼睛的時候，四周的一切都模糊了我的靈魂，長着翅膀飄然臨空了。我根本也不希望從他那裏得到什麼塵世的表情，我那已經墊伏了兩年之久的官感，完全變幻成一種超凡入聖的快感了。

在拜壘特的練習開始了，我便和多得坐在黑暗的戲院裏，靜聽着『巴西佛』的前奏曲。此時我整個神經對於快樂的感覺異常銳敏，只要多得的臂膀輕輕地觸我一下，便會有一種快感的激流通過我的全身，又甜蜜又刺痛，直使我病弱而昏暈了。這種感覺，好像有萬道閃光，在我的腦海中旋轉一樣。這種快樂好像塞住我的喉嚨，差不多我要喊出來了。我還記得他常常用他的清瘦的手指壓住我的嘴唇禁止我因了不能自制而發出來的嘆息與輕微的呻吟聲。有時一剎那間彷彿我的身體的每一個神經都到達了愛情的頂點，我還是忍不住要哼着，也不知是快樂還是痛苦。我那時感覺是二者兼有。

多得每晚到腓力息廬來。他從來不像普通情人一般地撫摸我，他甚至不脫我的舞衣，或是撫摸我的胸懷，或是撫摸我身體的任何部分，雖然他知道我的每一個脈搏都是屬於他的。在他的兩眼注視之下，一種我所從未感到過的情緒覺醒了，像這樣的又樂又苦的感覺，使我常有欲仙欲死似的快感，有時昏過去，醒來時還是只見他的奇特的眼光，他完全佔有了我的心靈，彷彿我只能望他的眼睛，等候死亡，因為這裏沒有像世俗的情愛似的滿足與休息，而總是對着我所需要的一點昏迷渴望。

甚至完全失掉了食欲和睡慾，祇有『巴西佛』的音樂能把我引到那一點溶解在哭泣與流淚中，祇有如此才把從這裏精微可怕的戀愛狀態中解救一下。

多得的精意志很堅強，在他喜歡的時候，他能在我這種熱愛與暈人的快感的翱翔中，把注意力轉到純粹的理智方面去。他對我談論藝術的時候，我祇能把他和世上一個人相比——就是鄧南遮。多得有的地方也真像鄧南遮。他也是一個小個子，大口，奇特的綠眼睛。

每天他把聖法蘭西斯傳的原稿帶一些來，他寫了一章，便讀給我聽。他也把但丁的神曲從頭至尾讀給我聽。這種誦讀總是要到深夜才止，有時到天明，常常在日出時離開息廬。他好像一個喝醉了的人，雖然他誦讀時，只以清水潤喉，並沒有喝酒。他不過是陶醉在他那崇高的理智中了。

第十六章

在倫敦的時候，我在英國博物院裏讀過黑克耳（Ernst Haeckel）著作的譯本。他的對於宇宙間各種現象的清楚透澈的解釋，使我得到了很深的印象。我寫了一封信給他，關於我在他的著作得到的印象，表示感謝。這一封信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後來我在柏林跳舞的時候，他寫了封回信給我。

那時黑克耳因為言論太放肆，爲德皇所放逐，不能回柏林，不過我們的通信仍舊繼續着，我在拜壘特時候，便寫信去請他來，看我表演。

有一天落雨的早晨，我乘着一輛兩馬的無篷馬車——那時還沒有汽車——到火車站去接黑克耳。這個偉大的人物從車上下來。雖然年紀已是六十多，但是他的身軀還是很魁梧強壯，鬚髮雪白。他穿着一身奇怪而臃腫的衣服，帶着一個呢製旅行袋。我們從未會面過，但是一見彼此立即認識了。他用他的大手臂圍着我，我的臉埋在他的鬚鬚裏，他整個的身體發出一種健康、壯力與智慧的香味——假如我們可以說智慧也有香味的話。

他和我一同到腓力息廬，我爲他佈置一間房間，裝了許多花。然後我跑到華佛萊德別墅去，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瓦格涅夫人說偉大的黑克耳來了，是我的上賓，並且要聽『巴西佛』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對於這個消息很冷淡。我還沒有弄清楚瓦格涅夫人牀上的十字架和桌上的薔薇花圈等，並非只是裝飾品而已。她實在是一個按時做禮拜的天主教徒，而且是一個虔誠信仰者。因此這個寫過『宇宙之迷』這樣的書以及擁護達爾文學說而又是在達爾文以來最大的叛徒，他之到華佛萊德別墅來，當然得不着熱烈的歡迎了。不過我仍用天真坦白的態度宣揚黑克耳的偉大以及我對於他的欽佩。瓦格涅夫人很勉強地在包廂裏給他一個位子，也是因爲她是她的好友，不便拒絕我。

那天下午在表演中間的休息時間內，我穿着希臘式的舞衣，赤足露腿與黑克耳在一羣驚愕的觀衆面前手挽手地散步，他的鬚髮鬢然的頭高高地超出在一大羣人的上面。

華佛萊德別墅沒有爲他設宴洗塵，於是我自己舉行了一次黑克耳慶祝宴，我請了一班名流作陪，有剛到拜墨特來觀光的保加利亞王斐迪南（King Ferdinand），德皇的妹妹沙克斯梅林公主——她是一個思想很開通的人，——以及羅絲公主，亨伯丁，多得公主等。

我卽席致歡迎詞，稱贊黑克耳之偉大，並跳舞以示敬意。黑克耳對於我的跳舞略加批評，說是近於自然的真理，並說是一元論的表現。來一個淵源而又向一個方向演進的。接着著名的高音歌唱家巴利（Bary）獨唱。我們吃飯，黑克耳高興得好像一個小孩子。我們吃着喝着唱着，直到天明。

但是第二次黑克耳還是和耽擱在腓力息盧時幾個朝晨一樣，和太陽同時起身。他常常到我房裏來，請我同他到山頂上去散步；不過這件事，我承認我的興趣並不濃。然而這種散步，很是有益，因爲他對於路上的每塊石頭，每株樹，以及每一個地層，都有解釋。

有一天晚上華佛萊德別墅侍者報稱斐迪南王來了。每個人都站起來，並且有人輕聲叫我也站起來，但是我非常之民主化的，所以仍舊優閒地倚在一只榻上。不久斐迪南王問我是誰，出乎在場諸君子的意料之外，他向着我走來。坐在我旁邊，馬上和我津津有味地談他對於希臘的古董的愛好。我告訴他我有一個夢想，要辦一個學校，負起復興古希臘的藝術的使命來。他便以大家能聽到的聲音對我說：『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理想，你可以到我的黑海上的宮殿裏來辦你的學校。』

最後惹起誤會的最高點來了，在吃飯的時候，我問他能不能定一個晚上等我表演完了之後，到我的腓力息盧來吃晚飯，我可以把我的理想再詳細解釋給他聽。他慨然地允許了我的邀請，並且踐約，到息盧來和我們過了一個快樂的黃昏，我也更爲了解這位非常的人物，詩人，藝術家，理想家，真真的皇家智識者。

斐迪南王幾次到腓力息廬來。雖然我們只是坦白地坐着討論藝術，然而在拜墨特引起了許多捕風捉影之談，因為我們的談論總是在夜深的，其實呢，所做的事，總是有異乎常人之處，所以人家要大驚小怪了。

腓力息廬有許多臥榻和墊子，薔薇色的燈，而沒有椅子。有些人便認為這是一個『罪惡之宮』。特別是爲了那個偉大的高音歌唱家巴利在我那裏通晚唱歌，我跳舞，村裏居民認爲這是一個十足的妖怪住的屋子，而把我們這班天真爛漫的人認爲是可怕的狂徒。

在華佛萊德別墅裏我認識了幾個青年軍官，他們請我早晨和他們一同去騎馬。我穿了舞衣，拖了拖鞋，不戴帽，長的捲髮在空中飄舞，這樣地騎在馬上，像德國神話中的布倫喜爾特（Brunhilde）女王。息廬離戲院很遠，我從一位軍官那裏買了一匹馬，赴練習表演時，我便如布倫喜爾特女王似的騎着馬去。這是軍官用的馬，習於躡刺，很難駕馭。現在牠祇有單獨和我在一處了，便撒起嬌來。譬如在途中遇有軍官們平時常常喝酒的地方，便停住不走，四只脚好像釘在地上一樣，一步也不肯移動，直到這匹馬前主的幾個朋友，笑着出來，陪送我一段路。像我這個樣子在戲院前面的觀衆前出現的時候，其引起的議論是可想而知的了。

像這樣過着神話似的生活，夏季漸漸去了。最後的幾天去了，多得出發到別處去作旅行演講。我自己也安排在德國作一次旅行表演。我也離開了拜墨特，不過走的時候血中帶着一種潛伏的毒。我已經聽見了三美女神（Triens）的呼聲，那種渴想的痛苦，不安的悔恨，憂鬱的犧牲，以及『求愛而死』的理論——凡此種種，把我從前那種對於希臘建築的清楚的意象，以及蘇格拉底的智慧等等，都消滅了。

我這次旅行表演的第一個地點是海得爾堡（Heidelberg）。在那裏我聽見多得對學生的演講。他用一種抑揚頓挫的聲調，對他們討論藝術。在他演講之中，他突然提到我的名字，並且告訴他們有一種新的藝術形式，爲一個美國人傳到歐洲來。他的稱贊使我快活誇得發顫了。那天晚上我跳舞給學生看，他們排列成一大隊在街上走過，後來我和多得一同站立在旅館的階前，和他分享勝利的光榮。海得爾堡一般青年崇拜

他，正和我一樣，每一家店鋪的櫥窗里都陳列着他的肖像，還放滿了我那本小書『將來的跳舞。』我們兩人的名字，常是聯在一起的。

雖然我和多得常常同在一起過夜，但是我們並不發生過什麼性的關係。不過他對待我的那種態度，使我整個的肉體的感覺變敏銳了。祇要他的一碰觸，或是一凝視，便能給我最銳敏的快樂，和最深度的戀愛，正如一個人在夢中所感到的快樂一樣。我想這種情形太過於變態了，難於持久，因為到最後我任何食物也不吃，受一種奇特的昏沉感覺所打擊，使我的跳舞變為虛浮飄渺的性。

我這次旅行是單獨一人，只有一個女僕侍奉我，最後我變得如此之昏昏然，常常在夜間聽到多得喚我的聲音，第二天我便一定會收到他的信。旁人都為我消瘦發愁，常常說起我那副不知為什麼消瘦的面容。我不能吃，不能睡，終夜醒着。我那柔輭發熱的手摸着我自己的全身的時候，好像有千萬妖魔無法抑制或是發洩這種痛苦一樣。我常常總是看見多得的眼睛，聽見他的聲音。像這種夜里，在痛苦的失望之下，我常常半夜兩點鐘起來乘火車，旅行半個德國，為的是要和多得相處一小時，但是一個人重又回來的時候，反覺得更大的痛苦。在拜墨特他所激起我的那種精神快樂，漸漸被一種無可遏止的慾望所征服了。

經理和我訂合同到俄國去表演，才把我這種危險狀態告一段落。聖彼得堡離柏林只有兩日路程，但是我一到達俄國國境的時候，便彷彿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再進去，便到處都是雪地和大森林。這種閃爍的廣漠寒冷的雪地，使我的發熱的頭腦變冷靜了。

多得，多得！他是在海得爾堡在對那些美麗的孩子們講米開蘭基羅的『夜』和『上帝乙母。』我則一點一點地離他愈遠，進入一個廣大無垠的寒冷雪地，中間或看見一些窮困的鄉村，在雪蓋的窗子裏，射出一點微弱的燈光來聊解寂寞。我仍舊能聽見他的聲音，不過比較模糊了。最後所經過的地方如煩悶的未努斯堡（Venusberg），風聲鶴淚的孔德利（Kundry），和鬼哭神號的安法塔斯（Amfortas）都凍成了一個晶亮的冰球。

那天晚上在睡車中，我夢見赤身躍出窗外，陷入雪地中，被雪色圍凍住。不知弗洛伊德博士（Dr Freud）對此夢作何解釋？

第十七章

這次到聖彼得堡的火車，並不按時在下午四時到站，爲了風雪之故，第二天清晨四時才到，誤點了十二個小時。我從車上下來的時候，溫度是在零度以下十度。我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寒冷過。那個穿得胖胖的俄國馬車夫，用他那戴着手套的拳頭敲擊自己的手臂，使得血脈流暢些。

我把行李交給女僕去照顧，自己乘着一輛單馬的馬車，叫馬夫送我到歐羅巴旅館去。這樣在陰霾的晨曦中，我獨自一人到旅館裏去。在途中我忽然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景象，和愛倫波（Edgar Poe）所想像的事一樣地可怕。

我從遠處望去，只看見是一隊長的行列。顏色是黑的，空氣是悲慘的。有許多人肩着重負灣了背一個跟着一個地走着——他們重負原來是棺材。馬車夫把馬放慢了走，身子向前俯着，用手劃着十字架。我在朦朧的晨曦中望着，心中充滿了恐怖。我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雖然不懂俄文，他用種種方法使我了解，原來這是一些徒手的工人，到沙皇面前爲他們的妻子兒女去要麵包，就在前一天——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都在冬宮前慘被槍殺了。我叫馬車夫停下來。當這個悲慘的長的行列往我身邊經過的時候，熱淚從我的兩頰流下來，在臉上凝結了。但是他們爲什麼要在清晨時埋葬呢？因爲遲一些在白天恐怕要激起更嚴重的革命。這種景象在白天是不宜在城裏出現的。眼淚梗塞在我喉嚨裏。我無限感慨看着這些窮苦而又傷心的工人肩着他們的犧牲了的同志。假使火車不誤點十二小時，我便看不到這個景象了。

啊，悲慘的黑夜，沒有一線曙光，

啊，可憐蹣跚的工人的悲傷的行列。

愁苦的哭腫了的眼睛，可憐的勞動得粗糙了的手，

戴着襪樓的黑頭巾。

在他們死者之旁飲泣呻吟——

守衛的在兩旁眈眈地監視着。

假使我沒有看見這次的慘象，我後來的生活，就會不同了。那天，我在這次似乎無窮盡的長列，這種悲劇之前，發誓要把我所有的力量，貢獻給平民與被壓迫者。啊，和這種情形相比，我個人的愛慾和痛苦，是何等的渺小不足道。甚至我的藝術也毫無用處了，除非對於這種事有一些幫助。馬車夫好奇地回過頭來，看着我下眼淚，然後他忍耐地嘆口氣用手劃十字架，馬上加鞭，向旅館前進。

我跑進了我的皇宮似的房間裏，倒在安靜牀上，哭到睡着。但是那天清早在我心中引起的那種憐憫心與憤憤不平，在我後來的生命中，是產生了結果的。

在聖彼得堡勾留了一星期之後，我便到莫斯科。

的確，像這種風雪刺骨的空氣，這種俄國的食物，特別是魚子醬，把我因多得那種精神戀愛所造成的消耗身體的病態，完全醫好了。現在我渴想與一種剛強的人格相接觸，當著名的做演員斯坦利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我便看出他裏邊有我心目的人格在。

有一天晚上我看着他那漂亮的身段，寬闊的肩膀，黑頭髮，兩鬢略帶灰色；我心中起了一種騷動。他臨走的時候，我把我的兩手放在他肩上，圍着他的壯健的頸項，然後把他的頭拉過來，我吻了他的嘴。他溫存的回吻我，但是顯出很是驚惶的樣子，彷彿這是他所萬萬想不到的事。當我想把他拉得緊的時候，他便以驚恐的態度問着我：『我們對於小孩子怎麼樣呢？』我問：『什麼小孩子？』他以像煞有介事的態度繼續說：『當然，就是我們的小孩子。怎麼辦呢？』我是不贊成在法定之外生小孩的，在我現在的家庭裏這又辦不到。』

他對於小孩子這一件事的特別鄭重其事的態度，我覺得太滑稽了。忍不住大笑起來，他便憂愁地望着我，匆匆地辭別了我下樓去了。那天晚上我還不時笑着。我笑雖然笑，心中卻似乎還有點憤怒。我現在才完全

了解爲什麼有許多頗有教養的男子與高等女子相會之後，還是要趨於下流，仍要幹着不名譽的事。我是身爲一個女子不便這樣做，所以只轉轉反側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洗了一個俄國澡，那種熱汽和冷水輪流地刺澆我，恢復了我的精神。

然而真是矛盾。我在金斯基戲院包廂裏遇見的許多青年，他們可以犧牲一切來和我戀愛，但是他們一開口我便覺得討厭，甚至使我的一切感覺在我的慾望中凝結起來。我想恐怕這就是所謂「頭腦」的關係吧。當然的，我哈爾多得這一班靈感豐富教養甚高的人交往以後，對於這班公子哥兒便有些受不了。

許多年之後，我把這樁故事告訴斯坦利司拉夫斯基的夫人，她忍俊不禁的說：「啊，他正是這樣的人。把人生看得這樣的嚴肅。」

我雖然這樣的攻擊，卻還得着幾次的接吻。後來斯坦利司拉夫斯基在演戲之後，不敢再到我的房裏來了。不過有一天，他帶着我坐着無篷雪車到鄉下一家酒館裏去，我們在一間靜僻的房間裏吃飯，使我覺得非常快樂。我們喝俄國酒和香檳酒，並且討論藝術。我終於知道這是需要酒來攻破他的道德的壁壘。

我常常聽見人說年青女子去從事戲劇生涯是如何的危險，但是讀者可以從我的經驗看出來，恰巧是相反的事。我真感到痛苦，我在我的一班崇拜者之中引起了過分的莊嚴與尊敬了。

在莫斯科之後，我又到基耶夫（Kiev）去作了一次短期的表演。在那裏的戲院前的方場上有許許多多的學生攔住我，不准我過去，除非我答允爲他們作一次廉價的表演，讓他們能看一次，因爲我表演的票價對於他們是太高了。我離開戲院的時候，他們還沒有走，對於戲院的經理表示不滿。我站在雪車上對他們講說我的藝術能夠引起俄國一班知識的青年的欽佩，實在覺得非常榮幸。自傲世上再沒有其他的青年學生能像俄國青年這樣的重視理想和藝術了。

這回第一次到俄國，爲了另有前約，只好縮短期間，回到柏林去。在離開之前，我又簽訂了一個合同，答允明春再來。

第十八章

我回到柏林之後，下決心要開辦我夢想已久的跳舞學校，不再遲延了，立即着手。我把我的計劃告訴母親和姊姊伊麗沙白，她們都很熱心。我們立即出去爲這個將來的學校找房子，其進行之迅速，迥異我們做其他事情。一星期之內，我們便在格龍華德的特拉登街找到了一所別墅，剛剛從匠人手中接收過來，我們買了下來。

爲要招集兒童，我們在各大報上，刊登鄧肯跳舞學校招收有天才的孩子，使她們成爲藝術的信徒，將來轉展傳播於無數的孩子們。當然，學校開辦得太突然，既無充分的計劃，又無資本和組織，是最冒失的事。這件事情差不多使我的經理要發狂了。他總是不停地要替我作旅行世界的表演計劃，而我則總是和他鬧撒扭。起初是堅持要在希臘住一年，現在是把我自己的事業完全停頓起來，招收一班他認爲完全無用的孩子，加以訓練的。確這次也是和我幹其他事業一樣，不是實際的，並且不合時宜，只是一時高興而已。

我決定把我一切的財源，集中在辦理這個爲世界青年設立的學校。地址我選定在德國，因爲我那時相信德國是世界哲學和藝術的中心。

無數孩子應命而來。我記得有一天演了下午一場戲回來，發見街上被孩子和她們的父母所阻塞。德國馬車夫回頭來對我說：『那裏有一個不正當的女子住着，在報上登了一廣告，這一羣孩子是爲此而來的。』那個『不正當的女子』便是我。那時我還沒有想到究竟應該用什麼方法來選擇這些女孩子。我因爲急於要想把學校辦成功，所以我對於選擇孩子毫不嚴格，有的我只因爲笑起來很美或是眼睛生得好，便錄取了。至於她們將來能不能成爲跳舞家，我卻不問。

譬如有一天我在漢堡，有一個戴着禮帽，穿着大禮服的人到我旅館的客室裏來，兩臂挾着一捆東西，用

圍巾包着。他把這捆東西放在桌上，我把牠打開來一看，只見一雙大眼睛直盯着我看，是一個年約四歲的小孩子，一聲不響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這樣靜默的孩子。那個大人看上去好像很是匆忙。他問我要不要這個孩子，好像連回音也等不及的樣子。我從小孩子的臉看到他的臉，我想一定有某種原因使他要守秘密，而又這樣地匆忙。我也和平常一樣的無先見，允許把這孩子留下，那個人就走了，以後我也沒有再見過他。

像這樣的把孩子留在我手裏，都是神祕巧妙的方法，彷彿這孩子是一個洋娃娃。在漢堡到柏林的火車中，我才發見這孩子熱度很高——扁桃腺炎發得很重——到學校後三星期之久，我們替她和死神掙扎，外加兩個看護，一個極高明的何法（Hofa）醫生幫助着。何法醫生對於我所辦的學校非常熱心，他爲我義務。

何法醫生常常對我說：『這不是一個學校，簡直是一個醫院。這些孩子們都有先天的疾病，不要說是叫她們跳舞，便是要把她們養活來，也須得費一番小心。』何法醫生真是一個最偉大的爲人類造福的人。他本來是一個很著名的醫生，平常的醫費非常之大，那時他把他的全部財產在柏林城外專門辦一個醫院醫治貧困兒童。我的學校一開辦，他便自動充當了我們的醫生，凡關於兒童的健康，學校的衛生都由他一手包辦的確，如果沒有他奮勇的幫忙，這班孩子不能有後來那種健康調和的好結果。他是一個高大健強而又好看的人，兩頰血紅，總是一臉慈和的笑容，所以全體孩子和我一樣地非常喜歡他。

這樣學生的選擇，學校的組織，課程的開始，日常生活的規定，任取了我們整個的時間。雖則我的經理警告我說在倫敦以及他處有人摹倣我的跳舞，非常成功，發了大財；但是我毫不爲動。每天從五點到七點，我教這些孩子們跳舞。

這些孩子們的進步很顯著，我相信她們的健康，全仗着何法醫生所勸告實行的素食。他的意見，至少爲教育小孩子，必需吃新鮮的蔬菜，充分的水果，不吃肉食。

在那時我在柏林的聲譽，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稱我爲『聖潔的愛莎多娜』。他們甚至互相傳聞病人到

我的戲院裏來一次，都會好起來。每次下午一場的表演，可以看到許多擡牀擡着病人來看的怪現象。其實呢，我祇穿一件白色舞衣，赤腳，拖鞋。來看我表演的觀眾，都是具有一種宗教的熱忱而來的。

有一天晚上，我表演回來，有許多學生把我的馬車裏的馬拉開，拖着我的車子走過著名的『凱旋路』。在路的中途，他們要求我演講。我便立在車子上——那時還沒有汽車——對學生們這樣講：

『世上沒有一種藝術比彫刻更偉大了。但是你們這些藝術的愛好者，爲什麼讓這些可怕的東西陳列在你們的城中心，你們看這些塑像，你們是研究藝術的學生，如果你們真是藝術的信徒，你們今晚就應該拿起石頭，把這些東西打毀。藝術！這是藝術！不是的！牠們不過是德皇心目中的藝術吧了。』

學生們與我同意，高呼着表示贊成，要不是警察來了，我的意見也許會實行起來，把柏林城裏那些可怕的塑像都打毀了。

第十九章

一九〇五年有一天晚上我在柏林跳舞。照常例我在跳舞的時候是不注意觀衆的——在我看來他們是像代表人類的神一樣，——這一晚我卻感覺得有一個人坐在前排並不是我故意去看或是偶然見了什麼人，而是心理上覺得有這樣一個人存在着，表演完了之後，果真有一個美麗的人到我的包廂裏來。他是盛怒的樣子。

『你演的真不錯！』他說，『你演的真好！但是你怎麼把我的理想偷來了？你從何處把我的背景拿到的？』

『你說什麼？那些藍色幕布都是我自己的。我五歲的時候便發明了，我從那時起便在這種背景之前跳舞的。』

『不是，是說我的背景，我的理想！不過你正是我所理想的人，你是我一切夢想的活生活的表現。』

『可是你是誰呢？』

然後他從嘴裏說出這樣一句驚人的話：『我是愛倫特麗 (Ellen Terry) 的兒子。』

愛倫特麗是我認為女子中最完美的理想人物。愛倫特麗……

『啊！一定要請你到我們家裏來和我們吃晚飯，』我那坦白的母親說，『你對於愛莎多娜的藝術既然

覺得這樣有興趣，你一定要到我們家去和我們吃晚飯。』

於是克雷格 (Craig) 到家來吃晚飯了。

他顯得十分興奮。要把他關於藝術的種種理想，以及他的志願等等……表白出來。我也覺得十分有興趣。

我的母親與其他的人，都一個一個地睡來了，於是她們都託故去睡了，只剩我們兩個人。克雷格繼續往前談他的戲劇的藝術，他還用手勢來說明他的藝術。

突然的，談到中間，他說：『你在這裏幹什麼呢？你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住在這種家庭中，怎麼，這是不對的！你是我所發見出來的，你是屬於我的背景的。』

克雷格的身段高而苗條，面貌很像他那驚人的母親，並且還要纖弱些。雖然很高，總是有點兒女性美，特別是他那嘴唇很薄，很玲瓏。他兒童時的照相上所見到的那種金絲捲髮——愛倫特麗的金髮孩子是倫敦的觀衆很熟悉的——現在變得黑些了。他的眼睛很近視，在眼鏡後面閃爍如火。他所給予人的印像是纖弱與女性的溫柔。只有他那雙手，指頭很寬，大姆指很大，看上去很有力的樣子。他常常笑着說這些指頭是一種殺人的大姆指——『可以揪死你，親愛的！』

我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讓他把披肩披在我的白舞衣上。他攙着我的手，飛奔下樓，跑到街上。然後用他盡力以最好的德語對汽車夫喊着：『我和我的夫人要到波次但去。』

有幾個汽車夫都不肯去，不過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個，我們便向波次但（Potzdamm）疾馳而去。將近天明時到達波次但。我們在一個剛開門的小旅館前停下來，進去喝咖啡。然後，太陽漸漸上升的時候，我們出發回柏林。

我們大約是九點鐘時候到柏林，然後我們想：『我們怎麼辦呢？』我們不能回到母親那裏去，所以我們便去看一個名叫布累格（Brugge）的女朋友。布累格是一個 Bohemian。她以很柔和的同情接待我們。她給我們一點早餐——炒蛋和咖啡。她叫我去睡在她的房裏。我睡了，一直睡到晚上才醒。

克雷格然後帶我到他的藝室裏去，是在柏林的一所高房子的頂上層。有黑色的打蠟地板，撒滿了人造的薔薇花葉。

現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精神煥發的青年，有美麗，有天才。我被一種突然的愛情燃燒着了，便即投在

他的懷裏，墊伏兩年的熱情，乘機爆發了。現在我得到了報酬，並且是很相當的。我在他那裏，遇着了我自己的肉，自己的血。他常常對我叫說：『你是我的姊妹。』於是我覺得我們的戀愛，是有亂倫的嫌罪的。

我不知別的女人對於她們愛人的印象是怎樣的。我想她們一定是品頭論肩，評手，然後描寫他的衣服；但是我對於克雷格，便是在藝室裏初見的時候，便看到他衣服以內的那種潔白，柔軟，輝耀的肉軀，好似萬道金光在我的眼前閃耀。

克雷格像天上的安琪兒，不像是塵世間的青年。我的眼睛一爲他的美麗所昏迷之後，便倒在他懷抱裏，沉浸了，溶化了。我們好似兩火相合，燒成一團大火。最後，找着了我的伴侶，我的愛人，我的自我——因爲我們不是兩人，而是合而爲一了。

這不是一個青年向一個女郎求愛，這是兩個靈魂的會合。軀殼變成了天堂的極樂；熱情化爲一團白熱的火球。

快樂如此盡情，如此完美，差不多令人難以支持了。爲什麼我那灼熱的心靈在那天晚上不越出體外，好像安琪兒一樣，從天上的雲中飛向另一個世界去？

他的愛情是年青的，新鮮的，強壯的，他沒有狂亂者那種放蕩的性格，在他還未滿足之前，便把情愛終止了，把火也似的青春之力轉到藝術方面去。

他的藝室裏，沒有臥榻，沒有沙發，沒有飯餐。那天晚上我們睡在地板上。他是窮光蛋，我也不敢回家去拿錢。我就這樣地在那裏睡了兩星期。要吃飯了，他便叫送上來，欠賬。我暫時在走廊上一躲，直到飯送來了，我才爬進去，兩個人分享。

我那可憐的母親跑遍了各個警察署，各個公使館，說有一個惡棍把她的女兒誘拐了，一方面我的經理對於我的突然失蹤，也急得發狂了。觀眾們都不再光顧了，大家都弄得莫明其妙。不過報紙上還是講得很堂皇，說是鄂肯小姐患扁桃腺炎很重。

過了兩個星期，我們回到母親那裏。而且老實說，雖則我發狂似的熱愛着他，然而睡在那種硬地板上，也真有點困乏了，所吃的又只是從食物店裏弄來的那種簡陋的東西，或是天黑了溜出去的時候弄一些吃。當母親看見了克雷格，便叫喊起來：『可惡的騙子！滾出去！』

她恨得他什麼似的。

克雷格是我們一代中最為特出的一個天才，——好像雪萊的為人，由電和火所造成的。

克雷格是一個風趣動人的伴侶。他是我所遇到的有數的幾個人中之一，一天到晚精神飽滿。他和我喝第一杯咖啡的時候，他的想像便像着了火，熊熊地發光。同他在街上普通地走路，也像在古埃及的底比斯 (Thebes) 和一個大祭司散步一樣。

不知是不是爲了特別近視的緣故，他常常在街上突然停住，拿出鉛筆和紙來，對着一幢現代的德國建築物細看，解釋這房子的美點何在。然後開始作一個簡單的速寫，完成之後，活像埃及及登得拉的神廟。

他在路上看見一株樹，一只小鳥，或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常常會發狂似的興奮。一個人和他在一起，永不會有一刻時候感覺到無聊的。他或是在快樂極峯，或是在其他的一端，並且轉變之快，有如急風驟雨，天地爲之變色，空中都充滿了憂鬱。到那時，一個人的氣都慢慢地從身體裏抽出來了，所剩下的祇是漆黑一團的憂鬱。

不幸，到後來，這種低氣壓的神情，越顯越常了。爲什麼呢？主要的原因是愛情與藝術工作得不到調和。他常說：『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總是這樣回答他：『啊，是的，你的工作，真是何等偉大。你是一個天才，——但是你要知道，我也有我的學校呢！』那時他總是把拳頭放在桌上，說：『是的，但是我的工作。』我又回答：『那當然，很重要。你的工作是戲院的背景，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活人，因爲一切總由心靈中發揮出來。所以首先是我的學校，造成全善全美的人，然後是你的工作，爲這種人設計最完美的背景。』

這種討論，總是聲色俱厲，最後以陰霾的沉默作結束。而後我的溫存的女性忽又驚醒過來：『啊，親愛的，

「我得罪了你麼？」他也說：「得罪了啊，沒有一切女子都是討厭的累贅，你是討厭的累贅，妨害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然後他跑出去，砰然地把門關上。只有這種砰門聲，才使我悟到這是可怕的大難。我等候他回來，假使他不回來，那一晚我便要任情的痛哭，是這樣的悲劇，而又時常發生，所以結果我的生活非常不調和，簡直難以生活。

我要把這個天才激發出偉大的愛情來；而一方面又要把他的愛情和我自己的事業，調和起來，這更是我的命運。但是這是不可能的。經過了幾星期的狂放熱烈的戀愛之後，便發生了這種最激烈的鬭爭，主體是克雷格的天才和我自己的藝術。

「你怎麼不停止呢？」他常常這樣說。「你爲什麼還要到舞臺上去搖動你的手呢？你怎麼不留在家裏幫我削鉛筆呢？」

然而克雷格對於我的藝術，還是任何人所不及。但是他那自負心，他那種藝術家的嫉妬心，使他不肯承認女子真也能成爲藝術家的。

不久之後，我發覺——毫無可疑的——我懷孕了。我夢見愛倫特麗穿着一件閃色的長衣，正如她演 Inogene 時所穿的一樣；她手裏領着一個活像她自己的白哲小姑娘，以他的美麗動人的聲音叫我：「愛莎多娜，愛，愛……愛的。」

從那時起，我知道在生產之前這渺茫的世界會給我些什麼。有一個小孩來了，帶給我以快樂和愁苦。快樂和愁苦出世與死亡這是人生之舞的旋律。

這種神聖的使命，在我的整個的身子裏歌唱。我繼續在公衆之前跳舞，在我的學校裏教授，愛我的愛人。可憐的克雷格卻不安，不快樂，咬指甲，常常叫着說：「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殘暴的自然常常妨礙了藝術。但是愛倫特麗的美夢，給我以慰藉，這個夢後來我又做了兩次。

春天到了，我訂了一個合同到丹麥、瑞典、德國各處去表演。

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經過了一次極大的成功之後，我們便由水道回德國。在船上的時候，我病了，於是我覺得還是暫時停下來不再去作什麼遊行表演的好。我很想獨居一處，遠離人家的監視。

在六月裏，我到我的學校去住了幾時，便急於想到海邊去。我先到海牙，在那裏再動身到一個叫做拉得威克（Nordwyk）的小村莊裏，在北海之濱。我在沙岡中租了一所白色的小別莊，名叫瑪利亞別墅。

我經驗毫無，以為生小孩子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這個別墅離無論那個城有一百哩之遙，我請了一個鄉下的醫生，因為我無知，所以我對於這個醫生也還滿意，但是現在想來她是祇能應付那種鄉下的婦人的。拉得威克與最近的鄰村卡得威克，相隔三公哩。我那時是一個人住着。每天我從拉得威克到卡得威克，徒步往返一次。我一直有要和海相近的願望，想獨自一人在拉得威克這個白色的別墅裏，想四周為一望無際的沙岡所隔絕。我在那瑪利亞別墅裏住過了六月七月和八月。

克雷格總是不安。他來了又去，不過我不再感到孤寂了。我肚裏的孩子漸漸長大起來了。我看着這美麗如玉的身體現在變柔軟了，伸長了，很是有趣。一個人的神經愈細緻，腦筋愈靈敏，愈容易受的痛苦。這好像自然的是一種無情的報復。終夜不睡，挨着苦痛的時光，但是也有快樂。我每日在拉得威克和卡得威克之間的沙路上躑躅，一邊是洶湧的波濤，一邊是起伏的沙岡，我感覺到無窮盡的快樂。海邊總是有風吹來，有時是柔和的微風，有時是與人抗衡的大風。有時風暴大起，馬利亞別墅便終夜震動，好像海中的船舶一樣。

八月間我請了一個看護，名叫琪斯德（Marie Krist）來和我同住，她後來成為我很好的朋友。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她更忍耐，更慈祥更溫柔的人了。

一些一些在我好奇的注視下我自己的身體，日漸龐大起來。我那堅弱的小乳變大了，變柔軟了，下垂了。我那靈活的腳變呆笨了，踝骨腫大了，臀部發痛了。我那年青可愛的體態，現在到那裏去了呢？我的志向呢？我的名譽呢？雖然苦自抑制，我還是覺得愁苦難忍。這樣的和「生命」這一個巨人相戲，實在夠受了。然而一想

到那將要來的孩子，一切苦痛的思想又消逝了。

有一天，有一件使我極快樂的意外事。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可愛的朋友名叫伽斯林（Kathleen）的，從巴黎來，她說想伴我同住。她是一個討人歡喜的人，充滿了生力，健康，與勇氣。她後來嫁給探險家斯卡德（Scott）隊長。

有一天下午，我們大家坐着喝茶，我忽然覺得好像有一個人在我背的中央用力打了我一拳，然後一陣劇痛，好像有人把一根錘子插入我脊骨要把牠裂開來一樣。從那時起，痛楚便開始了，好像我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在一個殘暴的行刑者手中一樣。一次痛苦挨過，另一次又來了。聽到過西班牙的懲罰異教的刑罰，但是生過小孩子的女子，便不怕了。那種痛苦與生產比較起來，一定是要輕多了。這個可怕的隱而不見的惡魔，把我抓著，無情，殘酷，緊迫，無饒恕，無憐憫，並且不停地抽插我，把我全身的筋骨都要裂開了。一般人說，這種痛苦不久就會忘記的，但是我的回答是：我祇要把眼睛閉着，我便又聽見那時的喊叫，呻吟之聲，好像有什麼東西把我包圍和我自己的靈魂隔絕起來。

像我這樣難以形容的痛苦，繼續至兩天兩晚之久。到第三天早晨，這個混蛋的醫生拿出一把其大非凡的鉗子來，不用什麼藥，便實行把屠殺工作來。我想假使要我形容出來，那只有比之於壓在火車輪盤下的鐵軌，就上一樣的痛苦了。我也不再聽什麼婦女運動或是參政運動，除非一般女子設法停止這種無代價的痛苦，苦使生育和施行別種手術一樣毫無痛苦，容易忍受。

我總算沒有因此而死。是的，我沒有死——那個可憐的小東西也沒有死。那麼，你要說：我看見了嬰兒之後，我的痛苦就得到了補償了。不錯，我的確覺得非常快樂，但是甚至到現在，我一想到我自己當時所忍受的，以及無救婦女為了一般科學家的自私和無見識，坐視這種可以補救的殘暴繼續存在，因此受的痛苦，我總覺得我而不寒而慄了。

啊，但是這個嬰孩，這個嬰孩真是了不得，好像愛神一樣，藍眼睛，長的淺色頭髮，後來又脫換了金絲捲髮，

真是奇蹟中之奇蹟。她的嘴找到了我的乳，用無齒的牙艱咬我，拉着吸取我噴出來的乳汁。那有一個母親曾經告訴人，嬰孩咬着她的乳頭，乳從胸前湧出時，是怎樣的感覺！這種不顧一切而咬着的嘴，就好像愛人的嘴，而愛人的嘴，又使我記起嬰孩的嘴。

呵，女子們，天下既有這種神蹟在我們，又何必去學做什麼律師，畫家，或是雕刻家！現在我認識了這種偉大的愛，遠勝過男子的愛。我的四肢伸長着，流着血，崩潰，無力，一面小孩吸着乳，呱呱地哭着。生命，生命，生命，給我生命吧！啊，我的藝術在那裏呢？我的藝術或是任何藝術！我還管什麼藝術！我覺得我是一個神，比任何藝術家都強。

在最初幾個星期裏，我總是躺在牀上，嬰孩抱在懷裏，看她睡覺；有時我看見她的眼睛向我看一眼，便覺得近了生命的邊緣，聽見了生命的神祕。這個新生命裏靈魂，以這樣老練的眼睛——永生的眼睛報我一瞥，愛的一瞥。所有的意義，恐怕就是愛。有什麼語言文學，能夠形容這種快樂呢？我並不是一個著作家，無怪更不能用文字來表白了。

我帶着嬰孩和我的好友琪斯德回到格倫華德學校裏的女孩們都很高興的來看這個嬰孩。我對伊麗沙白說：『她是我們最幼小的學生。』於是大家都問着：『我們叫她什麼名字呢？』克雷格想出了一個很好的愛爾蘭名字，叫做提爾德（Deirdre）『提爾德』——就是愛爾蘭所愛的意思。所以我們便叫她提爾德了。

我的體力漸漸復原了。我常常站在亞馬孫的塑像前，以同情了解的態度望着她，因為她也和我一樣，不能上戰場了。

第二十章

孟德森 (Mendelssohn) 夫人和她那有錢的銀行家丈夫往在他們那所宮殿式的別墅裏，是我們的近鄰。雖然他有的是資本家的朋友，可是對於我的學校很感興趣。有一天，她請我們全體去在我所崇拜的伊琳·羅娜都司 (Eleanora Duse) 之前跳舞。

我介紹克雷格給都司，她對於他關於戲院的意見立即感到興趣。經過了幾次，彼此都很熱烈的會見之後，她邀請我們到翡冷翠去，希望克雷格去爲她安置一個佈景。最後決定由克雷格設計易卜生的『野鴨』的背景，由都司在翡冷翠表演。於是我們便乘着火車出發往翡冷翠——都司、琪斯提、嬰兒和我。

我一路上喂着孩子，但是我的乳汁缺少了，不得不用瓶子弄一點補充食物。不過我還是非常快樂，世上我所最崇拜的兩個人物會在一處了：克雷格可以從事他的工作，都司有一種有價值的背景來表現他的天才。

果然不出所料，克雷格所畫的背景，獲得了異常的成功。

『野鴨』第一晚出現的時候，翡冷翠的戲院充滿了熱望的觀衆。幕帷一啓，立即引起一陣欽仰之嘆。這是自然的結果。這一次在翡冷翠出演的『野鴨』，至今還爲一班藝術愛好者所記得。

一陣驚喜完畢之後，有一天早晨，我到銀行裏去，發見我的存款完全告罄了。嬰兒的產生，格倫華德學校的開支，到翡冷翠的旅行用度等等，把我的存款用完了。非另外想方法重起爐灶不可。正好聖彼得堡的經理來邀請，問我是否準備再行從事跳舞，提擬和我訂一個合同作全俄旅行表演。

於是，我離開了翡冷翠，把小孩交給琪斯提看護，把克雷格交給都司照顧，而我則乘特別快車經過瑞士。

柏林到聖彼得堡。我在這次的旅程中所感覺到的痛苦，讀者可以想像得到。第一次與嬰兒分離，而與克雷格都司分別，也是很痛苦的。還有我的身體也很勉強，嬰兒又未完全斷乳，所以必得用一個小機器把乳硬擠出來。這在我是一種可怕的經驗，使我流了不少的眼淚。

火車一步一步的向北進行，直到我重又到達了那種森林充斥冰雪遍地的平原上，顯得比上次更為悽寂了。並且我又忘不了克雷格和都司的藝術，對於我自己的藝術反而冷淡起來。這次的旅行表演，我一點準備也沒有。不過那些好心的俄國觀衆，仍以原來的熱忱的歡迎我，對於我表演的疏忽的地方，坦然置之。我只記得我跳舞的時候，乳汁常時從衣上流下來，使我窘迫異常。女子要幹一樁事業，真是何等的難啊！

關於我這一次在俄國的旅行表演，我所記得的已不甚清楚了。毋須說得，我的心總是被翡冷翠的各種事情所牽引。因此，我儘可能的把這次的遊行縮短時期，另外接受了荷蘭的合同，因為那裏可以和我學校和我所牽掛的人離得近一些。

第一晚我在阿姆斯特丹登台的時候，一種突然起來的怪病把我累倒了。我想這是與乳有關係的。有人稱爲乳發炎，跳舞剛完的時候，我跌倒在台上，要別人擡我回旅館。在那裏好幾星期我睡在一間昏暗的房間裏，放滿了冰袋。他們稱之爲神經炎，非藥石所能治。有好幾星期我只吃一點鴉片調牛奶，一陣一陣的昏迷不省，最後只是毫無知覺地熟睡。

克雷格急急地從翡冷翠趕來專心一意地侍奉我。他和我同住了三四個星期，幫助着看護我，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都司的一個電報：『我現在在尼斯（Nice）表演野鴨，布景不好，速來。』

我那時略見起色了，於是他起程到尼斯去，不過我一看到這個電報，我就預料着這兩個人在一起，沒有我居中調和，一定沒有好結果。

果然，不久兩個就鬧翻了。

x

x

x

x

我到尼斯的時候，體弱已極，要人擡下車來。這正是狂歡節（Carnival）的第一晚，我的馬車到旅館去，一路上被一羣戴着奇形怪狀的假面具的人所包圍，好像一個人死前的馬卡伯（Macabre）跳舞一樣。

和我所住的旅館相近的另一個旅館裏，都司也病倒在那裏。她寫了許多安慰的信給我，她還介紹她的包生（Boson）醫生給我。這醫生不但專心致志的看護我，而且從那時起就成爲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我病體恢復的時期很長，加之有很複雜的痛苦。

我母親來了，還有琪斯提和嬰孩。孩子很好很強壯，一天一天的長得更美起來。我們遷到曼得波倫（Mont Boron）那裏我們一邊可以望見海，一邊可以望見薩拉先生（Zarathustra）帶着他的蛇和鴛坐在那裏冥想的那個山頂。住在這所向陽的別墅裏，我的生命漸漸恢復了。不過同時經濟也更爲困難起來，爲要彌補起見，所以儘可能的回到荷蘭去旅行表演，然而我這時還是很柔弱頹唐。

我敬仰克雷格——更以我藝術的靈魂的熱忱愛他，然而我知道我們的分離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我當時的境地也真奇怪——不能和他久居在一處，又離不了他。和他在一處便要否認我的藝術，我的個性，甚至我的生命，我的理智。不和他在一處，則是無窮盡的頹傷，又爲嫉妬所苦，這是，唉，並非無因的。我晚上常有克雷格的那種美麗在別的女人的懷抱裏了那種意象，使我不能成寐。還有克雷格把他的藝術講解給雙目注視着他的另外的女子聽。我想着克雷格會歡喜了別的女子，用那種迷人的笑臉——就是愛倫特麗的那種笑臉——與那些女人相邂逅，愛撫她們，並且這樣忖着：『我喜歡這個女子，愛莎多娜究竟還不是我所喜歡的。』

這對思想，都使我時而鬱憤，時而失望；無心工作，無心跳舞，也不管觀衆是否喜歡我的跳舞。

我知道這樣下去終非了局，必須想一個解決辦法。或者是我捨棄我的藝術，或者是克雷格捨棄他的藝術——但是要捨棄我的藝術，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因爲結果我會悲苦，鬱悶而死。最後我想到了一個以病治病的辦法，我每每想到什麼，什麼便來，這時我的救藥也就應時而來了。

的。」

有一天下午他到這裏來了：漂亮，酒脫，年青，白暫的臉，金色的髮，衣冠整齊。他說：「朋友們都叫我皮姆

的。」

「皮姆，這名字真好聽！你是否一個藝術家？」我說。

「啊，不是的，不是的。」他極力否認說，好像否認一種污蔑的話。

「那末，你有什麼東西有什麼偉大的主張？」

「啊，沒有。我一些主張也沒有。」他說。

「至少在世上有一種志氣吧？」

「一些也沒有。」

「那末，你做什麼事？」

「不做什麼事。」

「你總有做一件事。」

「啊，」他想着說，「我搜藏了一些極可愛的十八世紀的鼻煙盒。」

我的救藥便在這裏。我訂了一個到俄國去旅行表演的合同。不但要上俄國的北部，而且也到南部，以及高加索等，是一個遙遠的行程。

「皮姆，你願意跟我一同到俄國去麼？」

「啊，我很喜歡去，」他立即回答，「不過母親在這裏，那倒不要緊，可以勸他回去；不過還有一個人——他的臉紅了——」那人很愛我，恐怕她不許我去。」

「但是我們可以偷偷的走。」於是我們便約好：等我阿姆斯特丹末次表演完了之後，預備一輛汽車在門口等候我們，把我們載往鄉野去。我叫我的女僕帶了行李乘快車先走，我們到第二站去上車會合。

那天晚上很冷，外加重霧，路是沿着河的，汽車夫不敢開快來。

「這裏很危險！」汽車夫謹慎地說，一面慢吞吞地開着車。

但是後面的更危險呢。皮姆忽然回頭一望，喊着說：「天哪，她在追上來了呢！」

「快點，還要快些！」我對汽車夫說，但是他只指指霧裏望去的光，是河裏的水。最後他到底避過了後面的追車。我們到了車站，投宿在一個旅館裏。

已是半夜兩點鐘，旅館裏的老茶房提起燈籠照着我們的臉。

「一個房間，」我們倆一齊對茶房說。

「一個房間，不能，不能，你們結了婚的麼？」

「是的，是的。」我們答着。

「啊，不，」他低聲說，「你們沒有結過婚，我知道。」他望着。

雖然我們極力聲辯，但是他還是把我們分開放在長走廊兩頭的兩個房間裏住。他還很高興的坐在兩個房間的中間把燈放在膝前通夜守着。有時皮姆或是我伸出頭來的時候，他便舉起燈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結婚——不可能的——沒有，沒有。」

第二天早晨，我們捉迷藏捉得有點疲倦了。於是搭快車到聖彼得堡去。這次在途中，我快樂極了。

我們到達聖彼得堡時，腳夫向行禮房領出十八只箱子來，都標着皮姆的名字，我覺得很奇怪。

「這是什麼？」我好奇的問。

「啊，這是我的行李，」皮姆說，「這裝着領帶，這兩只裝着襯衫，這些裝着整套衣服，這些裝着皮鞋，這裏

還有一只是特別裝着皮背心——在俄國是很需要的。」

在歐洲飯店裏，皮姆每個鐘頭換穿一套顏色不同的衣服，走下樓梯時，四周的人都以驚訝的眼光看着他。因為他常常總是衣飾華麗，在海牙他是時髦的標準。荷蘭的大畫家佛雷替他畫像，背景是鬱金香——金色的，紫色的，玫瑰色的——他整個的臉也有鬱金香似的新鮮美麗。他的金黃的頭髮好像一些金的鬱金

香，他的嘴唇好像玫瑰鬱金香，他抱着我的時候，我好像在荷蘭的春天騰空在無數的鬱金香裏一樣。

皮姆真美——金髮，藍眼——沒有一種智慧，他對於我的愛情正如王爾德的話：『應求剎那之快樂，莫戀永久的苦愁。』皮姆所給與我的快樂是片刻的。以前愛情所給與我的，有浪漫，理想，痛苦。現在皮姆所給與我的是快樂——純粹的快樂——而這時候我正極需要此種快樂，因為假使沒有他這樣興奮，我就會沉入失望的苦悶之中了。皮姆給了我新的生命，新的活力，恐怕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單純的，青春的快樂。他對於無論什麼都不莊重，總是跳着，醉着。我忘掉了一切愁苦憤怒，祇生存在這片刻的，無掛無慮的快樂中。因此，我的跳舞充滿了蓬勃的新活力和新歡樂。

我的『剎那舞』便是這時作成的。俄國的觀衆對於這個舞曲歡迎得很熱烈，每晚總要我表演五六次之多。這個『剎那舞』就是『皮姆的舞曲』——剎那的快樂。

第二十一章

我有一個夢想，就是組織一個交響樂的舞團；所以我帶着這個夢想，仍舊回到格倫華德，教這一羣小學生，她們已經跳得很美麗了，於是我的信仰更堅固起來。

學生們的身體日見強壯，體態也日見柔軟活潑，顏面上和形體上充滿了靈感和聖樂的光輝。這些跳舞的姑娘們美麗極了，竟引起了各藝術家和詩人的讚美。

但是學校裏的支出費用也日見浩大，終於很難應付了。於是我把她們帶到各國去遊行表演，看有沒有什麼國家的政府對於這種兒童藝術教育的美麗能夠認識，使我有一機會可以把我的計劃大規模地試驗出來。

先在德國開始，但是不久我就覺得德國不是能夠幫助我學校發達的地方。德國皇后是一個極端保守的人，她到彫刻家的藝室裏去的時候，甚至要把裸體的塑像遮蓋起來。這種普魯士的高壓政治，使我知道德國不是我工作的地方了。我想到俄國去，因為我在俄國總是受着熱烈的歡迎，我在那裏時差不多發了大財。我想在聖彼得堡也，許有能發展我的學校，於是在一九〇七年一月我偕同伊麗沙白和二十個學生上聖彼得堡去。可是這次的嘗試又失敗，因為我這種復興跳舞的思想雖然引起了一般羣衆的熱忱，但是異族的巴乃特的根基已到根深蒂固的地步，不能有所改變了。

在德俄的努力均告失敗之後，我便到英國去嘗試。一九〇八年夏，我便帶着這一羣羊到倫敦，而兩位著名的歌劇經理指導之下，我們表演了好幾個星期，地點是雅克公爵戲院。倫敦的觀衆認我和我的學校是一種很好玩的娛樂，對於我將來的學校建設上，一點也沒有實際的幫助。

和從前一樣，我費在這一一般學生身上的用途實在太大。此時我的存款又告竭了，於是不得不仍把她們

帶回格倫華德，同時我和佛那曼簽訂一個到美國去作旅行表演的合同。

我和我的學校，伊麗沙白，克雷格等分離，實在很是痛苦，特別是要和我的嬰孩暫時脫離，使我更爲難受。她現在是快一歲了——金黃的頭髮，蘋果紅的臉，天藍色眼睛，真可愛。

於是，在七月裏的某天，我踏上了一只駛向紐約去的大船——離我乘着運牛船到歐洲，整整有八個年頭了。我現在已經在歐洲出了名。我創造了一種藝術，開辦了一個學校，生下了一個嬰孩，成績總算不壞。但是在經濟上，還是並無進步。

經理佛那曼頗有幹才，但是我的藝術不是戲劇，我的跳舞只能吸引一部人的，這一點他沒有了解。在八月的大熱天氣，又是很小的樂隊在百老匯和着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樂跳着格勒克的『伊維基尼亞』結果是在意料之中——完全失敗。九十度的天氣，到戲院的是寥寥幾個人，有些看了莫明其妙，有些看了大爲不高興，批評家很少，輿論也不佳。大致講來，我之回祖國實在是一個大錯。

百老匯的表演既告失敗，佛那曼再想到內地的小城市裏去嘗試，但是這次的旅行表演的結果更不好。比在紐約失敗得還要厲害些。後來我也忍不住了，便去看佛那曼。我看見他很是失望，因爲他所有的錢都犧牲完了。『美國對於你的藝術不能了解。』他說，『你的藝術不是他們頭腦所能了解的。我們還是回歐洲的好。』

有一天有一個人到我的藝室裏來，憑了他的力量，我重又獲得了美國觀衆的熱忱。這人原來就是旦拉希（Walker Darrsch）。他在克萊特利戲院裏，看見我跳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樂，所配的樂隊又簡單又蹩腳。他覺得假使用他的樂隊，由他自己指揮，效果一定不同。

旦拉希提議在十二月中借座首府歌劇戲院裏，表演一月，我欣然允諾了。

結果不出他的預料。第一天表演的时候，佛那曼要租我一個包廂，但是全院宣告客滿了。這次的經驗證明了：無論怎樣一個偉大藝術家，若無適當的背景，總是吃力不討好的。都司第一次到美國來作旅行表演，也

是如此；因為經理不得其法，每次表演，戲院都是空的，她也以為美國人對於她的藝術不能賞識。但是一九二四年她重來時，自紐約以至舊金山，無不到處受人歡迎，原來這次有基司特（Morris Gest）知道如何替他佈置的緣故。

我這次在美國的旅行表演，恐怕是我生平最快樂的時期，不過我還是思家心切，每次跳着第七交響樂的時候，總是想着我那些學生，現在可以和我一起登臺跳舞了，而又沒有這種機會，所以還不能算是一個絕對圓滿的快樂，只是希望着將來能有更大的快樂到來。

在華盛頓的時候，我碰到了一個大風波。有些要人部長極力反對我這種跳舞。他看了之後，似乎很是滿意，每節完了的時候，總是第一個拍手。後來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上說：

『那些部長對於愛莎多娜的跳舞，以為有什麼害處呢？我覺得她好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清早日出時在花園中跳着，隨時摘取她所想要的花。』

羅斯福的話，在許多報紙上引載出來，使那些保守的議員很是慚愧，因此我們的旅行表演也增光不少。的確，這次的遊行是最快樂最順手了，同日拉希在一處感情也很融洽；他那種脾氣的確能顯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休息的時候，他精神很是愉快，接連不止的彈着鋼琴，又和氣，又輕快，又高興。

回到紐約的時候，聽說我銀行裏的存款有不少，我覺得萬分快樂。如果不是為思念着我的嬰孩和學校，我恐怕會常住美國，不再離去。但是有一天早晨，我終於到了碼頭上，與許多朋友告別，仍回歐洲。

第二十二章

我現在的經濟情形，差不多又要到崩潰的地步了。以我現有的收入，支持費用浩繁的學校，實在有些維持不下。我所賺的錢，要好好的教養四十個孩子，德國二十個，巴黎二十個。此外，我還要幫助一些別的人。有一天，我對伊麗沙白說笑道：

『這樣實在有點幹不了。我銀行裏的存款差不多要告罄了。如果我們真想把學校繼續辦下去，非找一個大闊老幫忙不可。』

一旦懷着了這思想之後，我便放不下了。

『非找一個大闊老不可！』我每天自己對自己說許多遍，起初是覺得好頑而已，後來便認真起來了。

有一次，我在巴黎歡樂戲院表演，觀衆特別歡迎我，第二天上午我穿着便服在化妝臺前裝扮，我記得我正在捲着髮，戴一頂有花邊的小帽，預備下午日場的表演。正在這時候侍女拿進一張名片來，我當時看了腦子裏便彷彿這樣叫起來：『我的大闊老現在找到了。』

『請他進來！』

他進來了，是一個高個兒，秀美的鬚髮，短短的鬚鬚。我一看見立刻便想到他的名字羅鴻林（Lohengrin）。他說話的聲音很悅耳，略帶一點羞澀的情態。

『你不認識我，但我是常常稱讚你的藝術的，』他說。

『我對於你的藝術很是欽佩，尤其佩服你辦學的勇氣。我要來幫助你，不過我可以幫助你些什麼呢？譬如，我可帶你這班跳舞的孩子，到海濱里維拉（Riviera）的一個小別墅裏去，到那裏去創造你的新式跳舞。關於費用一層你儘管放心，我願意負完全責任。你已經做了不少偉大的工作，你一定感覺到很疲乏了，現在

讓我來代你擔任這個負擔。」

一個星期不到，一列頭等車，載着我的這一隊小兵丁，向着充滿了陽光的海濱駛去。羅鴻林在車站上迎我們，他很高興，全身穿着白衣服。他帶我們到海濱的一個可愛的別墅裏，他從屋頂上向着遠處把他的自備白艇指給我們看。

這班孩子們穿了藍色舞衣，手中拿滿了花和果子，在桔子樹下跳舞。羅鴻林對孩子們態度非常慈和，唯恐招待有所疏忽。他這樣忠心地對待小孩子，使我除了感激而外，還有一種信任之心，因之，我們倆的感情，也漸漸深起來。不過那時我對他，還只是一個俠勇的騎士似的仰望態度，差不多是一種相去遙遠精神上的崇拜。

我和孩子們住在布留 (Beaumont) 的一個別墅裏，羅鴻林則住在尼斯 (Nice) 一個很豪華的旅館裏。有時他請我去和他吃飯。記得有一次我穿着很簡單的舞衣到他那裏去，發見另有一個穿得花枝招展滿身鑽石珍寶的女子，我覺得很不安。我立刻發覺她是我的敵人。她令我很懼怕，後來也有事實證明我這種懼怕並不是過慮的。

羅鴻林有一天晚上，在加新羅舉行一次規模很大的跳舞宴會。他替每人都預備了假面具和彩衣，是用柔軟的綢緞做的。這是我第一次穿彩衣，也是第一次加入假面具跳舞會。這一次大家都很高興。可是我卻有一朵愁雲罩着。因為那個戴鑽石的女人，也穿着彩衣，來參加宴會了。我一看見她，心裏便很難受。但是我記得後來，我卻又同她跳起舞來，因為愛與憎有時會連起來的；直到主管的人來干涉，說女人不能和女人跳舞，我們才停止。

正在這種熱鬧中，忽然有人來叫我聽電話。有一個人打電話來告訴我，校裏有一個名亞里加的孩子患了喉頭炎，非常厲害，恐怕不救了。我於是立即跑到羅鴻林宴客的晚膳桌前，拉他到電話機邊來，要求他代為請一個醫生。因為我們倆都很寶貴這個嬰孩。我們兩人便在這小電話室裏，打破了一切藩籬，竟第一次接

吻了。於是兩人仍舊穿着彩衣，坐了汽車去找了一個醫生。兩小時以後黎明時候，醫生說這小孩已經得救了。坐着汽車回來的路上，他緊靠着我，輕聲對我說：『即使只過這一晚，我也會永遠愛你的。』

在跳舞廳裏，時間過得很快。那些客人竟沒有注意到我們曾經出去過來。

但是有一個，那個戴鑽石的女子，卻每一分鐘都在注意着，她以一種嫉妬的眼色注意着我們的行動。見我們乘汽車走了，又見我們回來，那時她便在桌子上拿了一把刀，向羅鴻林直衝過來。幸而他早有戒備，便抓着她的手腕，高舉在他的頭上，把她捉住了，送到女賓休息室裏去，做得若無其事，毫無痕跡，好像預先安排好的一個笑話一樣。

到天亮散會的時候，那個戴鑽石的女子單獨一人回旅館去，我則與羅鴻林在一處。

第二天早晨，他提議乘着他的自備遊艇去旅行。我帶着我的嬰兒，把學生交給保姆，我們向着意大利駛去。

我們在潘沛依城 (Pompei) 過了一天，羅鴻林想出一個浪漫辦法來，他叫我在月夜到博登神廟去跳舞。但是那天起了一陣暴風，下了一陣大雨，所以結果不成功。

羅鴻林想繼續在地中海旅行，但是我記起了我已經和我的歌劇經理訂了一個往俄國旅行表演的合同，於是我不管他如何要求，也不願我自己如何難受，決意去履行合同。羅鴻林送我回到巴黎。他也想和我同到俄國，但是他怕辦理護照困難，他只把我的房間裝滿了花，和我溫存地告別。

我和愛人分手的時候，一方面感覺得非常難受，同時卻又有一種自由的感覺。這實在是一種可怪的經驗。

這次往俄國的旅行表演，和以前一樣的成功。

我又到琪夫去了一次，數天之後，回到巴黎，又和羅鴻林在一起。

他在維斯基堡壘有一所奇怪而陰沉的房子，他把我帶到那所房子裏——叫我睡在一張略易十四的

床上，溫柔地撫摸我。在這裏，我第一次感覺得一個人的神經和感覺是可以溶合的。我現在似乎進入了一種我以前所未嘗到過的，新的興奮的世界。

像希臘玉皇一樣，他會變成許多不同的化身，有時我覺得他是金牛，有時又覺得他是白鴿，有時卻又是金雨，而我則因受了這種愛，便好像漂浮在海浪之上，庇護在白翼之下，騰空在金色的雲霧之中。

第二十三章

九月裏我帶了嬰孩和保姆到威尼斯去。好幾個星期，只有我們三個人住在那裏。有一天我到聖馬可禮拜堂去，單獨一個人坐在那裏，向着屋頂上的藍色和金色注視着。此時我忽然彷彿看見一個小男嬰孩的臉，同時又好像是一個小天使，大的藍色眼珠，一團金色頭髮。

然後我到利多（Lido）去，又單獨一人坐在那裏，讓孩子在沙灘上玩。好幾天我就只是這樣地默想着。我在聖馬可禮拜堂所見的那種幻象，使我又驚喜，又不安。我曾經戀愛過，但是我知道男人之所謂愛是既自私又不專一的，而且把我的藝術，我的工作犧牲了。所以我當時極端想念我的藝術，我的工作，我的學校，現在的人生，與藝術的夢想相比，實在是痛苦多了。

我回到威尼斯，把女孩抱在懷中對她輕聲說：『你要有一個小弟弟了。』

『啊，』她笑着，拍着手很高興的說：『是好急啦，好急啦！』

『是的，真好！』

我打電報給羅鴻林，他立即到威尼斯來。他樣子好像很快樂，滿心歡樂，態度溫柔。那種無聊的樣子，現在完全沒有了。

我又與旦拉希（Walter Damrosch）簽了一個合同，十月間到美國去表演。

羅鴻林從未到過美國，所以這一次他心裏很高興，因為他的祖先也有美國的血統存在着。當然，我們包定了船上幾間最大的優等官艙，而且每晚有時印的菜單，我們在船上好像王爺一樣。和闕老旅行真省事，除了在船上有最大的房間之外，還有人向你行禮鞠躬。

這次美國的旅行，總算是又快樂，又成功，因為已經有了錢的人再弄錢也更容易。不過有一天一位太太

到我的化裝室裏來很不安的說：「但是，可憐的小姐呀，坐在前排的人，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你的肚子。你不能像這樣地繼續下去！」

我回答她說：「但是，我的X太太呀，我的跳舞正要表現這個呀——愛情，女人，結合，春天。你曉得波提拆利所畫的「結實的塵土」，「三個跳舞的女仙」，「聖母」以及「懷孕的齊非爾」等麼？一切都是活躍，創造新生命。這便是我的跳舞的意義。」

這位X夫人聽了我這番話，覺得莫明其妙的樣子，但是我們還是覺得的確還是停止繼續旅行表演的好。所以我們回到歐洲，因為我的肚子實在太顯露了。

在五月一日的清晨，海水碧綠，陽光籠罩着大地，自然界的一切，正在欣欣向榮的時候，我的兒子生下了。這次高明的波森醫師(Dr. Rossen)不再像上次那個鄉下醫生那樣的笨了，他知道如何用嗎啡的麻醉減少我的痛苦。第二次的經驗與第一次完全不同了。

我的那個小女孩跑進房來，她那可愛的臉上有一種過早的母愛的表示。

「啊，可愛的小孩，媽媽，你不要着急，我會得常常抱他，照管他的。」

於是，我又臥在海濱，懷中抱着嬰孩，不過現在住的不像上次那樣白色的小房子，而是一個大廈，也不是上次那淒涼不安的北海，而是平靜碧綠的地中海。

第二十四章

那個夏季，羅鴻林說我們應當結婚，雖然我對他說我是素來反對結婚的。

「一個藝術家結婚，是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我說，「我是耍遊世界的，你怎能終生只是坐在包廂裏看我表演呢？」

「如果我們結了婚，就用不到週遊世界了。」他說。

「那麼，我們幹什麼呢？」

「你可以在倫敦或鄉下我的家裏過快樂的日子。」

「住下了又怎樣呢？」

「那麼，我還有那隻遊艇呢。」

「坐了遊艇又怎樣呢？」

羅鴻林主張我們至少可以試行三個月。

讀者可以想像得到對於這種生活我是否願意過下去，所以不到幾個星期，我便厭煩得幾乎要發狂了。

羅鴻林察覺我一天一天厭煩起來，便說：「你何不在這跳舞廳裏跳舞呢？」

「這樣華麗的背景，這樣油蠟的地板，怎樣配跳我那種委式簡單的舞呢？」

「假使你只有這一點困難，就把你的幕布和地毯拿來吧。」

於是在花氈帷帳上我把我的幕布掛起來，光滑的蠟地上把地毯鋪上。

我還須要一個彈琴的。

「那麼，請一個彈琴的來吧，」羅鴻林說。

於是我打電報給哥倫：『在英、度、夏、跳舞，需鋼琴師。』

在哥倫的樂隊裏，有一個第一提琴手，樣子很古怪，身段很難看，生着一個大頭，常常左右搖擺，他也會彈鋼琴，哥倫便叫他到我這裏來。但是這個人似乎與我毫無緣分，我一看見他或接觸到他的時候，便叫這個人來代替。我大怒，說：『如果是他指揮，我可不跳舞。』

這個人到化粧室來看我，含淚說：『愛莎多娜，我是很欽佩你的，就讓我指揮這一次罷。』

我冷冷地望着他說：『不能，我老實對你說，我見着你就覺得討厭。』

他聽了不住的下淚。

這時羅鴻林正患病，有一個醫生和看護照料他。他們對於我的行動加以限制，叫我住在一間房子裏離他很遠，隨便怎麼也不許我去滋擾羅鴻林。

有一個A侯夫人和我同住在這間屋子裏，這一位夫人，是羅鴻林的老朋友。

有一天侯夫人竭力勸我邀同琴師出去玩玩。

我很勉強的依從了她的話。坐的是一輛沒有撐椅的汽車，所以我們三人只得同坐在一條坐位上，右面是侯夫人，左面是琴師，我坐在中間。這天是下雨的天氣，我們到鄉下去，汽車還開得不遠，我對於琴師的厭惡之心，愈加增強起來了。我敲着玻璃，叫汽車夫掉轉頭來，趕快開回家去。汽車夫想討好我，點點頭，便馬上掉頭回轉。鄉下的路是高低不平的，所以車子轉彎的時候，把我拋在琴師的懷裏了。他隨手把我抱住。我回頭一看見他，我整個的身體覺得好像枯草忽然燃燒起來了一般。我從沒有經驗過像這樣熱烈的感覺。我向他注視的時候，我全身的血液忽然騰沸起來。我以前怎會沒有發見出來呢！他的面貌變得異常好看，他的眼睛裏好像有一種天才的火在發燒着。從此以後，我才發見他是一個偉大的天才。

回來的時候，我一路上不斷的看着他，好像失魂落魄一樣。我們走進客廳裏的時候，他握住我的手，眼睛還是注視着我，然後溫存地把我帶到跳舞廳幕布的後面去。我真不知以前異常討厭的人，怎麼會發生現在

這樣極端的熱情。

從那天之後，我們好像入了迷似的，總希望兩人單獨同在一處——在藝室裏，在花園裏，甚至於泥濘難走的鄉間長途散步，但是這種激越的熱情，終有結束的一天，因為他總有一天要離開此地，不再回來了。我們這樣的犧牲，是爲了要救一個將死的人的性命。

好久以後，我聽着『耶蘇之鏡』這個曲譜的時候，我知道我，實在沒有認錯，他是一個天才，而對於天才我總是喜愛的。

這次的事，也證明了我是不適於過家庭生活的人，因此到秋天的時候，我又訂了第三次到美國去的合同，這可以說是我是聰明了些，也是悲哀了些。最後，我堅決的立志下來，我要把我整個的身心獻給藝術；藝術雖然是清苦的，但是比在凡人那裏所得的酬報要好得多了。

這次在美國的旅行中，得與天才藝術家比斯芬氏 (David Bispham) 結交，因而得到了不少的快樂。我每一次表演他都來看，他每次唱歌我總去聽。後來在我旅館的房子裏，我們常常一同吃夜飯，他唱歌給我聽，唱的有『到曼德雷去』、『但尼第維』等。我們相對笑着擁抱着，歡樂着。

這一章可以名爲『爲浪漫的愛辯護』，因爲現在我發見『愛』可以成爲一種喜劇，又可以成爲一種悲劇，我現在便是這樣無知無識地沉湎於這種浪漫的愛裏。男子們總是愛好美麗，愛好那種無憂無懼無掛無慮而又清醒激勵的愛。我每次表演之後，穿着長衫，頭上帶着玫瑰花，實在美麗。這種美麗，爲什麼不讓人來享樂呢？像從前那種『一杯熱牛奶』和康德的『純粹理智論』的時代，早成了陳跡了。現在我們要喝香檳酒，要有一個可愛的男子來讚揚我的美麗，神聖的肉體，熱情的嘴唇，環繞的手臂，在愛人的肩旁酣睡——這種快樂又何害於人呢？有些人恐怕要有不滿的議論，不過我總堅持我的主張。一個人的一生一定有不少痛苦，如割牙齒，拔牙齒，補牙齒，以及各種病痛疾患等等，那麼，如果有機會，你爲什麼要禁止你的身體去享受最高度的快樂呢？一個人終日用腦用力努力工作，有時爲了許多疑難問題費盡心血，那麼，爲何不讓他在溫柔

的懷抱中，得着片刻的安樂，短時的美感，暫時忘形一下呢！我希望我把這種快樂貢獻給他們的那些人，能夠得到和我相同的快樂。

我回到巴黎的那一番情景，我總永遠記得。我走的時候把孩子留在凡爾賽，交給保姆看護。我回來開門的時候，孩子直向我奔過來，可愛的臉，上面堆着一團金絲髮。我離開他的時候，他還只是睡在搖籃裏的嬰孩呢。

許多年來我對於鄧南遮總是有了一番成見，因為我很崇拜都司，而覺得鄧南遮待都司待得很不好，所以我不願意見他。有一個朋友問我，『我可以帶鄧南遮來見你麼？』我回答說：『不要，假使我看見了鄧南遮，我一定對他是很不客氣的。』雖然我這樣說了，有一天他還是帶着鄧南遮來了。

雖然我以前不願意見他，但是我一見了這個神采飛揚的人，便只好說：『你來了，歡迎之至，你真是可愛的人！』

一九一二年我在巴黎遇見鄧南遮的時候，他決意他要把我戰勝。這倒並不是我自己奉承自己，因為鄧南遮對於著名的女子，總是要來講戀愛，把她們成串地繫在腰間，好像印第安人繫着被殺的頭顱一樣。但是我卻拒絕了他，原因是我對於都司很尊敬。我認為我是世上唯一拒絕他的愛的女子。我覺得這是一種英雄氣概的舉動。

如果鄧南遮要和一個女子講戀愛，他總是寫一首小詩合着一朵能夠表現這首詩的小花，每天清早送給這位女子。看他對我也如此辦法，每早八點鐘送花到我這裏來，但是我還是堅執不應。

有一天晚上（我的藝室的地點是在靠近拜倫旅館的那條街上），鄧南遮用一種很特別的聲調對我說：

『我半夜裏要到你這裏來。』

那一天我便和我的一位朋友整日的佈置藝室。我們用白色的花佈滿了藝室，白的百合花，所以其他辦喪儀所用的花，應有盡有。又不知點了多少蠟燭在房裏。鄧南遮走進來，一見這房間裝飾得好像哥德式的禮拜堂一樣，便立即覺得眼目爲之炫耀了，我們接待他，引他到靠牆的堆着許多椅墊的長椅上去。我先跳舞給他看。然後我堆了許多花在他的身上，放了許多蠟燭在他的四周，再慢慢的配着勺旁的『喪禮進行曲』婉慢地跳着。我再慢慢地把所有的蠟燭一個一個都吹烏了，只留着他頭旁和腳旁的兩個。他好像受了催眠一樣。然後我繼續溫柔地跳着，後來再連他腳下的燭也吹熄了。但是當我很莊嚴地向着他頭前走去的時候，他好像用了很大的力量忽然地跳了起來，然後驚懼地大叫了一聲，逃出房去了。於是我和我的鋼琴師忍不住笑得前仰後合，差不多倒在各人的身上了。

我和鄧南遮第二次開頑笑，是在凡爾賽的時候。我請他到德隆皇宮飯店去吃飯，這是兩年之後的事。我們兩人乘着汽車出去。我說：

『在吃飯之前，你肯到森林裏去玩麼？』

『啊，好極了，那再好沒有了。』

於是我們坐着汽車到馬雷森林裏去，接着我們出了汽車，在森林裏散步。鄧南遮覺得非常高興。我們走了一回之後，我提議說：

『現在我們可以回去吃飯了。』

但是我們的汽車找不着了，於是我們只好走着去找德隆皇宮飯店去吃飯。我們不住的走着，走着，但是找不到大門。後來，鄧南遮好像小孩子一樣地哭起來了：『我要吃飯，我要吃飯！我有一個頭腦，頭腦是必須吃東西的。我不吃東西，便走不動了。』

我竭力安慰他，最後大門找着了，我們才回到飯店裏去，在那裏鄧南遮飽飽地吃了一頓。

我第三次拒絕鄧南遮，是在許多年之後，大戰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到羅馬去，住在雷金拉旅館裏，事情也

真巧，鄧南遮正住在我隔壁的一間房間裏。每天晚上他總是到，伽賽地侯爵夫人那裏去，同她一起吃晚飯。有一天晚上她也請我去吃晚飯。我到她那皇宮室的屋子裏去，走到後房裏。房裏的建築裝飾都是希臘式的。我正坐在那裏等待侯爵夫人來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人用一長篇令人極難堪的言詞對着我漫罵。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只沒有關住的綠鸚鵡，我便立起來，走到間壁客廳裏去。我坐在那裏還是等待侯爵夫人，忽然聽見一聲大吼，便看見一只不用鏈條帶住的白色猛犬，我又跑到另一間客廳裏去。這間房的地上鋪着熊皮地毯，牆上也是掛着熊皮。我坐在那裏，等待侯爵夫人。忽然聽見嚇嚇的聲音，向下一望，看見一條毒蛇豎立着，對着我發出嚇嚇的聲音來。我又跑到第三間房裏，這裏滿是虎皮。看見有一個大猩猩，張牙露齒，我嚇得連忙再跑到第二間房裏。這是餐廳，侯爵夫人的書記在那裏。最後侯爵夫人從樓上下來吃飯了。她穿着金色透明的短便服。我說：

『我才知道你是喜歡動物的。』

『啊，是的，我極愛動物，特別是猴子。』她答我時，望着她的書記。

後來我們便回到旅館裏去。鄧南遮對我說：『每晚十二點鐘我要到你房裏來。我曾經戰勝了世上所有的女子，就只有你愛莎多娜我沒有戰勝。』

真的，每晚十二點鐘他到我房裏來。

同時我也對我自己說：『我也是要特別一點。我是世上唯一要拒絕鄧南遮的女子。』他把他的生活，他的青春，他的藝術，以及許多可喜的事，滔滔不絕地講給我聽。

『愛莎多娜，我實在忍不住了。接受我吧，接受我吧。』

我這時對於他的天才佩服得異常，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很溫存的引他出門去。像這樣經過了三個星期，最後，我實在是忍受不住，祇得跑到火車站去，趕頭班火車離開那裏了。

第二十五章

在這時候，音樂家斯金（Hener Skene）是我最知己的朋友，他能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

一九一三年一月裏，我們一同到俄國去。這次旅行我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天，天將亮的時候，我們到了琪夫（Chiff）坐着雪車到旅館裏去。在睡眼朦朧中，我突然很清楚的看見馬路兩旁有兩行棺材，並不是普通成人的，乃是小孩子的棺材。我緊握着斯金的手臂。

『看』我說，『所有的小孩子——所有的小孩子都死了！』
他安慰着我。

『沒有什麼啊。』

『怎麼難道你不看見嗎？』

『沒有，除了雪之外，一點兒東西也沒有——路的兩旁只有雪，這大概是你由疲倦所引起的幻覺吧。』
這一天，我因為要使我的神經得到休養，便跑到一個俄國澡堂裏去洗澡。俄國澡堂的形式很特別，在一間溫暖的房裏，有一排一排的長木架。我便睡在一個木架上，侍者到外面去了，忽然有一股熱氣衝到我身上來，我便從架上跌到大理石的地板上。

侍者進來看見我失了知覺睡在地上，她們便抬了我送回旅館來。醫生來了說我腦筋受了一些輕微的震盪。

『你今天晚上恐怕不能跳舞——熱度太高——』

『但是這樣要使觀衆大失所望的，』我堅持着要到戲院裏去。

戲院的節目是勺旁的音樂。在節目完了的時候，我忽然對斯金說：

「彈勺旁的喪禮進行曲。」

「爲什麼呢？」他問。「你從來沒有跳過這個曲調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緣故——彈吧。」

我一定要跳這個曲調，他沒有辦法只得聽從了，我便配着這個進行曲跳舞。跳的是一個婦人抱着她的已死嬰孩，用緩慢輕柔的步履向人生最後安息的路上走去。我跳着死人進入墳墓，然後靈魂從肉體裏出來往上昇化，昇到光明之處——這便是永生。

當我跳完了幕下之後，全場是異常的靜默。我望着斯金，他面色慘白，全身發顫。他握着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也是冰冷的。

「以後不要再叫我彈這曲子，」他哀求着說。「我覺得似乎親身嘗了一次死的滋味。我甚至彷彿聞到了白色葬花的香味，我也看見了小孩子的棺材——棺材——」

我們兩個都發着顫，神經異常不安，我相信這一定是神明啓示給我的一種預兆，告訴我們將要發生什麼事。

那年四月，我們回到巴黎，在特加多拉戲院（Trocaéro）表演，在一個長節目完了之後，斯金又爲我彈了一次喪禮進行曲。在一種富有宗教意味的沈靜之後，觀衆仍是默然，忽然便發狂似的拍手。有些女子看了哭了——有些甚至好像得了神經病。

自從在琪夫看見了棺材這一個幻象後，我開始有一種奇怪的預感，彷彿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似的，這種感覺使我異常憂鬱，我回到柏林之後，又把喪禮進行曲表演了幾次，當時我又想創造一種新的跳舞，是表現一個人正在向前進行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從這次殘酷的乘運恢復過來，又去追求一種新的希望。

我常常會半夜裏突然驚醒過來，感覺得異常恐怖。我晚上總是留一盞燈睡的。有一天晚上，在昏暗的昏

光下，我看見在我的牀對面的門上掛着的黑十字架上面，有一個人影在移動，穿着黑衣，走向我的牀邊來，用憐憫的目光對我望着。起先我完全爲恐怖所懾服，不敢動彈，後來我把燈光開得很亮，影子便不見了；這種奇怪的幻覺以前我從未經歷過，後來常常發現。

這樣使我異常憂愁，於是有一天晚上，我的好友波愛夫人（Rachel Boyer）請我吃晚飯的時候，我把所見的完全告訴了她，她非常爲我擔心，立刻打電話請她的醫生來。「啊，」她說，「你一定是神經上有了什麼毛病。」

美貌的青年醫生巴德特（Rene Bader）來了。我把一切病象告訴了他。

「無疑的你的神經是疲勞過度了，應當到鄉下去休息休息。」

「但是，我已經訂了合同在巴黎表演呢，」我回答。

「樣麼，你到凡爾賽去——那裏離巴黎很近，可以坐汽車往返的，那邊的空氣對你一定有幫助。」

第二天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兩個孩子的保姆，她也很高興說：「凡爾賽對於孩子們也是很好的。」於是我們帶了簡單的行李，動身出發。

第二天早晨，我在那可愛的公園旁的特龍旅館（Hotel de Tron）醒來，所有的恐怖和憂鬱都消失了。醫生說得很對，這都相對於我確實很需要，但是假使希臘悲劇的合唱隊在這裏，她們或許可以引一個例子來證明我們走相反的道路去躲避不幸，要和憂愁的厄狄帕斯（Oedipus）得到同樣的結果的。假使我不到凡爾賽來躲避那種常常來攪擾我的死亡的預兆，三天之後，小孩子們決不會死在這條路上。

那天晚上的情形我還很清楚的記得，因爲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起勁地跳過舞。我彷彿覺得我不是一個女人，而是快樂的火焰——從羣衆心中昇化出來的火煙和火星——重跳了十二次之後，我還跳了一只「刹那曲」（Moment Musical）作爲最後的告別。突然我又覺得彷彿我的小孩提爾德坐在我一個肩膀上，男小孩培特利克坐在另一個肩膀上，坐得很是平穩，並且都很快樂，當我一面跳一面向着兩邊顧盼時，我看見

他們都帶着微笑而又發光的小臉，我的腳也永遠不感覺疲倦。

完畢之後，我碰到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羅鴻林自從幾個月以前負氣到埃及去後，我便沒有遇見過他，今天晚上他到我的化裝室裏來了。那晚上我的跳舞和我們的相見，對於他似乎有很深的感動，他提議要和我們到湘伊利西旅館 (Champs Elysees Hotel) 的亞古司丁室裏去一同吃夜飯。所以我們便先回去到已經佈置好了的餐桌旁邊等候。幾分鐘過去了——一點鐘過去了——他沒有來。這樣我神經上受了極厲害的刺激。他單身到埃及去這許久，我時時刻刻在希望見他，因為我還是很愛他的，好久就想使他看看他自己的兒子，教他知道他不在的時候，他的兒子已經長得如何的強壯美麗了。但是過了三個鐘點他還是沒有來，失望之下，我便回到凡爾賽去看我的小孩子。

這是一個恬靜陰霾的早晨，面對着公園的窗戶都打開了，樹葉剛才發芽。我感覺得這溫暖的初春把一年中的快樂都賜給我們了，望望春天又望望小孩子，一切都是這樣的美麗，可愛，快樂使我突然發生了一種極樂的情緒，趕快從床上跳下來，和他們一起跳舞，三個人不住的歡笑，保姆臉上也露着笑容。

忽然電話鈴響了。一聽是羅鴻林的聲音，他要我到城裏去和他相會，並且把兩個小孩子也帶去。『我要看看他們。』他和他們別了已經四個月了。

我聽了當然是很快樂，覺得只是使我和羅鴻林重修舊好的機會，這一個夢想我已經盼望了好久了，我把這個消息輕輕地告訴了提爾德。

『啊，培特利克，』她喊着說，『你猜猜看我們今天到那裏去？』

『你猜猜看我們今天到那裏去？』這句話我真不知聽了多少遍數了。

我可憐可愛脆弱無告的孩子們，假使我能預先知道那天你們會得到這種殘酷的結果，那天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隨後保姆接着說，『太太，我想今天恐怕要下雨，還是讓他們住在家裏吧！』

真像做惡夢似的，雖然她警告了我好幾次，我毫不爲意，因爲我覺得和羅鴻林相見而沒有孩子們在場，真是太簡單乏味了。

這是最後一次從凡爾賽到巴黎，我抱着兩個孩子坐在汽車裏面，對於人生重又充滿了新希望和新信仰。我知道羅鴻林一看見了培特利克，一定會把個人對於我的嫌隙完全忘卻，並且我還希望我們還能繼續相愛下去，造成一種真真偉大的將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羅鴻林看見了他的小孩的時候很是快樂，而對於提爾德他也是非常喜歡。我們在一個意大利飯店裏吃中飯，吃了許多的通心粉，喝了不少紅葡萄酒，談將來的戲院，大家歡天喜地的。

吃完了中飯之後，羅鴻林說：『今天我覺得很是快樂，我們大家何不到喜劇沙龍去呢？』

但是這時候我要到戲院裏去預演，不能相從，於是羅鴻林帶了和我們同來的小朋友，到喜劇沙龍去，我帶着兩個小孩子和保姆到戲院去。當我們到了戲院門口的時候，我對保姆說：

『你帶着小孩子進來等我好了一道回去好麼？』

但是她說：『不，小姐，我想還是讓我們先回去的好，因爲孩子們都疲倦了，需要休息。』

於是我吻了他們並且說：『我也馬上就要回來。』大家要分別的時候，小提爾德把他的小嘴按在汽車的玻璃窗上，我俯下去隔着玻璃回吻了她，冰冷的玻璃給我的是一種不安的感覺。

我走進了我的大藝室，預演的時間還早，我想乘機休息一下，便上樓到我自己的臥房裏去，躺在牀上。房裏有人送我的一些花和一盒蓬蓬糖。我一面拿了一顆糖慢慢的嚼，一面心裏想——『總而言之，的確我還是快樂的——也許竟是世上最快樂的女子。我的藝術，成功，幸運，愛情，而最可貴的，我有美麗的孩子。』

我一面懶洋洋地嚼着糖，對自己微笑着，一面繼續想，『羅鴻林回來了，一切都好了。』突然地，一種奇怪的非人間所有的叫聲打入耳鼓來。

我回過頭來，羅鴻林在我面前站着，搖搖擺擺像一個吃醉了的人。他的腳好像提不起來似的拖着——

在我面前跌倒了——他嘴唇裏併出了這幾個字來。

『孩子們，孩子們，都死了！』

我記得當時我就得了一種古怪的病，喉嚨覺得一陣灼熱，好像吞了一塊燒紅的煤，不過我明白不過來。我溫和地對羅鴻林講，想叫他安靜下來，告訴他決不會有那樣的事。後來另外有人進來了，但是我還是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又進來一個生着濃鬍鬚的人，人家說他是醫生。『這不會是真的，』醫生說，『我要把他們救回來。』

我相信他。我要和他同去，但是別人把我拉回來了。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為他們不要我曉得事情已經真的無望了。他們恐怕這打擊會使我發狂，但是我那時好像入於超凡入聖的境界中了。我看見四週的人大家都哭，但是我不哭。我反而覺得有一個極大的願望想安慰每個人。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很難了解我那時那種奇異的心境。是不是我那時真有一種慧眼，知道死亡是不會有的事——那兩個小小的冰冷的蠟像，不是我的孩子，而是他們脫下的外衣呢？是不是我那兩個孩子的靈魂繼續存在光耀中，而且永遠存在呢？做母親的只有兩次的哭聲，聽上去好像不是自己的聲音——在孩子的生和死的時候。因為當我握着那兩隻，不會再回握我了。我的冰冷的小手時，我聽見了我自己的哭聲，正和他們生下時我所聽見的一樣的哭聲。既然一個是快樂之極致的哭，一個是極苦痛之致的哭，而為什麼兩者是一樣的呢？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過我知道是一樣的。是不是宇宙間只有一種偉大的哭，——母親創造的哭，——其中包含憂愁，快樂，愛撫，痛苦。

第二十六章

有一天，我對彭雷羅卜說：

「我的痛苦受得夠了。我想到廟裏去，一燈伴我——我渴慕着那種生活，有波斯的地毯鋪在我的腳前。我對於我過去的生活，實在是厭倦了。你願意和我一同到君士但丁堡去麼？」

彭雷羅卜聽了高興極了。我們把長衫脫下，換了清素的衣服，乘船向君士但丁堡出發。日裏，我聽是躲在我的房艙裏，等到夜間大家睡着了的時候，我便披了一塊圍巾，走出房門，到月光之下。這時船邊也有一個人孤獨地站着，全身穿着白色，甚至連手套也是白的。他是一個少年，手中拿着一本黑封面的書，時時在翻着讀，有時好像背主禱文似的在念着。他的臉色蒼白，滿面愁容，鑲着兩顆大而烏黑的眼珠，頭髮也好像黑的珍珠一般。

我走近他的時候，那少年便開口對我說：

「我不辭冒昧對你說，我的憂愁正和你一樣的深，我現在正要回君士但丁堡去安慰我那憂鬱的母親。一月之前她得到消息說我的大哥自殺死了。兩星期之後，我的二哥又自殺死了。現在我是她唯一的兒子了。但是我怎能安慰她呢？我現在真是痛苦極了，我現在唯一的快樂，便是跟着我兩個哥哥一同去。」

我們便相互傾談着，他說他是一個演員。他手裏拿的那本書，是哈夢雷得，他正在研究怎樣扮演哈夢雷得這一個角色。

第二天晚上我們又在甲板上相會。我們兩個人好像鬼怪一樣，各自沉思着，同時卻彼此感覺到一種安慰。這樣我們一直到天明。

我們到達君士但丁堡的時候，有一個高大美麗的女子來接他，身上穿着喪服。

彭雷羅卜和我住在白拉皇宮飯店裏，開始的兩天我們往各處遊蕩着，所到的不出舊城的那些狹窄的街道。第三天忽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便是那個少年的母親，那天到碼頭上來接他的人。她顯出不勝憂愁的樣子。她把她兩個美麗的大兒子的照像給我看，說：『他們已經去了，我沒有能力再把他們抬回來，但是我現在要來懇求你救救我的第三個兒子——羅爾。我覺得他是要步他的哥哥們的後塵了。』

『我怎麼能幫你忙呢？他現在怎樣了？』我說。

『他已經出城去了，在三斯提凡羅這個小村莊裏。獨個兒住在一個別墅裏，從他和我告別時所說的話的口氣看來，此去也是凶多吉少的。他對於你有一種很深刻的印像，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他勸解過來，勸他可憐可憐他的母親，不要如此輕生。』

『但是他爲什麼要如此輕生呢？』我問。

『我不知道，我連他的哥哥們爲什麼要尋死也不知道。他們都是年青貌美的幸運兒，爲什麼要自殺呢？真是不可解。』

我聽見了這個母親的哀告，很是感動，便允許她到三斯提凡羅去，盡力想法使羅爾回心轉意。下面的茶房告訴我到三斯提凡羅去的路程很是不平，汽車不能通車。我只好走到海濱去，僱了一只小船。當時有一點風，海上的波浪很大，不過我們還是平安地到了那個小村莊。我依照他母親所指示，到了羅爾的那個別墅裏。這別墅是一所白色房子，鄰近一個古公墓，孤僻的這所房子沒有電鈴。我敲門，但是沒有回音。我於是自己開門，門沒有鎖，所以進去很容易。樓下的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我便上樓，打開另一扇門，看見羅爾在一間小房裏，這間房間剛粉過門，牆，地板都是白的。他睡在一張小塌上，小塌上鋪着白被單，身上還是穿着白衣，戴着白手套。榻旁邊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有一只水晶花瓶，花瓶裏插着百合花，花瓶旁邊插着一枝手鏡。

照我猜想羅爾大概絕食了有兩三天了，因爲我大聲呼叫他，總是不醒，好像他這個人是在很遠的地方一樣。我用力想把他搖醒來，告訴他他的母親是如何痛苦，爲了他們幾個人的自殺心都碎了。最後我才拉着

他的手，費了大力把他拖到那只在等候着的小船上——把手鎗留在屋子裏了。

在歸途中，他不住的哭泣，不肯回到母親那裏去；我只好勸他到我的旅館裏去。到了旅館裏之後，我便想法子問他爲什麼如此傷心，因爲我看得出他這種憂鬱的原因，不一定是爲了他哥哥們的自殺。最後他果然小聲地吐露出真情來：

『是的，你的猜想是不错的，我並不是爲了哥哥們死了而想自殺，實在是爲了西爾維亞(Sylvia)的緣故。』

『西爾維亞是誰呢？她現在在那裏呢？』我問他。

『西爾維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他現在和他的母親同住在这个城裏。』他回答說。

我一聽見說西爾維亞是一個男孩子，便覺得十分驚奇；不過我是相信柏拉圖的純潔戀愛論的，所以羅爾的這種行爲在我看來，並不以爲值得過渡的驚訝。我相信最崇高的愛情是一種純粹精神的火燄，不一定是有賴乎肉慾的。

我現在是決心想救羅爾的性命，所以也不再追問他的底細了，直截痛快地問：『西爾維亞的電話多少號碼？』

『不久我便和西爾維亞在電話上通話了——一聽到他那可愛的聲調，便知道是由一個可愛的心靈發出來的。』你一定要立即到這裏來，』我說。

一會兒他果然來了。他大約十八歲，真是可愛極了。

那天晚上我們大家在一起進餐。後來，我在洋台上遙望巴斯波勒斯城(Bosphorus)的時候，看見羅爾和西爾維亞在互相傾談，我便覺得很是快樂，因爲看起來羅爾的生命可以暫時保全了。我打電話給他的母親，告訴她我努力的結果。這個可憐的婦人真是說不出的快樂，對我也說不出的感激。

那晚他們和我告別的時候，我覺得已經救了這個可愛的孩子的性命，做了一件善事，但是不多幾天之

後，那個神情恍惚的母親又來看我了。

『羅爾現在又到三斯提凡羅那個別墅裏去了。請你再去找他一次吧。』

我覺得這實在是麻煩極了，可是又不忍拒絕這個可憐的母親的哀求。這次覺得乘船風浪太大，冒險坐汽車去。我先去見西爾維亞，叫他和我同去。

『這次你們又是怎樣鬧翻的？』我問西爾維亞。

『是這樣的：我當然是很愛羅爾的，不過我說我愛他的程度不能和他愛我的程度一樣熱烈，於是他便說他不願意活下去了。』

我們才出發時已經黃昏了。經過許多的顛簸之後，才到了那個別墅。我們工作得很神速，把在悲痛中的羅爾又抬回旅館來。在旅館裏我和彭雷羅卜兩人一直商議到深夜，對於羅爾這種古怪的毛病，要想出一種有效的診治方法來。

第二天我和彭雷羅卜在坡裏的舊街道上遊散，彭雷羅卜在一條光線黑暗而又狹窄的巷子裏看見一塊牌子，這牌子是用亞門尼亞 (Armenia) 文字寫的，彭雷羅卜是認識的，翻譯出來知道裏面有一個算命的。『讓我們去問問她吧。』彭雷羅卜說。

於是我們便進去，是一所破舊的房子，走上彎彎曲曲的樓梯，又走過一些破舊的走廊，才到達了一間後房裏，看見一個老婦人，她正向着一只大鍋俯着，裏面發出奇怪的臭味來。她是一個亞門尼亞人，卻也能夠說幾句希臘話，所以彭雷羅卜還能和她交談。她告訴我們土耳其人最後一次在這裏大屠殺的時候，她眼看着她所有的兒子、女兒、孫子，以至最小的嬰孩，都在這間房間裏被殺了。從那時起，她便心通鬼神，能夠預知未來。

『你看我的將來怎樣呢？』我問那老婦人，彭雷羅卜為我任翻譯之職。

那老婦人對着鍋上的煙氣呆望了一會，然後彭翻譯給我聽。

『她說你是太陽神之女，太陽差遣你到世上來，叫一切的人都能得到極大的快樂。從這種快樂你創立

了一種宗教，你在世界各國遊蕩，將來到老的時候，便在世界各地建設起許多廟宇來。到那時候，這也會由你建起一個廟宇來。這些廟宇都是貢獻給「美」與「快樂」的，因為你是太陽神之女。」

這時，我想到了當時的悲痛與失望，對於這種神奇的預言覺得很是可怪。

然後彭雷羅卜問：「我的將來怎樣呢？」

她滔滔地對彭雷羅卜說了許多話，我看見彭的臉色忽變，很是害怕的樣子。

「她對你說些什麼？」我問她。

「她說的話使我很是不安，」彭回答說，「她說我已經有了一只小羊，意思是指我的孩子門拿克斯。她說，我還想一只小羊，我想這就是指我常常盼望着的女兒。但是她說我這個希望不能實現。她又說我不久就要接到一個電報，告訴我有一個愛人病重，還有一個愛人快要死了。她還說我壽命不長，在未死之前我要在一處很高的地方，俯視着世界，作我最後一次的默想，然後與世長辭。」

彭雷羅卜聽了這番話之後，心神大為不安，他付了一些錢給那個老婦人，告辭之後，便拉着我的手跑過走廊，下樓梯，走到窄狹的街上，趕快叫了一輛馬車，回旅館去。

進旅館的時候，茶房交一個電報給我。彭雷羅卜靠在我手臂上，幾乎要暈過去了，我把他送到房間裏去，然後拆開電報來看。電報上說：「門拿克斯病危，雷曼病危，速歸。」

可憐的彭雷羅卜心碎了。我們趕快把東西亂丟到箱子裏去，接着我去打聽有沒有開往山地可蘭塔(Santi Quaranta)去的船。茶房說有一隻船在黃昏時候開，便在這樣的緊急中，我還不忘記羅爾的母親，差人送了一個條子給她：「假使你想救你兒子的命，就非叫他立即離開君士但丁堡不可。你也不必追問我的緣故，你只要想法子把他弄到我這個船上來。這只船今天下午五時開行。」

也沒有回音來。直到船快開的時候，才看見羅爾半死不活地提着一個衣包，走吊橋上船來。我問他船票和艙位有沒有辦妥，他說他沒有想到，幸而這種東方的船是很和氣並且容易通融的，於是我便向船長

辦交涉，叫羅爾住在我的起居室裏，因為船上的房間全滿了。我對於這孩子彷彿覺得自己是他的母親一樣。到了山地可蘭塔，原來門拿克斯和雷曼害的是熱病。我竭力勸雷曼和彭雷羅卜同我回到歐洲去。我並且請船上的醫生也來勸導他們，但是雷曼不肯走，彭雷羅卜當然也不肯離棄雷曼。於是我祇能把他們丟在後面了。

船繼續向的里雅斯德（Trieste）前進，我和羅爾都感覺到非常不快樂，他的眼淚始終沒有乾過。我打電報去叫我的汽車到的里雅斯德來接我，因為假使坐火車去恐怕要有許多熟人遇着。這樣，我們的汽車向北開行，經過許多山地，直到瑞士。

我們在日內瓦湖邊停了好一些日子。我們這兩個人看上去都是古怪人物，各人沉思着自己的痛苦，可是因此也便發生了一種同病相憐的慰藉。我們在湖上乘着划子遊蕩了好幾天，最後我才得着羅爾誠意的允許不再自殺，爲了他母親的緣故。

這樣，有一天早晨，我送他上火車，回到他的戲院裏去，以後我便沒有再看見過他。但是我後來聽說他的生活很成功順利，因為他表現哈夢雷特享了大名。這也是不出我所料，因為有誰學着哈夢雷特的說白：『要就幹，要就不幹！』能超過羅爾呢？他還是那樣的年青，我希望他以後能夠得到快樂。

一九二一年春天，我接到蘇俄政府給我的一通電報：『只有蘇俄政府能夠了解你。速來此間，我們爲你建設你的學校。』

這個電報是從那兒來的呢？從地獄裏嗎？不是——不過是距地獄很近的地方，即是歐洲人的所認爲地獄的——莫斯科的蘇維埃政府。我環顧這屋子，覺得空空地什麼也沒有了，於是我回電說：『好，我來，來教你的孩子們，不過有一個附帶的條件：要給我一個藝室，可以讓我在那裏工作。』

他們回電來答應了，於是有一天我便乘着船向勒發爾（Reval）出發，最後到達了莫斯科。

在出發之先，我到一個算命的那裏去，他說：『你這次是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你要得到許多奇怪的經驗，許多困難，你也要結婚——』

我一聽說要結婚，便笑着反駁他。我是最反對婚姻的，怎麼會結婚呢？我決不會的。他說：『你等着瞧吧。』在往蘇俄的途中，我有一個好像死後的靈魂，進入另一個世界去的感覺。永遠脫離了歐洲各種形式的生活。我真相信柏拉圖、馬克斯、列寧等所夢想的理想國家的確在地球上產生了。我在歐洲想實現藝術的理想已經失敗了，現在我聚精會神的要進入共產黨的理想國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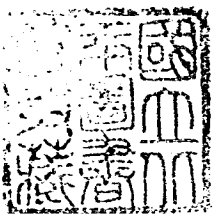
我沒有帶什麼衣服，因為我覺得以後可以穿一件簡單的紅長衫，和那些衣飾簡單待人仁愛的同志們一樣。

船向北方駛着的時候，我們輕蔑可憐的眼光望着歐洲那些中產階級的舊制度和風俗習慣。以後我要去做一個同志，有大規模的計劃爲這一代的人工作，舊世界的那些不平等，不公平，殘忍，以致使我的學校不能成立的，現在都去。

最後，船到了的時候，我的心跳着狂喜。現在我又進入這新創造的新世界。從前釋伽牟尼腦中所懷的夢想，基督教義中所表白的夢想，各大藝術家所最後希望的夢想，也就是列寧變爲實在的夢想，現在就在這裏了。我現在進入這夢境，希望我的工作 and 人生成爲牠的一部分。舊世界，別了，新世界，來吧！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拾一日

贈送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英語之門

內分三類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蛻變以及作文總訣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一目瞭然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默認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五分

略記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手冊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實的堡壘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照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信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稟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實用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厚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 兩用字典

(最新出版)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需

本辭典優點如下

-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以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三八二號

啓明書局發行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西線無戰事	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角
繡絲姑娘	實售四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男兒	實售四角
悲慘世界	實售三角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三角
虎腔傲悔錄	實售三角
茵夢湖	實售三角
亞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三角
初戀	實售三角
泰綺思	實售三角
依隱記	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四角
天方夜譚	實售四角
復活	實售四角
鄂背自傳	實售四角
格列佛遊記	實售四角

黑女尋神記	實售二角
金河王	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	實售四角
水嬰孩	實售四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二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二角
木偶遊記	實售二角
木偶遊非記	實售二角
金銀島	實售二角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二角
青島	實售二角
戰爭	實售二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二角
莎氏樂府	實售二角
亞德王故事	實售二角
放浪記	實售二角
古史鉤奇錄	實售二角
吉爾勃	實售二角
小公子	實售二角
頑童自傳	實售二角
羅賓漢故事	實售二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殉	實售二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角
雙城記	實售五角

唐吉訶德	實售五角
紅笑	實售二角
潘彼得	實售三角
黑奴魂	實售三角
田園交響樂	實售二角
莎翁傑作集	
哈夢雷特	實售二角
馬克白	實售二角
暴風雨	實售二角
該撒大將	實售二角
鏡情	實售二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	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	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	實售二角
羅馬故事集	實售二角
英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法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	實售二角
印度故事集	實售二角
西藏故事集	實售二角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

上海四馬路三三三號 啓明書局發行

暢銷冊冊

著名本本

特健壇文 界世羅包

作名朽不 代近集聚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刊叢學文新國中

- 英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美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法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德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新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 舊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 日本小說集.....實價二角
- 中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弱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新俄詩選.....實價二角

- 茅盾等著小說(一).....實價二角
-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實價二角
- 魯迅等著小說(三).....實價二角
- 丁玲等著小說(四).....實價二角
- 周作人等著小說(一).....實價二角
- 林語堂等著小說(二).....實價二角
- 田漢等著戲劇.....實價二角
- 徐志摩等著詩.....實價二角
- 胡適等著書信.....實價二角
- 胡適等著日記與遊記.....實價二角

廣最數銷 價最價售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物版出他其

集著名劇戲界世

- 日華兩用辭典.....精裝三卷
- 日華兩用辭典.....洋裝九角
- 漢英兩用辭典.....實售五角
- 學生英漢字典.....實售二角
- 格列佛志鴻霞集.....實售二角
- 游泳術.....實售二角
- 游泳術.....實售二角
- 跳舞術.....實售二角
- 口琴吹奏法.....實售二角
- 英文習字帖一、二、三、四每冊一角

- 少奶奶的扇子.....實售二角
- 深淵.....實售二角
- 沙美樂.....實售二角
- 愛與死之角逐.....實售二角
- 梯拉.....實售二角
- 沉鐘.....實售二角
- 人與超人.....實售四角
- 爭鬪.....實售二角
- 父視.....實售二角
- 巡按.....實售二角
- 月明之夜.....實售二角
- 雷雨.....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鄧肯自傳

Duncan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三版

鄧肯自傳
沈佩秋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改售實價三角五分

原	價	三	元
實	售	三	角
原	著	者	Isadora Duncan
譯	述	者	沈佩秋
發	行	者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53

#78
171227

78

171224

